

夏忠道著

民族仇恨

民族文化社印行

民族仇恨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民族仇恨次第開場 | 東北輿圖慨然變色 |
| 第二回 | 父作漢奸欲窺禹鼎 | 子爲國士翻成楚囚 |
| 第三回 | 重話舊雨三載相逢 | 頓生新機一朝轉變 |
| 第四回 | 現走狗相一味支吾 | 發御子吼羣雌組會 |
| 第五回 | 大籌軍餉出關投誠 | 斷絕恩情忍痛割愛 |
| 第六回 | 報國情殷突圍反正 | 待時發難改過知非 |
| 第七回 | 從井救人胸藏邱壑 | 入巢勸鴛舌現蓮花 |
| 第八回 | 遷地下旗一軍痛哭 | 殺人獻媚兩縣迎降 |
| 第九回 | 韓撫流亡大張義幟 | 自告奮勇小技鋤奸 |
| 第十回 | 據險守要出死入生 | 拚命衝鋒報仇雪恨 |
| 第十一回 | 預拔營火燒牡丹嶺 | 中埋伏血戰橫道河 |
| 第十二回 | 追殺前情暢談抗戰 | 途逢知遇相見傾心 |
| 第十三回 | 編匪棚一心成勁旅 | 商戰畧千里受機宜 |
| 第十四回 | 收民心組織宣傳隊 | 冒艱險聯絡義勇軍 |

116504

- | | | |
|------|----------|----------|
| 第十五回 | 分道揚鑣獨臨險地 | 窮途異遇懷安隱居 |
| 第十六回 | 強婚姻設計安富鎮 | 赴國難同奔瀋陽城 |
| 第十七回 | 圖騙金錢賭徒挾策 | 犧牲色相義士定謀 |
| 第十八回 | 借護符鐵血團活動 | 鬧醋勁總司令遭凶 |
| 第十九回 | 情火難澆一場血戰 | 漢奸結果三粒彈丸 |
| 第二十回 | 重舉義旗人心嚮往 | 計誅奸細智勇昭然 |

民族仇恨

眉山夏忠道著

第一回 民族仇恨次第開場 東北輿圖愀然變色

話說萬寶山慘案激動了全中國的怒潮，一時在野的輿論都覺得這是次殖民地民族的重
大恥辱，羣情激昂，一致請求政府當局對日本帝國主義者提出嚴重抗議，懲辦那些當禍首
的韓國人，並對於我們被害的同胞賠償相當的損失，保證以後不得再有類似這種事件發生
。那時候，日本關東軍正在張牙舞爪的想吃東三省這塊肥肉，對那萬寶山慘案，不但照不
正當手續進行交涉，反而嗾使起廣大的漢奸團體，秘密運動粉碎中國統治者在東三省僅有
的政權，實現他們大陸政策頭一步滿蒙計劃的迷夢。在東三省的幾個大城市中，早已佈滿
了日本浪人和漢奸的勢力，暗中活躍，祇等太陽旗一展，立馬便會變成他們的世界。

有一天，瀋陽城的學生們，對於萬寶山案的久懸不決，表示憤慨，集合起十幾個學校
，高中初中，男的女的，舉行一個遊行示威運動，意在催促當地政府進行交涉，表示大中
華民族也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民氣。那幾百學生正在熱烈高喊口號之際，突然在行列中發現
一顆手榴彈的狙擊。轟的一聲，當時秩序大亂，滿街都有人在飛跑；商店紛紛關門，大家
要鎮靜也鎮靜不下來，那些在前列的學生，沒被攔阻，倒分頭跑脫了。在這時候，忽然闖



進幾十個流氓形狀的便衣漢子，車夫也有，小販也有，夾着一些日本浪人，取出短棒，在混亂的行列中，照着學生們亂打，尤其是那般女學生們，原不過是加入遊行湊湊熱鬧的，一見那批流氓還有動手動腳施行侮辱的舉動，更駭得叫娘喊老子的逃命，有無殷實的商家來不及關門的，便被那些流氓闖進店里去搶東西，也有趁火打劫的強盜夥着在里頭胡鬧。鬧了差不多大半個時辰，才有幾十個武裝警察趕來，向天開了一排槍算把流氓盜匪驅走。有些故意跑得慢的，被警察抓了十幾個人回去。

且說瀋陽附郊有一個通汽車路的棧口，平時倒還熱鬧，有個酒店老板名叫張雲龍的，在那棧口上做生意，差不多要來二十年了，這老頭子爲人忠厚，左鄰右舍都說他好。他以前跟着父親在朝鮮漢城做過雜貨生意，眼見着日本人對待亡國奴的慘狀，一心爲那些朝鮮人不平。後來他問了些明白讀書人，知道朝鮮也是黃帝子孫，與我們同文同種，因爲中國衰弱了不能保護他們，才被日本鬼子慫恿着獨立，脫離中國關係，變成她的保護國。朝鮮獨立不久，便被日本藉故出兵征服了！朝鮮人當了亡國奴，一切都不得自由，簡直變成了牛馬，隨便主人鞭策。日本設了一個總督來統治朝鮮民族了，叫他們不准說朝鮮話，要讀日本文字的書，不准做官，不准做大生意，不准自由婚配，凡事都給他們定了一個範圍。最痛心的是：你家里有什麼東西，日本軍民可以任意穿房入室的拿着走。婦女有姿色的，被他們看中了隨便蹂躪一番而去，高興的再來。誰敢說一個不字，或做一點臉色，對不起。馬上抓去問罪，或者直截了當的打死你，加上一個反動的罪名，還有抄殺全家的危險。

朝鮮人如果犯了刑事罪的，總是加重處治，毫不假借。

在若干年前，是張雲龍親自在漢城看見的。那回發生一件所謂反動案。是一些愛國志士受壓迫不過的，組織了一個革命青年大同盟，秘密進行愛國運動，境內各地都有聯絡。不知爲了什麼事，鬧起意見來，一些壞蛋，便在朝鮮總督那里去自首了。這還了得，奴隸竟敢反叛主人，登時威風八面，封鎖了海陸交通，按名捉拿，那些有名在冊的革命黨人，沒有走脫一個，還牽扯許多朋友的朋友，親戚的親戚，三個月中，槍斃的人數，總在三萬以上，有些竟一家一家的全行誅殺，真是慘無天日。從此朝鮮人的行動，更受了嚴密的監視，由這一鄉走到那一鄉，都要有通行證才得過去。一般怕死的朝鮮人民，祇好忍氣吞聲的在鞭策之下當奴隸了。

張雲龍雖是個粗人，却富有大中華民族祖先留下那人道主義精神的，他看不慣日本鬼子那些器量狹小的無恥行爲，等他父親死後，便把生意收了。搬回瀋陽來另謀別的生計。常常對着親戚朋友們講，當亡國奴不是好事，韓國人過的不是人過的日子，簡直同地獄里受罪差不多。他酒店里，時常都有日本浪人同韓國人進出，生意倒還不壞。那些韓國人漸漸磨混熟了，張老頭子間或也同他們談談閒天，問問韓國現在的情形，那些韓國人對他說道：「我們現在得着政府的保護，移殖到滿洲來開墾，祇要我們努力工作，政府還要免我們的稅，現刻的土地，是由南滿鐵路公司出錢收買分給我們耕種，將來也許不必再用錢了。」張雲龍聽得這些鬼話，心頭怪不舒服。想到將來這滿洲的土地，說不定要被鬼子們佔

去的。

恰巧這張老頭子的親家從萬寶山跑來，滿頭是汗，雲龍起身招呼。那親家哭叫道：「不好了，你的女兒同女婿，昨天被韓國人強佔土地，互相毆鬥，都打死了！」張老頭子聽得女兒慘死，气得哭是哭叫是叫，大罵該死的亡國奴，把左鄰右舍都驚動了，來探聽消息。那些韓國人各自喝着他們的酒，表示他們侵略勝利的樣子。坐在上首那韓國人道：「那些人太不知利害，敢同我們爭鬥，雞蛋都碰得贏石頭嗎？」說得全座哄笑起來。雲龍指着那坐上首的韓國人喝道：「你這無恥的畜生，你敢說這些不要臉的話，你們自己的國家亡了，不去報仇雪恨，反來欺負中國人！做了亡國奴。還虧你們有臉在人面前擺來擺去！」那韓國人起身回罵道：「你這老不死的東西，敢出口罵人！你們中國人恐怕比我們還不如，二天你想當亡國奴還不要你哪！」當下你一句我一句互相詆罵，越鬧越起勁，張老頭子痛心女兒慘死，氣憤這些惡奴逼人太甚，便舉起手邊那把酒壺向那韓國人打去，那人閃開，打在另外一個韓國人的臉上，登時鼻血長流。那四五個韓國人也擲盤掀桌的回打，接着圍攏來你一拳我一脚的把張雲龍打倒在地。衆隣居看見韓國人逞兇，不約而同的出手來對付那幾個壞東西，替張老頭子出氣。那幾個韓國人見勢不敵，一齊溜跑了。

當下衆人將張老頭子扶起，坐在櫃房里的床鋪上。張雲龍嘆了一口氣道：「韓國人變成亡國奴受日本鬼子的氣，我們如會倒來受亡國奴的氣了，難道我們真不及亡國奴嗎？我悔不該打這些無恥的狗，無異乎是加重自己的恥辱，誰知反被無恥們狗打倒，更值不得。」

你們看我的心跳得多們厲害！我這樣年紀，是不會好的了！我不願睜着眼睛當亡國奴，那些狗說的，還不要我吶！哈！哈！」這樣苦笑了一兩聲，哇的吐出一大灘血，兩眼一翻，沒有氣了。那些隣居個個不平，他的親家也忙着辦後事，趕緊帶信去找他的大兒子回來。

就在那天晚上，那些韓國人回去領了一大羣日本浪人和當地的漢奸蜂擁而來，挨門挨戶的找着鄰居們廝打報仇。一見張老頭子死了，便在他家後門放起火來一燒，不消兩點鐘，把這幾十間簡單的店房燒得乾乾淨淨，張老頭子便是這樣葬在火窟中了。事後，公安局派人查勘一遍，明知道是韓國人幹的，也不敢說出，反惹麻煩，就說張家是火頭，火頭燒死，也就完事。這些韓國人益發無法無天的到處惹禍，公安局也把他們無法，幾乎要給他們磕頭了。

再說公安局那天抓去十幾個肇事的流氓，原想鎮壓一下子空氣，押上一兩天，祇要學生們不說話，便放走了事。那知這羣流氓里面有三個是日本人的化裝，日本領事當即打電話到公安局要人，公安局祇好把三個日本人送去，落得做個順水人情。日本領事不答應，要把所有的人犯一齊釋放，並且說日本人是五個，還差兩個，限公安局明白答覆，否則就要採取直接行動了。這公安局長知道情形不妙，心想一案未了，一案又起，這種國際上的糾紛，不比尋常的事。當即答覆等向總司令部請了示再說，使用快郵代電呈請總部指示辦法，究竟要怎樣應付？就在那夜十二點鐘，日本關東軍大隊的由旅順開到瀋陽來了！

東北軍總司令以及駐防新民錦州一帶的第二軍牛軍長，都不在瀋陽，僅僅一個有名無實的參謀長，在總部代行，但是作不倒主。守軍事前既無作戰準備，又未奉到長官的命令抵抗，祇得自動警戒起來。那參謀長一面打電到關內請示，一面叫兵士們不准還槍，靜待上峯的命令下來，再爲動作，恐怕發生武裝衝突後，打爛了國際局面，不好收拾。電去了很久沒有回音，那關東軍探明的確，中國守軍並沒有作戰準備，便不客氣的叫中國軍隊撤退，把總司令部讓出來，不然，就要自由行動了。這東北軍被逼不過，打又不敢打，祇得退讓，提起槍桿向後轉，等外交先生們的嘴去解決這一切混帳的問題。

那時守北大營的僅有一連軍隊。連長叫熊斌，是一個富於血性的青年軍人，聽得日軍已佔據了車站，不慌不忙的自動安了警戒，準備迎敵，那些兵士們自來少有見過洋兵的，不知道洋兵有好利害，心頭早都怯了三分。這熊斌正在痛恨日本鬼子橫行有氣不得出的時候，巴不得同敵人斯殺一場，死了也痛快。關東軍一見車站的東北軍不敵迎戰，紛紛往後撤，便一步緊一步的大模大樣開進瀋陽城，很順利的佔據了總司令部和一切附屬的機關，另派一支軍隊來佔據北大營。北大營本是東北軍的大操場，也是平時教練飛機的地方，日軍正在高興前進，冷不防的被北大營的守軍開了一排槍擋住去路，當即被打翻了好幾個尖兵日軍知道有警戒，也找着掩護開槍還擊，熊連長正在指揮迎戰，忽然接到參謀長由公館里打來的電話，叫他撤退，不要抵抗。恐怕把事態擴大了，將來不好辦交涉。熊斌立刻答覆道：「現在敵人既要來佔據這些地方，那里還有和平交涉的餘地？我要死守北大營，決

不撤退！」參謀長着急道：「不聽命令要以軍法從事的，你知不知道？」熊斌道：「我只知守土，不能受你的軍法裁判，我願被敵人的槍彈把我打死！」說着把電話筒一擲，氣沖沖的向着隊伍喊道：「我們誓死保守北大營同鬼子拚命去！好弟兄們，跟我來！」他左手握着一柄明晃晃的大刀，右手提起一隻快慢機的手槍衝出去了。那些有胆量的兵士跟着熊連長向外衝殺，一聲呼號，山崩地裂。日軍正在伏地射擊忽見這支猛虎似的中國兵士衝鋒過來，想架機關槍掃射也來不及了。熊斌衝入日軍陣地，手揮大刀，逢人便砍，一連砍倒十幾個鬼子兵，但是他身上早已中了幾槍，無力再戰，倒地死了。衆兵士見官長陣亡，不敢戀戰，還想退營去，掉頭一望，北大營已高高的掛上敵人的旗子，在那兒招展。這些殘兵便四面潰散，統統被日軍包圍着殺完。敵人恨熊斌抗拒，把他的屍身，砍成肉泥洩憤，另一部份守營的東北軍，被繳了械，還是一律槍斃不饒。

第二天，瀋陽的東北軍撤退完了，軍人官吏富紳商民等爭先恐後的坐汽車火車逃走，一時秩序大亂，公安局站崗的警察已不見了。關東軍司令不要臉的出了一張安民的佈告，叫市民各自安居樂業，不得驚恐，皇軍是秋毫無犯的。先是機關上豎起太陽旗，漸漸地強迫人民也懸掛，說是歡迎皇軍，那些漢奸們不知幾時製造好幾十萬首紅膏藥旗，到處由日軍監視着，挨門散發，每一首估着取工本費兩元。如有那一家不願懸掛的，便記了下來，挨一挨二的來檢查，捉去關起再說。那批二三等漢奸到了這時，無不興高采烈，忙着組織治安維持會代行瀋陽市政府的職權，要做官的有官做，要發財的可以盡量的發財，漢奸

們想怎樣做便怎樣做了。

關東軍司令一見行軍順利，勢如破竹，便繼續的把軍隊由旅順調出來，計劃着在一個月之中，由這東三省的鐵路網前進，把整個的交通線一鼓而下，待完全佔領後，那便可以爲所欲爲了！在佔據瀋陽的第三天，即分途出兵，一路往西向新民開拔，壓迫東北軍退進山海關；一路往東取吉林，一路沿南滿路直上向長春哈爾濱進展而達黑龍江的滿洲里等處。等到這些地方佔領完了，再來整理各地行政，和一切的設施。所以對瀋陽城暫時派兵看着，支使幾個小漢奸去維持治安，表示日軍對於中國並無領土野心，還不是用中國人來治中國人，使那般沒有國家觀念的人以及怨望政府者流，受着一時的麻醉，軟化了，然後再實現進一步的辦法。

那關東軍司令正忙着翻閱軍事地圖，深恐行軍遲緩，失了時機。如果有一部份中國軍隊出頭同他們發生抗戰，阻止前進的話，那種一月完成的軍事計劃便不能如期實現了！正在愁煩不得開交的時候，忽然接到一通電報。折開一看，喜歡得拍案叫好。

欲知那電報由何處拍來？且閱下回。

第二回 父作漢奸欲窺禹鼎 子爲國士翻成楚囚

話說關東軍司令正在愁慮行軍發生障礙的時候，忽然接到一通報告好消息的密電，是由哈爾濱電報局拍來的。電報上的意思是說：哈爾濱的組織業已完成，長春的駐軍早已接

洽好了，祇待大軍一到，馬上可以響應，現刻駐哈埠的軍隊，已調黑龍江，接防的是葉元鼎師長，現仍在通河一帶剿匪沒有開拔前來，葉師長那里曾派人接洽過，他嫌款子少了，沒有正式表示，此間僅有崔司令的一營人暫維治安，營長狠通商量，大軍可在五日之內直上，這一路是不成問題的。那葉師長如見大軍到達，想必可以應允了！末後還有要請關東軍司令提拔栽培一類不要臉的醜話，司令看完，拍案大笑道：「這易明化究竟是個能手，辦事老練勇敢，這樣效忠皇軍，將來還要特別看照他，」立即叫人回電，說是：瀋陽已下，人心歸順，全賴維持會諸人出力，將來哈埠治安的事，仍希望各位負責主持，本軍準即日出發北上，以慰衆望等語。易明化接到回電，有司令仰仗他的客氣話，知道大事成功，喜歡得高跳起來，暗中指揮手下的大小漢奸佈置一切去了。

當時哈爾濱的駐軍，是一個姓高的營長。這高營長平日狂嫖濫賭，肯同當地的壞蛋往還，兼之吸上一付大雅片煙癮，不大理事，仗着他是崔司令的老同學，暗中還有掌紅吃黑的勾當。易明化平素與日人往來的情形，高營長却很明白，曾秘密調查過幾次，暗暗使人向明化表示態度，明化知道高營長在注意他，便設法接近，想先發制人去塞住這人的嘴，於事務上才沒有妨礙。他知道高營長的嗜好，便請在他那宏興紗號上打過幾回牌，又弄幾個姑娘去把高營長搓操得雲里霧里的鬧。頭一次送了三千元，高營長嫌少了，又來一次五千塊，格外送的東西還不在數。明化聽說崔司令調防，喜歡得了不得，因為崔司令是不大通商量的，這一次調走，真是太如人願了，他恐怕高營長跟着開拔後，給那些同事的漏了

一點風聲，一個一個來敲竹槓。出錢事小，怕遇着不識相的，反難得說話。便以商會主席的資格要求留高營長後走，維持治安。高營長也落得有些甜頭，運動崔司令的左右，果然准了。那時，葉元鼎駐防通河，沒有領足開拔費，奉命許久還不動身，哈埠的治安僅由高營長暫時敷衍。高營長心想總還不幾天就要開走的，只顧天天找牌找姑娘作樂，管那些閒事做什麼？以前檢查郵電的工作，他竟無形停止了。漢奸們見他裝聾作啞，益發無法無天的活躍起來。

原來這易明化是哈爾濱的棉紗商人，以前守着祖上遺留下來的基業，每年也要賺下三萬兩萬銀子，一家人豐衣足食的倒也過得快活。生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大的兩個不甚成材，祇有小的一個名叫家珍的，生成一付絕頂聰明的頭腦，讀書也非常有長進，明化十分鍾愛。他一心要把家珍盤成一個大有作為的人，光耀門楣。

在家珍十五歲那年，明化受了別人的慫恿，開始做投機生意，不上半身工夫，把那十幾萬家當，出脫個精光。不但生意失敗，帶了滿身的濫帳，不得下台，還吃了官司，坐了六個月的監獄，明化那時真是弄到山窮水盡的時候了。

有一天，明化爲着生活逼迫，百無聊賴，厚起臉皮跑到一個從前常在一塊打牌嫖娼的朋友那里去借點錢，渡過難關。那看門的把他望兩眼，進去半天，出來說主人不在家。他受了看門的白眼，兩腳氣得發抖，幾乎沒有提起走的力量了。左思右想，不如死了乾淨，活在世上，等於在地獄中受罪。正在向前亂躐，忽見對面來了一個同行的店夥，現在穿得

闊綽了。明化忽然想了這位店夥從前曾借過他十塊錢，正好截住他討這筆帳使用也好。那人昂頭闊步的過去，裝着沒有看見他的樣子。明化便叫道：「朋友，請你站着說句話。那人道：『你有什麼話？』」明化道：「前年臘月你借過我十塊錢，請你還我，這一向我很差錢用。」那人道：「呸！幾時我借你的錢？笑話，人窮了到處可以問人討債嗎？」明化道：「你借我的錢是實，難道我討債都不該討？」那人道：「誰的見證，你有字據沒有？」明化道：「天理良心，你給我賭個咒！」那人道：「十塊錢，你要我賭咒，好，我倒霉，遇着你這不要臉的傢伙，等於多給娼婦幾塊過夜錢！」說着，摸出十元的鈔票，擲在地下，揚長去了。明化想起從前自己闊綽的時候，三百五百隨便使用，像救濟這類人的小款，真不知有多少起，而今落魄下來受這種烏氣，人情原是半張紙呵！不覺掉下淚來。本想把那張鈔票拾起撕了，轉念究竟是他從前借出去的錢，撕了對於那壞東西也是無損的。

於是，明化又走到那間日本浪人開的酒店來喝酒，叫了一壺白乾，兩碟鷄鴨，自斟自飲，低頭默想剛才的情形，越想越生氣。隔座也是一個客人在那里大吃大喝，把明化瞧了很久。忽然走過明化的席前，問道：「這位先生可是姓易？」明化詫異的站起來，答道：「是的，請問先生是誰？」那客人道：「哈哈，一別二十多年，幾乎不認識了！」明化道：「哦，我想起了，你先生是藺文郁？」藺文郁道：「不錯，我因為記起你額上有顆大黑痣，所以想起來的。」明化道：「真快，二十幾年彼此都老了！」文郁道：「老哥，我從前在瀋陽恍惚聽見說，你很得意，有辦法，怎麼現在成了這樣兒？」明化道：「人是在做

夢呵！我前後簡直是兩個人了！說起來真是一言難盡！」文郁當即叫茶房把杯筷搬過來，又添了兩壺酒，幾盤菜，兩人對着一面喝酒，一面擺談往事。

明化見文郁是個從前同窗的好朋友，一見面并不以白眼相加，反表示很親熱的樣子，在他近來是少有會着這樣對他有好感的人。便把自己如何貪財，如何投機，如何失敗，如何吃官司，如何窘迫的情形，直說一遍，文郁趁勢問道：「老兄，既是這樣，你不想撈本？」明化道：「撈本，談何容易？商場上的信用已失，那個還理我？信用比現金還貴重，我現在什麼都灰心了，只等死，死了的好！」文郁道：「老兄就是這些不明白，經商猶如打仗，勝敗是兵家常，假使你發了財，從前的地位信用都可以恢復，也還是再有揚眉吐氣的一天，我看你準頭上的晦氣已開，你今年四十八歲，正在走鼻運，鼻爲中土，土屬財帛，你蘭廷輔弼得當，井灶不露，地庫也相朝，說句老實話，像你這樣，一舉手便可以發幾十萬銀子的財，不會錯的。」明化道：「蘭老大哥，你莫非在說夢話，我家里現口無糧，發財除非去搶人，就是搶人也得要本錢哪！」文郁道：「祇怕你不相信我，不肯照我的辦法做去。」明化道：「祇要不犯危險的事，我都肯幹的。」文郁道：「好朋友，未必我常常真要去犯危險不成？」明化道：「現在我到了這種境地，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假使我能重振基業，出一口气，就死了也閉眼睛。」文郁見明化心動了，便將自己結交日本浪人，在瀋陽製造白麪紅丸海洛英的經過從實敘述一番，末後又說道：「假設你發了財，出了窮氣，然後到東洋去享福，不消說外國人還要保護你。現在政府是這樣糟。中國亡給

日本，我們反而有不少的辦法，至於危險一層，我敢担保，祇要結交幾個大老虎就得了。『明化起初對於製造毒品覺得問良心不過，頗為躊躇，後來一想，我不幹，別人也會幹的，況且要發財非走這條路不快，究竟是金錢的魔力大，明化看在金錢的面上，也顧不得許多道德與良心了。』

在一度密談之下，明化便加入了造毒機關，哈爾濱方面，便由他負責，不久之後，發展到三個製造廠。白麵運進關內的銷場極好，華北幾省，每月要銷幾十萬元的貨，後來竟正式得到軍隊的護送，賺的錢真是不可細算。

明化本是經商的老手，不消半年工夫，便將從前的棉紗基礎恢復起來。號上隨時有日本人進進出出，久而久之，宏興老號變成了日本特務機關的根據地。從前冷眼看他的人，都反過臉來恭維他巴結他，這更堅定了他幹壞事的決心，知道金錢才高於一切，一切向他討好的人，都在討好他的金錢。但有錢沒有勢也不能誇耀於人的，明化便有做官的企圖了。所以，他盡量的巴結高等日本浪人，希望早一點粉碎中國政府在東三省的政權，才有他們活動的份。高等浪人見明化做事老辣，確是一條忠實走狗，特別在關東軍司令那里推薦他，他手下的大小漢奸，至少總有幾千人吧！當他接到關東司令的覆電，極其高興。真如蘭文郁說的，不僅發財，而且要做官，真在交大運了。最初，他在家里會客還很秘密，偷偷摸摸的，恐怕兒女們知道，有點難為情。近來，瀋陽事變發生，他便忘乎其形的公開起來了，因為做官是一般人認為很闊的，祇要能得官做，管他是誰，做外國的官就很不容易，

比做中國的官強得多哪！家里那幾個姨太太們，從前就常常在老頭子面前囉唆，說每每同別的官太太比起來自慚穢形，覺得很寒傖。現在也要當官太太了，多少人還當不倒的，更加榮耀。這個要汽車，那個要盒子廠保護，鬧得不亦樂乎，明化都一概答應。

那時易家珍剛剛十九歲，正在進華北公學大學部第二年級，因為害瘧疾，請假回家休養，病剛好，瀋陽事變醞釀成熟發動了。他在家裏注意到明化近來的情形，漸漸有點不尋常，心頭非常着急，又不便正式去質問他父親，究竟是一回什麼事？那天，明化正和三姨太太在房里談笑取樂，家珍潛身在窗外側耳一聽，明化滿面得意的顏色，理着翹鬚子說道：「這下好了，瀋陽昨晚被關東軍佔領了，東北軍真沒用，不還一槍，沒命的跑，這里不消五天，已經有電報來了！」三姨太太道：「你這老家伙，許我的汽車，怎麼還不買？」明化道：「你比我還慌，要真做了官，坐了汽車出去才威風，我答應你，馬上都可以辦到的，哈哈！」家珍聽到這里，真如萬箭鑽心，說不出的難過。心想，我們在學校是努力的幹着反帝反軍閥運動，誰知自己的父親才是個雙料漢奸，勾結日本帝國主義者來覆亡自己的國家！天哪，我怎麼變了漢奸的兒子？他正在痛恨自己苦命，推想到大難行將臨頭的當兒，明化突然推門出來，家珍立即裝着很鎮靜的神氣，他父親沒有注意他在那里竊聽，昂頭闊步的到客廳里會客去了。

家珍低着頭一步一步的走，細細打算，又想到我既不能大義滅親手刃漢奸的父親，難道還老住在家里等着當漢奸的兒子不成？不知不覺地走到了他姊姊家菊的房門，門沒有關

，可以望見庭園內那些花草，家菊懶洋洋的躺在沙發上看畫報，身旁擺了一本三民主義哲學的基礎，已經看完了大半。家珍踱步進去，一聲不響的靠在寫字台上不動。家菊一看是他，笑問道：「珍弟，你今天的咳嗽好些沒有？爲什麼愁眉不展的，是不是她又來信說了些什麼？」家珍道：「姊姊沒開玩笑，你還在鼓里呢？那天我不是向你說過，爸爸的行動有點可疑。果然，我剛才聽見的，他在準備投降日本人，當漢奸了！你想，我們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縱然沒有能力救國，至低限度也不能作漢奸的兒女！姊姊，我這時心如刀割，你替我想，要怎樣才對？」家菊道：「其實我早都知道這一切的事了，我還以爲你不明白呵！現在我們不能對父親直接下不去，只有走的一條路。」家珍道：「除了走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家菊道：「我一星期前就有準備了，祇是媽媽總不出門，她的保險櫃又在床底下，鑰匙雖在我這里，怎好去動手？明天舅太太過生，聽說媽要去打兩天牌，就只好下手了，你不說我正要告訴你的。」家珍道：「姊姊也要走嗎？」家菊道：「當然非走不可，那種行爲我們怎麼看得慣？恐怕會活活氣死！」家珍道：「好姊姊，我們走呀！」

第二天，家珍姊弟兩個等他母親出去了，便進房去打開那保險櫃把那二萬三千四百元的一本存款摺子取出，其餘的一概不動。家珍跟即到那銀行去把錢取了，剩下一點。把存摺依還帶回去還了原。心想，一總筆匯了，便有彼查出止兌的危險，當即分成幾股匯到北平取現，匪票交家菊的朋友余小姐轉。姊弟兩人準備就緒，假說看戲，便趕到車站搭午後三鐘一刻開天津的班車走了。

誰知道火車開到長春以南六十公里的地方，日本軍隊北上的前鋒已到達那里警戒起來了。當即被迫停了車，上車來挨次搜查，許多青年學生逃避入關的，日本鬼子看來都有反日嫌疑，家珍也是學生模樣，同着那一大批青年都被日兵抓了去。家菊挨近一個帶着三四個兒女的中年婦人坐着的，日兵問她們是否家屬？那婦人點點頭，家菊也點點頭，算瞞混過去，眼睜睜看見家珍被捕，幾次想前去承認等他們一同抓起走。忽轉念家珍人很機警，未必就遇着危險？自己如果前去，不是反證明了家珍嫌疑的重大嗎？總還是逃難，總還是不當漢奸的兒女，各人幹各人的，憑造化去吧！家菊倒順利的到了北平，這印象，激起她生活後來的變化不少。

家珍被押往聯隊部，受了幾次嚴厲的審訊，類似學生的青年，待遇是特別的慘苦，這一羣學生起碼是有赤化嫌疑的。這樣看守了一星期，輾轉又押往司令部，同抓去的青年，陸續提出，有去無回，據說不是釋放而是暗殺了。一天晚上，家珍被提了，同禁的人都替他傷心，在他也以爲明晃晃的刀，馬上會斫掉他的腦袋，但他並不後悔，所恨者沒有絲毫報效國家而死，死了也不瞑目的。

欲知易家珍是否被害？且閱下回。

第二回 重話舊雨三載相逢 頓生新機一朝轉變

話說易家珍被那些如虎如狼的日兵提到一個秘密的所在，他知道凶多吉少，祇得強勉

鎮靜，任隨那些魔鬼拿去宰割。無論如何大中華民國的國民，是絕不能在日本鬼子面前討饒的。審判者不是軍法官而是一個武官打扮的什麼長，氣勢洶洶的坐在那里，滿臉橫肉露出殺機，旁邊站了一個小白臉，大概是新找到的翻譯。這翻譯從前是在宏興紗號上當過學徒，家珍肯叫他陪着一塊兒玩耍，後來家珍到北平念書，這學徒也就離異紗號了。翻譯一看見被審訊的人就是家珍，馬上有推出去殺頭的危險，不待詢問家珍的情況，便將他老子易明化如何爲日本人工作和盤告訴那武官，或者這犯人不會有反動的嫌疑。武官同那翻譯唧哩咕嚕說了幾句，顏色似乎要和霽了些，不像先前那樣橫蠻可怕，像要吃人的樣子，家珍這時知道翻譯在替他講人情，羞憤交并，也不詢問翻譯，想到同這等人講話是無上的恥辱，尤其父親當漢奸的緣故，得僥倖免死，更覺慚愧無地。他怒目直視，表示囑強，不屑於受這不光榮的優赦。武官叫人把他叉出去，立刻驅逐出境，所幸沒有押回哈爾濱。

家珍自念這恥辱實在是永久不能洗滌的汗點，還有什麼顏面活在世間？繼念我不能自白的自殺，豈不是更加表明了東亞病夫的怯懦？如不把這恥辱昭雪，誓不爲人！那時，鐵路沿線，全是日軍警戒，上下都不准搭車的。他對於這一帶的地形，不甚熟悉，只好跑到附近的縣分，暫時住下，寫信到北平探聽姊姊的消息，再打主意。走了一天一夜，受盡不少的苦楚，身上被搜得一文錢也沒有，靠是渴得心慌，便在一眼涼水井旁邊蹲着取水止渴。突然馬蹄亂響，由竹林里飛出兩個騎馬的強盜，把家珍架上山寨去了。

却說易家菊得了那中年婦人的掩護，很順利的進了關，安抵北平。首先就去訪問以前

在上海的同學秦麗文。這秦麗文三年前在上海讀書的時候，自命爲前進的新女性，幹過不少的救國工作，最和易家菊相好，大家一脫離學校，各自天南地北，僅僅有簡單的書信往來，各人的環境，都互不清楚。麗文自嫁給許崇德後，已經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了！許多女子一嫁了人，便會變易了她的習性，麗文也是不能例外的一個。如今她絕口不談政治了！還染了許多官場的氣習，可以說是因許崇德的關係而造成那樣的。

許崇德原是個寒士，在貴族教育的形勢下，沒有錢的人，休想要讀書。他少年時代，便有讀書用功的聲名，人品倒還不錯，得着隔房一位叔父的幫助，勉強在中華大學畢了業，成績是在最優等，當然一家都非常高興，感激叔父不已。那叔父就想借着這一點小恩惠把他那舅老爺的女兒配給崇德。崇德的母親滿應承，還怕別人嫌她家手事不好。但崇德十分反對這包辦婚姻，表示在他未能自立以前，絕口不談這一類的事。叔父的要挾，家庭的斥責，他不但氣餒，却一次比一次反對得厲害。在他要畢業的那一學期，心目中早已愛上一位高貴的女子，這女子就是秦麗文。

麗文的父親，是香港人壽保險公司的經理，財產總有幾十百把萬。只有兩個女兒，沒有兒子。麗文是這許多財產的一部分承繼者，所以對於配偶的選擇，非常審慎。崇德既是個苦讀學生，成績又好，麗文接受了崇德的愛情，而把那些裘馬少年通通拒絕了。在她想，能夠苦讀的人，定有氣骨，也許能夠做一番事業。他們便在畢業時結了婚。崇德受了叔父的詬罵，竟至反了臉，同家庭斷絕了關係。得着妻子的幫助，再到日本東京去繼續讀書

自然，這崇德還在求學時代，所有一切用度，都是由秦家供給。他一到東京，大概是因爲手中寬裕，同那些掛名留學生常常厮混在一起。那些人告訴他，到東京留學，都是混資格的，只要學會了活動的本領，回國後，馬上可以做官。真正做模倣樣讀書的，不是瘋子也是傻子。他一想果然不錯，許多好學問得到博士碩士頭銜的人，回國後，高不成低不就，反轉弄得餓飯，倒不如學會活動的工夫，來得實用些。除東走西走外，便天天躲在宿舍里嫖下女，許許多多不道德的行爲，給他學會了。

秦麗文那時仍在上海繼續住，沒回香港去。她見得崇德隨時寫信要錢，便託人打聽，知道崇德在東京胡鬧，不覺醋性大發，等到第一個兒子生下來，便趕到東京把崇德弄回國來。崇德自知理屈，祇得認小心賠不是，麗文才把氣平了。又藉秦經理的力量，在外交部給他謀一個差事，麗文便一心一意的管束他，使他上進，隨時規勸他，要替國家效力，做一點正經事，她自己也願意替他撫養孩子整理家務作一個賢內助。這樣平平地過了一年，相安無事。

崇德在外交部任事的時候，確實施展出活動的伎倆，同日本人往來很密，以圖接近親日派的集團，預爲將來發展的地步。第二年，他離開外交部在東北軍第二軍部獲得一個祕書的地位，專門辦理對日本的一切交涉事務。他們便由南京搬到北平住家，所接近的日本人更多了。他知道麗文利害，把每月所得的薪俸完全交結麗文掌管，表示涓滴歸公，自己

要用錢，再到妻子手里去拿，麗文當然不會疑慮自己的丈夫再有不法行動了。

偶爾同事間的眷屬們約着往來，打牌看戲，起初麗文也勉強應酬，崇德勸她在官場上是要講活動的，用意是叫她去幹內線工作，才同長官貼得緊，生得起關係。甜言蜜語的再三誘勸，麗文沒法，便常常去走動，漸漸往還的人也闊了，間或還有國際上的酬酢。要講交際，少不得要研究化妝，麗文在交際場中的豔名，沒有一個不知道。跳舞場賭場，卻漸漸有了她的芳迹，而她亦漸漸感覺到這種綺靡生活的快慰，幾乎每天晚上都要跳了舞才睡得着覺。

易家菊打聽得秦麗文的住所，便叫了一輛黃包車拉到許家門首。正在找尋號牌的時候，恰值麗文應王師長太太的牌會約，正要上汽車。忽然抬頭一望是家菊到了，喜歡得如見了親人一般的高叫起來，趕忙上前去拉着手問長問短。當即携着家菊的手一同轉進門去。家菊乍見麗文那種打扮簡直像一個舞台上的舞女，以前那種果敢樸實的精神，半點也沒有！她心頭極不高興，想到環境改變人的情性纔可怕呵！麗文等家菊進房坐下後，便問瀟陽事變那晚上的情形，以及府上人口可好的話。家菊紅了一紅眼睛答道：「你倒好」好字還沒有說出，便倒在麗文的床上抽抽咽咽的痛哭起來。麗文莫明其妙，還以為有什麼事得罪了她，便坐在床沿撫着家菊的手，滿口賠小心，態度還是同以前在學校時那樣彼此體貼一般。弄得那些老媽丫頭沒頭沒腦的奇怪，都在私下耳語。什麼客？一走到別人家裏就放聲大哭，說是死了娘，又沒有戴孝。還是麗文機警，知道家菊必定有隱情，把那些下人一

齊打發走開，轉下來，安慰家菊道：「菊妹，我們是好朋友，三年不見，真想要命，今天見了面沒有說上三句話，你就哭，倒底你受了誰人的委屈？」家蘭停了一會道：「我真想不到你會變成這個樣子？我已經變成亡國奴了！完了，一切都完了！」麗文道：「府上難道有損失嗎？」家菊道：「漢奸的家庭，當然不會有損失的！」麗文道：「誰是漢奸？」家菊道：「我的父親是漢奸，我便是漢奸的女兒呀！」說到這裏更哭得厲害。

麗文聽得家菊說她變了，頓時回憶起當年在上海幹救國運動時的情形，每個人心里都充滿着愛國情緒，恨不得殺盡漢奸而甘心。這幾年來，真的，自己這些情緒怎麼絲毫沒有了？每天祇知道跳舞喫喝，金迷紙醉，簡直不成其爲人，真是拿什麼臉來見朋友，以前的秦麗文那里去了？想到這裏，抬頭望見穿衣鏡映着一位美麗的時裝少婦倩影，簡直像一個魔鬼，不由得心里一股一股地酸上來。又念道，我在做夢呵！這是什麼的生活，無異乎在受人玩弄，我們以前罵人爲玩物高喊着打倒的，而今自己反來效尤了！她本是個熱情直腸的人，自己檢討出自己的不是，決不肯掩飾自己的醜惡，替自己辯護，順手抓着一方硯台照準穿衣鏡打去，表示懲創自己。

差拉一聲，穿衣鏡的玻璃迸裂了，家菊吃了一驚，以爲麗文受了她的搶白，對她在發脾氣，翻起身來，就往外走。麗文一把拉着問道：「往那兒去？」家菊推手道：「我要走，你不管。」麗文道：「請你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因爲你提醒我爲什麼變成這樣，我回想起來，真是痛恨自己太把握不住這顆心，一見自己的影子那樣醜惡，所以我要毀滅牠！」

菊妹，我知道你是偉大的，我能讓你離開我嗎？」家菊聽了麗文這番話，心頭軟了，才轉身坐下來，說道：「我這次因為看見父親行爲不正，才和珍弟商量私逃進關，誰知走到長春過來，珍弟就給鬼子兵抓去了。到這裏又看見你的行止反常，想起益發傷心！」麗文道：「這次事變，聽說政府軍隊決不抵抗，免生衝突，將來還是用外交方式解決，令弟想來沒有什麼危險！」家菊道：「問題倒不是那們簡單，這回日本鬼子是有計劃的侵略，不像以前濟南一樣，交涉好可以撤兵的。你想，他們經管滿洲那樣久，投資的總額總是好幾十萬萬，那一處不是他們的勢力？那一天他們不想把那幾千里的國土吞下去？你沒有出關去看，有生氣的全是日本人，形式上不過是中國政府幾個官吏統治着罷了！我父親就在準備當哈爾濱治安維持會的會長，你說他們沒有領土的野心，天曉得。我還可以預料東北軍隊許多會投降日本人的，因為他們的誘惑太可怕了。這不抵抗的政策，真在做夢！確實，中國上上下下的人都在做夢！怎麼得了？」麗文點頭嘆氣，沉默了許久。

房門本是關閉着，她們談話的聲音很微弱，外面的下人們沒有主人的命令，不好去叫門。王公館來了三次電話，催去打牌。下人們答應馬上就來，因為預備好汽車，照往常的慣例，是非去不可的。又隔半點鐘，進來兩個弁兵，背着盒子炮，軍帽歪戴在頭上，顯出十足的下流相，許家下人們認得是王師長公館的人，不敢怠慢來請太太答話。麗文道：「叫他們回去報告，說我有事，要來晚上來。」那弁兵在窗外答道：「不行，師長太太說的非同去不可，不然，我們不走。」家菊道：「這叫什麼話？請客有估着押起走的。」麗文

道：「你不知道，每次她們橫順要佔贏才放手，今天像是要佔着撈本的。不去，她們倒要疑心我！」家菊道：「那末你去，我疲倦了，休息一下也好，晚上回來細談，好不好？」麗文道：「也要得，你上樓去睡，清靜點！」說着提起錢袋往外走。兩個弁兵另乘一部汽車跟了去。

麗文到了王公館，自然昨天那兩位太太也在座，大家好像等得不耐煩的樣子。王太太道：「許太太，好大的架子，請幾位都不來。」麗文趕緊申明道：「剛才來了一位多年不見的麗友，當然要照應照應才合理。」另一太太道：「男的女的？」麗文正色道：「這話從何說起？」另一太太道：「像你這樣開通的人，有什麼稀奇，要男的才捨不得！」麗文心裏，這時好生難過，要在平常，不過一笑了之，今天受了這幾句奚落話，實在有點忍不下去，急得紅漲了臉子，正待要發作，還是王太太知趣，立刻招呼入局，暫把這場風波平息了。麗文心想，今天我一陣亂打，盡量的輸，只輸這一次，以後永遠同這批混帳女人斷絕往來了。這簡直是受氣，成什麼體統。八圈打完，麗文輸了一千二百三十元，沒有話說，開支票，在她了此一場公案。

正在結帳，那王桂露師長濫醉回來了，弁兵扶進房門，便倒在沙發上狂吐，狂吐之後，要坐上來繼續打牌，王太太又估着再搬四圈，陪她老爺。另一太太問道：「師長，今天消息怎樣？」王師長道：「什麼消息，是不是瀋陽的事？」另一太太道：「是呀！」師長哈哈大笑道：「沒有事，小衝突，一點誤會。軍長這一陣，正抱着玉貓跳舞，日領事剛才

請我們吃飯，倒把我喝醉了！」麗文忍不住說道：「敵軍已佔據了濟陽城，掛起大旗了，這說誤會。我們軍隊爲什麼不打？」師長斜視麗文一眼，笑道：「打打打，我們來打，打你一個清一色！」右手一揮，順便在麗文的臉頰上摸了一下。麗文啐一口道：「成什麼樣兒，太不顧面子了！」說着起身往外便跑。師長羞惱成怒，想來抓她，幸虧王太太按住了。麗文跑出大門還聽得師長在叫罵，有「你要曉得老子厲害」的聲音。麗文今天所受的刺激真是太激盪了。她是會覺悟的，覺悟了便會還出本來面目來。

欲知秦麗文如何轉變？且闕下回。

第四回 現走狗相一味支吾 發獅子吼群雌組會

話說秦麗文負氣跑出大門，還聽見師長叫罵的聲音，她也不管什麼利害不利害了。師長公館的弁兵看門等，沒有奉着主子的命令，不敢阻擋，大家瞪眼奇異，不知道究竟爲了什麼事？麗文的汽車夫打聽得師長回來，又搬四圈，知道還不會走，便躲在後房同那些車夫勤務夥着擲骰子去了。麗文見汽車停在街上，叫了幾聲阿毛，沒人答應，近攔一看，那裏有阿毛的影子？便叫了一輛街車，告訴街道坐起就走。麗文在北平住了一年多，從沒坐過街車，轉灣抹角的拉了一個鐘頭，還沒到。在平時只消十多分鐘，還疑心車夫是歹人，故意拉着打轉，走背靜的街。後來才猛省着腳的速度，沒有車輪子滾得快，這一年來。綺麗的生活真把她弄昏了。

到了自家門首，汽車已經回回。那阿毛聽見太太衝氣走了，趕緊開車來追趕。不知在路上那一點錯過？許崇德見車子回來，太太沒有回來，便逼問阿毛，阿毛照實說了。崇德莫明真象，打電話到王公館去問。王師長接着電話，給他一頓臭罵，不說自己不是，反怪別人的太太撒野。崇德心想一定是麗文得罪了王太太，反給師長賠許多不是，還說明天一定同拙荆前來請罪的話。師長少不得又教訓了他一番。崇德摸不住頭腦在房里焦眉愁眼的走着打轉，得罪王師長，自己的地位與計劃都要動搖了，那還了得？麗文進屋，還帶着怒氣，把錢袋向寫字臺上一擲，一屁股坐在沙發上。崇德正在有氣沒處出，便指着麗文道：「我叫你出去活動，是要各方面聯絡感情，沒有喊你去得罪人呀！你真不知高低，不明白自己的身分，我們現在是吃誰的飯，你不知道？」麗文發怒道：「呸！你說什麼？吃人家的飯，未必就該受人家的侮辱！我替你醜，自家的妻子給人家侮辱了，不想法子遮羞，還好意思說不要臉的話。你想把我拿去做你升官發財的犧牲品嗎？你却打錯了主意！」崇德本想先給他妻子一個下馬威，使她知道走內線是要隨隨便便的，才會得到好處，摸一下臉就算是侮辱，那開房間軋姘頭還得了？况且別人是喝醉了酒，真是封建！隨即說道：「現在的官場是要這樣才有辦法的，你看魏利材的太太多們能幹，師長那樣喜歡她，老魏不是兼了第五師的經理處長嗎？官場中，那一件事研究得？你給他一個逢場作戲，不過互相利用罷了！」麗文道：「你這些不要臉的話少說點。你把我當成什麼人？哼！」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越吵越起火，崇德羞惱成怒，抓起東西亂拌，助他發氣的威風，麗文也不讓他。

大家抓着東西打，丟拉丟拉，滿屋都是器皿碰碎的聲響。

易家菊在樓上睡覺，給他們鬧醒了，一聽是麗文兩口兒在鬥勁，卽忙翻身下床，跑下樓來拉着雙方勸解，叫他們有話好好的說，好好的商量，夫妻家鬧破了臉，是傷和氣的，兩人這才停住。

許崇德正在不得開交的當兒，忽見多年不見的女舊同學已在他的家裏，便趁此煞手，狠驚異的問道：「密斯易，幾時到的？怎麼不先寫封信來，我們隨時都在念談你。沒有到車站來歡迎，抱歉得狠！」家菊道：「剛到沒好久，我因馬上說起走，來不及寫信通知你們。」崇德道：「這就是麗文的脾氣不好，一點事都不能忍耐，其實我往常也怕失和氣，不知讓她多少次了！好，老同學多年不見，坐下來談談吧！」麗文見家菊下來，也不好再鬧，就坐在那里不開腔，聽他們說。家菊坐下道：「你倆平常都狠和氣，大家忍一句嘴，有什麼關係，未必多說一句硬話，就佔強嗎？」麗文道：「你不知道，今天的情形，活活把人氣死！」崇德道：「不提了！」家菊道：「倒是不提的好。這幾年密斯特許倒很得意。比從前胖了些了！」崇德道：「可不是，都說我發了體，哈哈！」他十足地學會了官僚式的腔調，尤其是打無謂的假哈哈。崇德又繼續道：「密斯易，尊大人想來狠康健，昨天一位東洋同學告訴我，說他將要在哈爾濱成爲第一等紅人，倒要請老同學在尊大人面前吹噓吹噓，現在作事都要靠朋友提攜的。」麗文向家菊道：「我倒忘了，菊妹，你吃晚飯沒有？」家菊道：「我剛醒，倒還不覺得餓，這幾天，東西總吃不下，心頭慌得難過，還有

點兒氣喘！」麗文道：「弄一點小米粥填填心，餓久了反要生病的。」家菊道：「不要費事！」麗文道：「費什麼事，總還廚房里有人，我們還是上樓去談談吧！」麗文起身拉住家菊就走，崇德失望地看着她們一直上樓。

樓上是麗文的化粧室，佈置得很精雅，平素不許旁人進去，家菊却暫時佔有這間房間了。她們這才開始談了許多別後思念，以及現刻環境變易的話。麗文陪着家菊吃飯，忽然很興奮的說道：「我倒忘了一句正經話。」家菊道：「什麼話？」麗文道：「崇德剛才不是對你說，請你在尊大人面前吹噓嗎？我生怕你一時性急，觸動心懷，說出尊大人當漢奸的話，所以我用話岔開，拉你上來了，幸好你沒有說。」家菊道：「我當然不會同他講的，也不好說出口，那像我們兩個隨便，什麼都可說的。」麗文道：「我聽他的口氣，來得有點奇突，對於你父親的行動，他必定很清楚，所以你不說出的好。」家菊道：「既是這樣，我們慢慢偵查，總會知道的。你還看出別的破綻沒有？」麗文道：「在平常，他肯同日本領事往還，隨時有些東洋人和東洋同學來會，談得很秘密，我也不會留心，心想是外國人的規矩。在這幾天時局陡變中，我一問起國家大事，他總是支吾，說報上的消息完全登載了的。那些人來往更密，說是在商量外交手續。今天他漏了這些話，我明白了。」家菊道：「他這人也太冒失了，竟把我認為漢奸的女兒，所以才說那些不要臉的話，麗姊，假使他真正不可靠，你怎麼辦？」麗文道：「那有什麼關係？我是不當漢奸的，各走各的，不對我們便拉倒。」家菊道：「麗姊，你真能夠這樣堅決，你才是最偉大的人啊」

可笑許多男人自以爲世故很深，認識還不及我們女子，真叫他們愧死！麗姊，今晚上的話，你要記緊呵！」

第二天，北平的報紙，用大字登出日軍佔據了長春永吉哈爾濱各大城市的消息，東北軍陸續向關內撤退，北寧路的列車，全都扣去載兵去了。這座龐大的古城，終日瀰漫着極度緊張的空氣，總司令部及第二軍部，祇好移在後方來找地點駐，等政府當局去負責處理這些重大問題，那些軍閥們落得在北平城鬧醇酒婦人享樂。

事態一天一的嚴重，工商學各界代表全國民衆發電質問這一方面負責的軍當局，東三省養了那許多的兵，爲什麼不還一槍，通通退回來？兵工廠的機械給敵人搬走了，武器庫也給敵人攫爲己有，飛機場的飛機，一架沒有走脫，究竟是什麼道理？總司令部在報上發表談話，一概推在政府頭上，說沒有奉到政府的命令，叫民衆鎮靜，不要道聽途說，有非法的舉動。又過了兩天，日軍進攻錦州了，形勢益發嚴重，總司令部仍是靜悄悄沒有動作，總司令裝着生病，躲在公館里不會客，牛軍長王師長岳師長等等，一看民氣激昂，也不便到跳舞場去了，據說他們曾經開過一度軍事會議，會議內容，無人知曉。

易家菊天天聽見喪師失地的消息，氣得兩天沒有吃飯。麗文暗中偵查許崇德的行動，那崇德總是高興，一點沒有帶焦急的樣兒。麗文問他道：「我們的軍事準備有沒有？平時養這許多軍人，祇知道剝削人民，壓迫人民，有事時，一點也不中用，虧你還高興。」崇德道：「我要升祕書長了！大概後天就要派我出關去辦交涉，只憑我這張嘴，包管日本撤

兵，比打仗強得多啦！」家菊道：「究竟日軍這次動作爲的什麼？你知道？」崇德道：「他們對於這種軍事行動等於打一次野操，充其量不過想在東三省多得些利益罷了！中日兩國早就在表示親善，都是弟兄一般的，我們讓一下子有什麼要緊。別人的國土那們窄，不找我們找誰呢？」正在發揮他的偉論，外面有客來會，崇德出去了。

麗文等崇德出去後，對家菊道：「你看，這一派親日言論，不是很露骨了嗎？他還當我們是小孩子，不懂事的。我想，東三省無疑的被這般混蛋送葬了！我們要趁早設法拯救自己，至少，沒有力量認真救國，也得免落千載的罵名。」家菊道：「你是許秘書的夫人，那個不知道？現在祇有參加那婦女救國會，恐怕她們當我們去作內奸，不肯容納我們吧！」麗文道：「這倒不難，婦女救國會是焦淑筠在當主席，我知道，她以前和我有交情，順便我也把你介紹進去，我們向她表示態度，一個不願作漢奸的女兒，一個不願作漢奸的妻子，對她宣誓，努力工作，想來不成問題的。」家菊道：「既是這樣，且去會會她再說。」

易秦兩人立刻出去叫了兩部人力車，直到焦淑筠的公館，麗文先問看門的老頭子，說是焦先生已到婦女俱樂部開會議，還沒轉來。麗文是知道婦女俱樂部的地址，便叫車子趕快拉西單牌樓。在一家水菓攤子的巷門口停下，那是一所舊式房子，沒有掛招牌，要熟習的人才找得倒路進去。麗文領着家菊一直走進婦女俱樂部，一望那會場里面坐着四五十個女同胞們，老的少的新的舊的美的醜的，各色都有。焦淑筠正登台講演，大罵軍閥專橫誤

國殃民起勁的時候，忽然瞥見麗文及一位不會相識的女子，兩個面孔在窗外閃動，立刻停止了聲響，全場也都帶着一種驚詫而靜寂的空氣。好像懷疑來者是刺探秘密的間諜，焦主席爲了顏面關係，勉強下台來，走出會場門口來招呼麗文，在她想麗文這時候走到這裏來必定有別的緣故。麗文何等機警，知道大衆在注意她們了，不等淑筠開言，便微笑着說道：「我們是特別趕來入會的，請你不要懷疑我，并請你把我們介紹給大家認識，說易家菊小姐是不願當漢奸的女兒，說秦麗文是不願作漢奸妻子的人，我們保證，不會喪心病狂做間諜來破壞救國工作的。」焦淑筠突聽得麗文這番動人的言語，又驚又喜，便携着她們兩人的手重登演講台，對衆會員介紹道：「這一位是易家菊女士，這一位是秦麗文女士，兩位同志是中途插入的生力軍，大家應當真切的認識她們，我這時真是太高興了！」

麗文趁此向台下行了了一個鞠躬禮，接着說道：「諸位同志，我先來簡單的介紹我們，個人一向是過着奢侈的浪漫生活，焦主席是很知道我的。焦主席雖是和我有交情，但她推想到我不能做這種工作，所以沒有邀我參加。我今天突然前來，不但焦主席會驚異，就是我自己亦是意想不到的。關外的砲聲，把這位易小位轟到這裏來，立刻把纏繞着我的那些脂粉魔鬼一概趕走了！她的父親已當了漢奸，我的丈夫正要準備當漢奸，我們不願過亡國奴的享樂生活，我們決計犧牲家庭，來參加救國工作，請各位同志不要誤會。」說到這裏，台下一陣狂歡的鼓掌。滿場空氣，頓呈十分緊張的狀態。會議的程序，除分配工作外，主要的議案是募捐援崔運動，因爲鎮守黑龍江的崔驥司令，昨天有通電，誓死守土，爲國

效忠。所以引起國內各界的聲援，婦女救國會也要募款勞軍。

在會會員先行認捐，然後再分頭勸募。易家菊當場寫捐兩萬元，麗文也把她現存的私款五萬元的存摺三個，一併交與焦主席，說道：「我們兩人的錢，通通在這里了！假使要我們犧牲性命去做工作，都願意服從主席的命令。」全會場的女同胞受了這兩位愛國者的感動，都搶着捐款簿寫，你一千，我兩千，這個三十，那個五十，忙個不了。沒有錢捐的，大聲喊道：「我們沒有錢，有的是氣力，請主席給我們工作罷。」這場會議的結果，在焦主席是認爲意想不到的圓滿。那時，已到五點三刻，工作分配下來，家菊擔任文書，麗文擔任交際，宣告散會。

麗文同家菊心滿意足的回家，到了門首，正值許崇德坐汽車到王師長公館去。那崇德一眼瞥見她們，馬上停車下來，要邀麗文同坐汽車走到王師長那裏去，順便把那晚上的事敷衍一下，以後大家好見面。崇德那天在王師長面前盛誇易家菊的美麗，與她父親和日方的關係，想給師長拉皮條，不僅可以享有她的肉體，在事務上可以得到很大的幫助。崇德強邀麗文去的意思，自然是有家菊在內，祇要麗文答應，家菊同去是不成問題的。麗文道：「我們有事，你一個人去好了，要我們同走是什麼意思？」家菊暗扯麗文一把道：「答應去，看一看是什麼鬼把戲，我想必有原因，姑且答應！」麗文順從了家菊的主張，一同上了車。崇德挨緊家菊坐，一路盛誇王師長如何有擔當，如何有辦法，如何仰慕她的話來。車到了王公館，他們一同進去，王師長在會客室里瞥見崇德夫婦同着一個女郎前來，早

已明白是那一位易小姐了。慌忙邁步出來招呼，在前引導，一直引到上房去。

欲知王師長如何追求家菊？且闕下回。

第五回 大籌軍餉出關投誠 斷絕恩情忍痛割愛

話說王師長一見易家菊同許崇德夫婦進來，確是長得標緻，一點不錯。連忙招呼，導引到了上房。那王太太本是貧家少女，已是第六房了。當時看見師長領進的顯客，雖然不免醋意，但也不好發出，祇得假意應酬，在師長面前討討好，免得自己的地位發生動搖。師長很客氣地招呼入座，崇德不免照例介紹一番，其實已用不着介紹了。師長道：「易小姐生長名門，不愧大家風度！令尊大人晚運很好，將來確有不少的作爲！平素仰慕得很，祇是沒緣拜見，難得易小姐到京城來，真是三生有幸。」家菊道：「多承師長誇獎，實在不敢當，師長爲國家出力，家菊素極佩仰。」師長道：「慚愧得很，坐食錢糧而已，說不上路上的。」崇德湊趣道：「師長不久就得奉命出關，我也要跟着出發，所以今天邀密斯易聚談聚談。」說着起身，狼恭順的站在師長面前說道：「我給師長陪客去。」麗文知道來德是故意走開，便裝頭痛，做出焦眉爛額的樣子。王太太道：「你不舒服，請到後面房崇去躺一下吧！」麗文向家菊打了一個眼風，家菊會意，便說道：「麗姊，你去躺一下吧，我等着你。」王師長高興得很，以爲是天假之緣，便叫王太太好生陪麗文進去，免得使得在面前礙手礙脚，不便談話。

等這些人散去之後，王師長便把坐椅拉來靠攏家菊身邊，家菊很大方的表示完全接受他的親近。師長道：「易小姐這次來京，有什麼要事？」家菊趁勢說道：「家父叫我悄悄進關來替他辦一點小事情，順便我也會會朋友。」師長道：「聽說尊大人將有好處，想來同小姐來京的事有關，崇德與我是多年同事，不是外人，將來還要借小姐大力請尊大人指教！說句老實話，現在中央的政權日益鞏固，像我們這種雜牌隊伍，不久必受淘汰。這時不各找出路，更待何時？易小姐，你是聰明人，必能了解我的話。」家菊道：「家父能力有限，不過關東軍方面還通得過，祇要有效力的地方，當然要效力的。」師長道：「我們已準備得差不多了。這幾天正在進行籌款！」家菊道：「我在關外，親眼看見的，各地都在準備迎降，所以東洋兵所到的地方，都立刻掛起白旗表示歸順，可見人心如此，師長的見解果然不錯。」王師長看見家菊說話的路數，同自家一樣，更喜歡得如逢知己，信以為真是家菊在恭維他的高明了。理着鬍子只管嬉笑。家菊繼續道：「師長的見解雖不錯，但是有沒有具體辦法？假設你投降了，他們不升你的官，反轉來宰割你，怎麼辦？」師長更得意的笑道：「不會的，這件事，崇德正在努力進行交涉，日領事已向關東軍司令請了示，說將來仍是用中國人統治中國人，另外推出一些人來組織新政府，絕對不致受宰割的。並且日領事負責，待事成後，每一個師長獎洋五十萬元！」說到五十萬元幾個數字，聲音益發沉重了，這幾個字髣髴有無限的神祕意味。家菊道：「那就要給師長道喜了。我看東洋人辦事確是不错，能夠擇人而用，用人而專，無怪東北人民都歡迎東洋人！」師長更有

精神的說道：「可不是，現在在中國真是糟透頂了，許多年輕娃娃，幾年工夫，都當了師長軍長，我們老保定生，好容易才有今日。還有許多同學，到如今連飯都吃不起。」家菊道：「惟願師長一帆風順！大功告成。」說到這裏，崇德進來報告，說軍部譚參謀長來會師長，有要公商量，王師長起身囑咐家菊稍坐，會了客轉來相陪，偕崇德出去了。

家菊轉身走入內室，一看王太太不在那兒，便悄悄地向麗文道：「好了，套出真情來了，我們趕緊走！」麗文假意掙扎起來，王太太急忙進來招扶。麗文道：「我們走吧！回去弄點藥吃，王太太明天再會！」王太太送她們一直到大門口，師長在客廳里望見那人走了，也不便來挽留，各自商量自己的事要緊。

就在那天晚上，譚參謀長同王師長在客廳里，秘密定了大計，全軍三師，定後天暗暗向關外移動，這第二軍的軍隊，是完全集中在秦皇島方面的。牛軍長不便出頭，即支使王師長主謀，那兩個師長當然是聽軍長的命令，誰個不喜歡五十萬元的鉅款？

第二天，軍部宣稱奉總司令的命令，暫時堅守山海關，等待政府明令指示再行動作。一方面又用軍部的名義，召集全市的商幫代表開會，說是守土是軍人應盡的天職，現刻本軍循各界民衆的請求，就是沒有命令，我們也得誓守國土，保衛種族的生存。本軍決定於必要時自動出關抗戰，但是，本軍的餉款自六月份起就沒有領到了，大家都知道行軍是要用錢的。現在，我們定期出發，要請各商幫暫行借墊軍費八百萬元，以後陸續領到歸還。事關愛國，想來不會有問題的。王師長宣佈了會議的意旨，譚參謀長，便取出派款的簿子

來，強迫各商幫當場認借，各幫代表面面相覷，暗暗叫苦，祇得忍痛寫字。結果，寫了七
百二十萬，限明天夜晚十二鐘一律掃解，不准藉故羈延。

這第二軍出兵的消息傳出，各界民衆，異常激昂，紛紛通電擁護，尤以婦女救國會宣
傳更爲起勁。焦淑筠這時極其興奮，召集一個緊急會議，主張把募集的幾萬塊錢，撥助軍
用，藉以表示婦女界救國的熱忱，不落人後。易家菊她們很明白第二軍出師是準備叛變的
，祇是不便先行聲揚，當着大會更不敢說出不贊成幫助軍餉的話。麗文當即起立發言道：
「昨天軍部會議，是要商幫出錢，聽說已經有了成數。我們會里募集的款子，不是有指定
用途，撥助崔司令的嗎？況且他們口口聲聲的宣稱，沒有奉到命令，萬一靠不住的話，這
筆錢豈不是白丟！即使要捐款勞軍，也不應急在這時，請主席斟酌。」衆會員聽見麗文提
出的異議頗近情理，當即一致通過，那焦淑筠見自己的意見沒有人同情，臉上立馬現出悒
鬱不快的樣子，麗文也知道這種情況使人難爲情，便轉面向焦主席道：「我有一句秘密話
告訴你。」便悄悄地把淑筠拉到會場門外，將家菊探得王帥長的談話，從頭至尾，說了一
遍。淑筠這才明白了她異議的意思，點點頭，回答道：「既是這樣，我們便可以設法破壞
他們這籌款的計劃了。」麗文道：「這地方是處在他們的壓迫之下，況且他們還沒有表明
態度，他們如果羞惱成怒，很可以名正言順地加我們一個擾亂治安搖惑人心的罪名，於我
們有什麼好處？不過這幾百萬軍費確是出得冤枉。」淑筠道：「我可以把這情形告訴商會
主席，要他們吊着繳，坐觀時變，至少可以生點效力。」散會後，淑筠趕着會商會主席去

了。

且說許崇德在那晚決定大計之後，便秘密上車出關，家里的人，通通瞞過，就是對麗文也沒有提說，僅隨身的心腹王福跟了去。他到了瀋陽，立即馳赴關東軍司令部，會那司令，報告第二軍各師長均願遵令，接受一切條件，正準備出關投降，特先派他來接洽駐地，祇等回電，立馬動作。崇德說完公務後，竭力在那司令面前討好，腴頰巴結，無所不至。那司令見他日語說得流利，倒是個滿可以利用一下的走狗，對他所代表的要求，一概答應。

崇德如奉聖旨，馬上打一通密電給王師長，請趕速啓程，先把山海關的部隊運動出關，因為那司令說的要越快越好。二軍部在接電時已收足借款五百萬，各幫董都說限期太迫，拿不出錢，商會主席領銜聯名要求展限一星期，負責如數措繳清楚。軍部雖有隱衷，但借墊之款也不能押着繳，在表面上還是要民衆擁護的，好在已經收得過半數，祇得允准，留幾個經理處的人員負責催收，暫把這尾欠數目緩和下來。

九月廿六日，軍部人員全體由北平出發前方，許多民衆團體，還整隊到車站歡送，祝他們爲國効忠，旗開得勝，奏凱歸來。果然，前一天出發的部隊，由山海關運到錦州附近，日軍便漸漸向後撤退。到錦州後，雙方警戒緩緩東移。報上天天登載我軍勝利的消息，輿論界都批評，日兵無作戰能力，民氣更爲激揚，覺得中國軍隊畢竟進步多了。二軍部隊全軍進抵瀋陽，一連兩天沒有軍事消息，有些激進的報紙，竟說日軍退出瀋陽了！和議談

判不日舉行的話。這一刺戟，更令人興奮。

又隔了兩天，真正確息到了。第二軍軍長牛璜通電成立東北衛國軍，自稱總司令，揭出反政府的旗幟，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了。王桂露苟史才岳成勛三個師長，都升軍長，以下的軍官，論功行賞，各自升官發財，不在話下。

却說許崇德見功德圓滿，非常高興，秘密派王福潛回北平來迎接家眷，並附了王師長寫給易家菊一封婉轉的情書，當然是出自許秘書長的手筆，才能那樣肉麻盡致！信上的意思是叫家菊同麗文一道迅速的離開北平，一則免遭奸人的陷害，二則大家可以常在一塊過着幸福的日子。在王師長以爲有崇德居間斡旋，這塊肥肉終歸是落在他的虎口，毫無問題。在麗文那方面，早知道崇德是瞞着她出關去接洽投降的事，當牛部開拔的時候，毫不猶豫的報告了大會。她宣稱要請焦主席給她證明，已與崇德斷絕了關係，預爲地步。

噩耗傳來，全國震驚，尤以北平民衆團體更爲憤慨，請求總司令部懲辦叛軍及漢奸的家屬，以爲賣國者戒！其實那些軍閥們的眷屬是早有準備，暗中夥着走了，祇有那幾個經理處收款的科員，來不及跑，被逮捕來關起，照附逆治罪。

秦麗文是著名漢奸的妻子，便有許多入檢舉她，幸虧焦淑筠多方解釋，不說她怎樣努力參加救國運動，單是替各商幫減少了二百多萬軍餉的負擔，已經是不可磨滅的功勞，況且還捐出私蓄五萬多元，豈是尋常的女子能夠辦得到？報紙披露了這消息，社會上才知道秦麗文與易家菊兩個人的偉大，商幫感激她們熱心愛國，紛紛推舉代表到許公館去慰問，

學生界尤其對她們表示好感，推崇無所不至，麗文每日應接不暇，忙着參加各種工作。

因爲工作頻繁，麗文在肉體與精神兩方面都狼狽苦，那兩個小孩子反而纏擾不清的鬧，麗文蓋發感覺厭倦了。她本是熱情的人，對於兒女，不消說是非常鍾愛，極能盡母親的責任。現在，她痛心以往癡情，同這樣一個喪盡良心的壞蛋結爲伴侶，所以她對於這兩個無知的孽種，也不願繼續撫養了。她決計把兩個小孩子送回崇德的老家，小的一個還在吃奶，叫奶媽也跟着同去，送到目的地就轉回來，一刀把母子恩情割斷，免得常在面前籤眼睛，增加她內心的痛苦。大的一個已經能說話，圓圓的眼珠，望着他母親不住叫喊，下人們準備上路，那孩子知道要帶他走了，拉着母親的衣袖死不放手，哭得死去活來，異常淒慘。麗文給孩子一哭，想到母子一場，頃刻就是生離死別，以後永無見面之日了，不覺心腸一軟，淚珠雙雙直流。下人們看了這種情形，也都爲她們母子酸鼻，連勸都不敢勸，默默相對着。麗文這時想到自身的環境，和仇敵猙獰的面目，突然把心一橫，狠命一掌把孩子的手推開，翻身跑上樓去，關了門，倒在床上痛哭起來。家菊叫下人們帶着兩個孩子趕緊動身，自己不忍，一直送到車站，叮囑下人們一路小心，才轉來。家菊也陪了不少的眼淚。

好容易過了一宵，王福回來了。麗文折開崇德寫給她的信，益發觸動前情，加倍傷感。她想到從前熱戀時候，何等甜蜜，大以爲終身付託有人，犧牲一切來作的賢妻良母。如今國不要了，還想要家，豈不是大笑話？真是一切都不堪回首！又繼續痛哭一場。終於揮

淚寫了一封回信，信上寫道：

「我知道你投降敵人，好似晴空中打下來一個霹靂。我真瞎了眼呵！你不愛國，便是民國的罪人，我誓不能再作漢奸的妻子。你不要做夢，我們祇好各走各的路，你的孩子，已經給你送回家鄉，我相信孽種是不會中用的，本得弄死他們，我於心不忍，却也沒有那股勇氣！你侮辱我便是我的仇敵，當然你不能原諒我，也如像我不能原諒你是一樣。從此一刀兩斷，我知道你是不會有覺悟的。易小姐不是漢奸的女兒，你們要弄明白，她比你們高之百倍。不要妄想呵！恐怕墮入阿鼻地獄！永世不得翻身！」

秦麗文

麗文準備搬家，不願再住在鄉里，睹物傷晴。崇德來信，叫她把那支文件箱設法運去，麗文便懷疑鄉里面定有秘密東西，同家菊清理了許久，在抽屜底層清出秘密來了。里面有七封信，是用日文寫的。還有青島正金銀行三個存摺，共有二萬三千八百元存款，大概都是別人送的。家菊道：「作漢奸的下場，我們總還看得見呵！」麗文道：「他的東西，我一概不要，捐給救國會拍賣去，請你去辦！」說着便叫王福進來拿信轉去。王福進門站着，麗文問道：「你們祕書長現在鄉里？」王福道：「在瀋陽不幾天，要到哈爾濱去。」麗文道：「軍長呢？」王福道：「他們到好，當總司令，王師長他們升軍長了，老爺像有市長的消息。我臨走時，王太太向我說，請太太趕快去，過幾天恐怕不通車了，不好走。」麗文道：「聽說還出了點事是怎樣的？」王福道：「是的，各軍部軍官聽見升官誰不

高興，祇有那個衛團長倒看他不出，太太怕都認得，就是時常在我們公館打牌而愛輸的那個人。這次出關，是他打前站，臨出發時，常旅長特別關照他，不要亂放槍，等敵人退了挨次前進。不知爲什麼他在新民縣附近同日軍衝突了一次。那天晚上就是他的那團譁變了，全城頓時全熄了燈，各街都在放槍，老爺駭暈了打電話去問，電話也打通，我也慌了，扶着老爺伏在一口大石缸下，足足打了五個鐘頭。老爺還在說，大家說好了的，錢都過不了手，還要來這一套，真該死。等到天明，才知道是十七團變了，大家都在說，這寶氣倒看不出來，有些批評他沒有升官的命，現成的旅長不要！太太，你說是不是沒有命？」麗文：「這些道理，你倒不懂，好，你把這封信帶回去交給你老爺，他就明白了！」王福道：「太太不去嗎？」麗文道：「我不去，我也沒有別的話。」王福沒奈何，各自去了。

麗文轉回家菊道：「想不到第二軍還有個愛國要臉的人，可惜沒有把那批升官發財的狗，通通殺死！」家菊道：「這衛團長，真可佩服，所以我主張留着捐款，另外使用，像這種鐵血愛國的健兒，才值得我們援助的。以往的事，不必再提，我們趕快加緊宣傳工作吧！」

欲知衛團長爲何反正？且闕下回。

第六回 報國情殷突圍反正 待時發難改過知非

話說衛文華是第五師作戰有名的團長，王師長當連長的時候，他還是中士，因爲人很

忠實，王師長特別器重他，一手提拔起來，王師作戰的部隊，祇有這十七團門門來得。這次升他爲警衛旅長，是一個混成旅，王師長早就內定的，可見待遇他並不錯。

原來衛文華的父親僑居台灣時，做小本生意也找得幾文錢，爲了一點小口角，受那些日本人的摧殘，弄得傾家破產不算，還押死在牢里。文華跟着母親幸得一個輪船上水手頭腦的照料，逃回中國，生活過得非常慘苦。那時文華不過十歲左右，後來漸漸成人，聽得母親談及日本人壓迫亡國奴的殘酷，以及父親逼死的情形，他便立志報仇。到了十七歲，投身在東北軍營里去當兵，意在找一個殺敵的機會。他雖升到團長，自己總狠刻苦，對弟兄們開誠布公，從沒有侵吞過半文錢的軍餉，所以兵士們非常愛戴他，軍譽也特別好。

這次奉命出關抗戰，他不明白內容，以爲真是愛國報仇的機會到來，對兵士們演說，非抗戰中國不能生存，簡直聲淚俱下。當開拔時，常旅長囑咐他不要亂放槍的話，心頭着實不快。他在想，敵人可以隨便屠殺我們的同胞，佔據我們的城市，我們既出關抗敵，爲什麼不放槍？未必又要把槍口拿去向着同胞打？但是，他不管，在可能範圍內，他還是要採自由行動的。

到了新民，敵軍果然緩緩地向東撤退，彼此的隊伍，幾乎喊都喊得答應。文華奇怪，爲什麼敵軍沒有準備戰鬥的樣子？他突然下令，向前進攻，發一聲喊，衝鋒過去，日軍猝不及防，駭得沒命的跑，就這樣傷亡也不少。常旅長來了命令，叫他不許動，才整軍開到瀋陽，文華才明白爲什麼不打仗了。

文華到瀋陽後，許崇德馬上來會他，並給他道喜，告訴他已發表警衛旅長的消息。文華一聽，大驚失色，兩眼幾乎迸出火來，恨不得把崇德抓着咬死。

牛軍長召集一個將領會議，團長以上的軍官都列席，日本鬼子來參加的也不少。文華待散會之後，不去坐席，悄悄的回到團部，召集各營連長們秘密會議。他發言道：「我現在被升為旅長了，你們聽了想來都會高興。但是，為什麼升，你們曉不曉得？我們的軍長出賣了整個滿州，他要當總司令了。」大家聽着，暗暗吃驚，相對着很奇怪這舉動的奇突。他又繼續道：「本來你們跟着東北軍許多年，也沒有什麼好處，趁此機會大家都升官，在我替你們打算，當然以服從軍長的命令為是，我雖行伍出身，但我知道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決不願意受敵人利用，來毀滅中華民國任何的一切。我與你們同事有年，也有相當的情感，今天召集大家談一談，我與你們最後的訣別了！」李營長狠氣憤的舉手叫道：「團長到那里，我們到那里，亂世功名等狗屁，這種官，我們不願做！你們贊不贊成？」大家一齊喊道：「我們都願受團長的指揮，我們不常叛逆！」

文華見眾軍官一致擁戴自己，才知道是平素教育的功效。狠興奮地說道：「既是這樣，你們能夠愛國家，愛民族，那我們就發動起來，打爛了才好跑。明晚上十點鐘，第一營攻車站放火，第二營分頭破壞電燈及電話線，第三營由我率領策應，準在午前兩點鐘，齊在舊營房集合，你們明天分頭調查清楚，回來報告後，即開始發動，千萬不可對弟兄們講，走漏一點風聲，一個都跑不脫！」眾軍官退出，各自準備去。

第二天下午，各營長密令準備，說團長有命令，今晚搭夜車開到長春。一直到十點鐘，街上的行人差不多要清靜了，第二營張營長率領一排人先行攻入電燈廠，把那些管電氣的工人脅迫着關閉了機關，一個個的捆起來禁閉在一間小屋子裏，將門倒扣了。全市的電燈一齊熄滅，槍聲便開始發作。他們事前準備了許多電筒，所以行動非常便利。進攻電話局的那一排，因一時不及趕到，便分段在電桿上割了許多電話線。槍聲越打越多，其他各部隊以及關東軍都不料到這種變局，更不知變了的是那些部隊？大家在黑暗中衝殺，彼此都不明白誰是譁變者？喊聲殺聲，籠罩着全瀋陽城。衛文華率隊酣戰，往來衝突，所當者無不畏避逃奔，及到舊營房集合，清點人馬，多了十五團的一連人，是李營長在激戰中喊着反正的。

當時，文華集合起衆兵士們簡單的說了幾句話，那些兵士大爲奮激，要求團長重新折轉直撲日軍司令部，殺死東洋鬼子。文華道：「各弟兄聽着，我們反正當然是不怕犧牲的，但是，在敵人的機槍密集掃射之下，我們這幾個人，祇是去白白送死。所以，我要打爛才走，是避免敵人追襲的，我們暫時到三門溝，由那邊去投奔崔司令，在他抗戰旗幟下，組織起武裝民衆，發動較雄厚的鬥爭，那才是反正的目的。弟兄們，趕快走！」當下這一千多戰士狠迅捷的離開了瀋陽城，直到天明，才沒聽見槍聲。牛總司令向關東軍自賠了許多不是，忙於整編隊伍，也不來追趕他們究竟逃到什麼地方去了？

且說易家珍正在涼水井那兒蹲下取水，突由竹林里跑出兩個騎馬的強盜，把他架起飛

奔。他本已餓得心悶眼花，忽然遭受這意外的驚恐與震蕩，直使他昏暈過去。幾時送進土牢，一點不覺得。醒來祇覺着腰肢發酸，手足沉痛，原來是加上鍊鍊的。土牢里面黑漆得不辨時辰，望見對門一個圓洞有光透進來，一個匪徒送進麵餅給另外兩個老肥吃，才知道是第二天早晨了。家珍痛苦得不住呻吟，那邊兩個人對送麵餅的人道：「怎麼不給那人送點麵水？」匪徒說：「聽說是大財主的少爺，我們大哥說要給他苦頭吃。」

家珍聽了匪徒說的話，十分詫異，一想道。我又吃父親的虧了。過一會，開門進來兩個人，拿電筒向家珍一晃，說道：「易家少爺，對不住了！」家珍道：「兩位大哥，請給我喝一點水，真正渴得要命！」匪徒道：「受得慣不？」家珍發怒道：「這成什麼話？我想做好人，反處處遇到這些魔障，天哪！好人做不得呀！」匪徒道：「如今世道，那里有好人？不要說空話，你怕吃苦，快寫信回去兌錢。我們老大哥問你願不願寫信？剛才已經派人到城里打電到哈爾濱通知你父親去了，叫他拿五萬塊錢來取人！」家珍道：「噯呀！完了，你們真要我的命了！我請你們做個好事，去報告你們老大哥，說我要親自見他說幾句話，就死了也值得。」家珍這時又氣又急，加以飢火攻心，兩眼上翻，幾乎斷了氣。倒把這兩個匪徒駭昏了，趕快去報與匪首陳宗民知道。

這陳宗民原是錦州的紳糧，曾在瀋陽中學念過書。當滿州幫匪猖獗的時候，他的家鄉糜爛不堪，便回家練團自衛。宗民的性情倔強，爲了辦民快的事，得罪了駐軍，便指他們父子通匪，捉去關起，把財產沒收，好容易駐軍開拔，才得恢復自由，已弄得貧無立錐了。

。他父親氣上加病，活活惡死，幾乎不能安葬。這一激，竟把宗民激反了，索性拖起民團去當匪，在華龍山聚嘯了兩千多人，盤踞周圍三四十里的地面。駐軍幾次去剿，都被他打得潰敗，後來也不去問他了。因為他不搶劫良民，附近人家，祇要純良百姓，還得他的保護。

那天，宗民正在訓練馬隊，忽見弟兄們捉了一少年回來，內中有幾個弟兄圍攔來認出是哈爾濱大財主易明化的兒子，宗民問起明化爲非作歹的行爲，大喜道：「這真是天外飛來的財物，隨便敲他媽的幾萬銀子再說。」一面叫人去打電給王清合，叫他通知易明化拿五萬塊錢來取人，一面叫人把家珍關在土牢受罪，等他受苦不過，再逼他寫信回去。

誰知去探問家珍的匪徒轉來報道：「那姓易的娃子不願回去，要求見大哥說句話，已經暈死過去了。」這反使宗民疑惑起來，便對那兩個匪徒道：「既是這樣，去把他抬上來，看他說什麼？」兩個匪徒不敢怠慢跑去把家珍拉拉扯扯的抬到會議廳。家珍睜眼一看那里坐了一個漢子，雄赳赳地。便問道：「你是老大哥？」宗民點頭道：「是！」家珍道：「好漢做事應當要光明磊落，我請求見你，並不望偷生，而是希望速死！」宗民道：「怎麼說？」家珍喘着氣道：「假使我能夠值五萬銀子，你們能夠把我隨便拉倒嗎？老實告訴你，我因父親行爲不正，常常同日本浪人往還，最近已顯明的當漢好了，我同我姐姐兩個，氣憤不過，才私下逃走，滿想潛進關內，去幹救國工作，現身說法去喚醒國人。誰知道走到長春就被日本鬼子兵把我抓去。昨天，他們把我驅逐出境，我身上一個錢沒有，走又

無路可走，才遇着你們弟兄的。老大哥你想，我此刻怎能回去？與其送我去死，不如你請做好事把我殺了！」宗民這時良心發現，很慚愧的說道：「易老弟，對不起，你不說，幾乎把你冤枉了！」說着便叫人把鎖鍊打開，親自扶起家珍到他屋里去坐，又叫廚房弄飲食，家珍反而詫異了。

家珍靜了一下神，從容對宗民說道：「陳大哥，你這樣年輕，正是爲國家効力的時候，應當找一條出路，久幹這種生活，也不是辦法。」宗民道：「豈是我願意這樣幹，還是逼得沒法。我雖落草爲匪，但我的行動也有分寸，良善的百姓便是我的好弟兄。這附近幾百里十幾縣的民衆，都對我有好感。我想東三省不與東洋人打仗則已，一打仗我們還是有辦法的。不過向政府投誠，我不願意，根本就是政府把我逼成這樣。中國真正有軍隊同東洋人打，我決加入；盡我的力量，所以我正在積極訓練馬隊。」家珍道：「大哥既有這種志願，我也不願入關了！就同大哥在一起，替大哥效力。」宗民拍掌道：「好極了！祇是我的活動能力還不夠，我有一個拜把的弟兄王清合，就是我昨天打電給他那人，他在哈爾濱勢力很大，手下養有不少出死力的人，我打算秘密去會會他，商量辦法，以他的聲望，這東北的綠林朋友，至少可以號召好幾萬。」家珍道：「祇要他答應，那就好了！事不宜遲，大哥跟着去進行，等我休養幾天。一切惟大哥吩咐。」宗民很興奮的把各項事務交給二頭腦李裕德，囑咐好生服侍家珍，獨自輕裝由小道向哈爾濱進發。

單說宗民走到長春，化裝成一個小販模樣，搭火車到了哈爾濱，起眼一看，一切都

變了樣兒，最刺目的，是檢查火車的，不是東北軍而是日本兵了。哈埠正在開歡迎會，宗民心頭真是難過，國都亡了，還不知道。市上行人帶一付惶恐的面色，商店關門的倒很少。宗民對直走到王清合家，一問，才知道在張翠紅家里打牌，他問明了街道號數，趕緊轉到張家去。

那張翠紅家里的人，見宗民是個下流相，不睬他，也不通傳，他等得不耐煩，率性闖了進去。他知道王清合往來的沒有正經人，也不顧忌。那些人來阻攔他，已不及了。宗民一進院門，聽得抹牌的聲音，便高叫道：「王大哥，王大哥！」清合聽出是宗民的聲氣，便答應道：「陳老弟，請進來。」及看見宗民的打扮，便哈哈大笑道：「裝得像，怪不得他們不給你通傳。」等宗民進去後，清合一一給那些人對識了，便拉着趨在床鋪上抽大煙。

那些客各自抹牌，張翠紅忙着照應煙茶，不來理會。清合道：「今天我給翠紅擺酒，你來得好，我們可以痛飲幾杯。」宗民道：「那電報接到沒有？」清合道：「已接到，你們亂想發財！」宗民道：「小聲點！」清合細語道：「你不知道老易已經當會長了，我沒有給他送信，我正想請你把個讓手。」宗民道：「爲什麼？」清合道：「等一下，我慢慢告訴你。」

張翠紅起初看見宗民那個濫相，很不高興。姑娘們勢利的眼睛，祇會望着那些有錢有勢的人。後來，見清合對他親熱，摸不夠是什麼身份，勉強走到床鋪前來周旋。宗民不覺

到自己的模樣是上不得臺盤的，也勉強湊趣道：「張八妹，長得這樣漂亮，怪不得我們王大哥要顛倒在你的高跟皮鞋下了。」說着也學得些客在翠紅的臉上摸了一下，衆人哄堂大笑，翠紅難爲情的羞紅了臉，好像這是給他無上的恥辱，生氣跑了。清合笑道：「老弟不要見怪，清信人總是羞答答的。」宗民也不在意，等酒散後，清合拉宗民到後面一間房裏去密談，翠紅知道有機密，便在一旁竊聽。清合道：「老易從前是販毒發財的，他現在當了治安維持會長，怕我同他搗亂，派人聯絡我，把全市煙賭娼的好處，一概交我辦，每月他淨提五萬塊錢。你老弟素來知道我的，一晚上沒有女人便不能安枕！這樣一來，我倒要擇着肥的吃了。我正找你來大家幹，免得在外面担驚受怕犯不着。你來我們便好商量了！」宗民道：「老易是漢奸，我們怎麼能同漢奸合作？好，你自己幹去，我可不行。」清合道：「這總比你那種辦法強得多啦！」宗民見清合沉迷酒色，醉心金錢，知道是勸不轉的了，便長嘆一聲，起來告辭。清合也不留他，翠紅坐在一旁冷笑。

宗民快快不歡回到棧房，日本憲兵剛剛查了號才走。棧老板告訴他，那些兵曾檢查過他的東西，唧哩咕嚕的說了很久。宗民也不答話，各自睡了，準備明晨一早動身回去。睡下不久，忽然一陣打門的聲音把他驚醒，是在清問他的房間號數。他心里知道是特來捉拿他的，一定是兇多吉少。便推開那後面的窗板跳身下去。

欲知陳宗民逃脫與否？且闕下回。

第七回 從井救人胸藏丘壑 入巢勸駕舌現蓮花

話說陳宗民聽得日本憲兵是特別來捉拿他，一時情急智生，便推開屋後的窗板翻了出去，反手把窗板依還關上，鬆了手，不顧性命地把身子墜下。恰巧掉在一個亂草堆上，幸好沒有跌傷。那是一家宰房，兩三個屠戶正在盪豬，手忙腳亂的工作。忽聽得草堆在響，以爲是強盜行竊，幾個人狼凶凶的提起宰刀到後面來捉拿。宗民看見有人推門出來，恐怕驚動了樓上的日兵，便悄悄的喊道：「弟兄，方便方便，我不是偷二。」那屠戶陳興爲人殘暴，但有點好處，最怕人向他討饒，什麼氣都沒有了。當下便問宗民道：「你是做什麼的？」宗民着急道：「我叫陳宗民，因爲被朋友所賣，日本鬼子兵來捉我了！而們都是中國人，請你給我躲躲。」陳興道：「原來你也姓陳，好，你躲進去換上我那一身髒衣服，把臉也弄污，同夥計們刮豬仔，等我去對付，中國人是要救中國人的。」

宗民剛躲進去，陳興便高喊有賊，左手提着燈籠，右手拿着明晃晃的刀，大聲繼續喊道：「捉賊呀！捉賊呀！不要讓他跑了！」那時日兵已經打開了宗民的房間，正在到處察看，忽聽樓外有人喊捉賊，斷定這人一定是從窗口逃跑的。推窗高應道：「捉着奸細有重賞。」聽去是華人的聲音。陳興也答道：「那賊娘養的，從那邊翻牆跑了！」假意回頭喊他的夥計道：「弟兄們，快捉奸細呀！捉着有賞啊！」說完，他便從那牆的缺口故意翻出去。樓上有人用電筒照着他問道：「那巷子通那裏？」陳興道：「通正陽街，你們趕快從

那邊去攔截，下來兩三個人幫我追呀！」果然有兩個日兵攀着繩子絕了下來，被他拉着追了出去。追出巷口，不見人影，又折轉來在那些可疑的人家搜查了好一會，仍是沒有動靜，幾個日兵被陳興作弄一番，各自散了。

陳興等日兵出了巷口，仍從原路回來，早瞥見那窗口上有個人在探望，他知道樓上還有人在注意他。便自言自語地說道：「他媽的，我以為是偷二，才是個奸細，可惜給他跑了，至少要領幾百大洋錢，眼睜睜化成水，真倒霉！」高聲不住的罵，罵着進去開了門。

宗民在裏邊照話行事，起初聽見陳興喊人下樓，他還疑心又被這壞蛋賣了討賞，後聽得陳興挽着鬼子兵向前追趕，又聽得陳興叫樓上的人到正陽街去攔截，才明白陳興用的是調虎離山計，竟把鬼子兵對付了走，沒有進屋來搜索。不但心里感激，而且很佩服陳興行事機警，覺得這種人終身當屠戶可惜。

陳興態度從容的，進門滅了燈，才來同宗民間話。宗民道：「多虧老哥厚愛感，激得很！」陳興道：「我一生最愛打抱不幸的，最不怕強人，三句話不對頭，老子給他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你老哥是鬼子們喊的奸細，無論怎樣，我都要救你，假使你是我們軍隊里喊的奸細，那却對不住了！老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宗民道：「說來話就長，你既救了我，還用得住什麼隱瞞？這裏的王清合你想來知道吧？」陳興道：「知道的。」宗民道：「我們以前是拜把的弟兄，我也是個紳糧，因受不了官府的壓迫，才跑到華龍山去拖隊伍。」陳興插言道：「是不是人稱你小白龍的？」宗民道：「正是。」陳興道：「老大哥，失

敬了，人家都稱小白龍，少有提你姓名的，萬不想今天在小寓相逢，真是蓬廬生輝了！」宗民道：「爲非作歹，有什麼好處！」陳興道：「難道是被王清合賣了不成？」宗民道：「可不是，我因瀋陽失陷，東北軍投降了幾萬人，這東三省說不定要全被東洋鬼子佔據的，心想政府不許我投誠，不如藉些機會聯絡起拖灘的朋友，響應崔司令幹一下子，爲國家效點力，洗刷從前的罪過。所以才冒險到這里來，滿想說動王清合贊同我的主張幫助我們。誰知他被漢奸易明化收買，幹製毒庇賂的勾當，不願洗手當好人，還要我加入他們的團體，我不願意，心想各自回去幹，誰知鬼子兵來捉我了！」陳興怒道：「這忘八蛋賣了國，還要賣朋友，老子不幹他，是他的孫子。」宗民道：「小声點，外面怕有耳目。」陳興道：「不妨事，這里你不能久留，天一發白，你挑着肉擔子出城，把氈帽戴低一點，怕有人認識你，到了吉祥街二十四號，自然有人來接你，可千萬不要說話，各自逃走。我一輩子愛打不平，比如這豬仔，我覺得牠光是吃，太可惡了，所以要殺牠才痛快！這下，我要殺人，不再幹這勾當了！跟着我會到你那里來。」宗民稱謝，第二天一早，果然照計逃回華龍山。

這里，陳興暗暗買通張翠紅家里的女傭，有一天夜晚，他躲進那女傭房里，明是同那女傭調情，實際上是調查王清合的行動。等清合吃醉了，他摸進房去，把那一對狗男女活活砍死，一溜烟地跑到華龍山去投奔小白龍去了，連累那女傭替他受罪，這且不提。

却說宗民回山。易家珍接着，宗民把前後經過敘說一遍，家珍也不勝嘆惋。大家都感

覺人心不古，假使中國人都是這樣，那不但要亡國而且會滅種了。家珍道：「像陳興這種粗人，倒還有幾分可取。他並不知道爲什麼要愛國，但民族仇恨報復的心理，至少他是理會的。」宗民道：「我在哈爾濱雖得祇有兩天，所見所聞的事，真叫人氣壞肚皮，本來那華洋雜處的地方，同外國人接觸的機會太多了，自然而然的，就養成了奴隸習性。有許多混帳的人總是說東洋人好。我問一個車夫，爲什麼東洋兵沒有來就插遍了太陽旗？他說是，這里那一處不是東洋人的勢力，許多人早都希望中國政府坍台，可以少出許多錢，就是我們拉車的也願拉東洋人，他們多們厚道！我聽了他的話，細細觀察街上往來的許多人，都好像太陽旗底下的日子是要好過點一樣。回到旅棧，那棧房老板告訴我，東洋人來了，生意都要好做些，賴帳的也不敢賴帳了，倒是等東洋人來統治的好。這些人早都沒有國家觀念了，還說什麼？少數智識份子都認爲有赤化嫌疑，抓了去，抓去的人，不但沒人敢去保，反說被抓的人不安分，當順民得着洋人保護。多們的好。所以王清合一類的人要說我們不安分了！不過街上的氣象，仍是很蕭條恐怖的。」家珍道：「真是痛心！這是我們的政治不良，人心被別人收買了，你看危不危險！」宗民道：「我在路上聽說東北軍十七團衛文華團長不願投敵，在瀋陽反正，拖了一千多人，逃往三門溝去了。這三門溝距這里有二百多里，我想那地方雖能暫時安身，但山深人稀，糧食很感缺乏，一旦敵人封鎖圍攻起來，那是非常危險的，衛團長這樣有氣節有胆量，值得我們擁護，不如我們一道去歡迎他把隊伍拖到這里來，一面再去聯絡鄰封各縣的棚子，起碼要組織起萬把條槍，才能打出旗

號來。」家珍道：「擁護衛團長做領袖很好，想來他不會不贊成。祇是聯絡棚子，怕有點困難，像大哥這樣俠義有為說幹就幹的人，世間有幾個？最好還是先去歡迎衛團長來了要緊。因為他是反逆抗日的軍官，滿州人民祇要有國家觀念的，很容易激動起來響應的。」宗民道：「哈爾濱的日本軍隊還不多，倒少有殺人的事。瀋陽這幾天情勢不好了，普通人天天有軍隊進去檢查，稍可疑的便抓了去。有仇隙的人家，那簡直鬧得不成樣子，向關內逃難，真不知有多少！恐怕那些口口聲聲說東洋人好的也要跟着逃難了。這也是民族抗戰的一種新刺戟，官兵投降，我們人民不投降，日本鬼子未見得能把我們全都殺死！」家珍忽有所思，凝了一下神，說道：「我想起了，大哥剛才所說的聯絡棚子，我倒有一條路子，那天一個弟兄告訴我，鄭禿毛和錢大塊頭兩起差不多有千把人，有不少的盒子砲，我負責去接洽。如果成功，再請他們去邀約，目前總要養精蓄銳，不可輕動為第一要義，你去見衛團長，我們分頭進行好了。」家珍因為打聽得宗民與鄭錢兩人有仇，所以不便提議叫宗民出頭去聯絡。宗民見家珍很年輕，倒有勇敢，立即拍手贊成。便囑咐家珍道：「鄭錢兩人，極其鄙陋兇狠，平素我們少有通聲氣，我看不慣那種完全強盜動作，所以不齒他們！現在既是用人的時候，祇要他們肯聽我用，改邪歸正，也未嘗不好！你去說話要審慎，不要像我一樣，幾乎脫不倒手。」家珍道：「請你放心！」宗民各自前往三門溝去了。

話分兩頭。

且說易家珍也扮作小販模樣，帶了許多禮物，領着一個弟兄作嚮導，走了三天，才到

魚沱堡。這魚沱堡是產魚著名的地方，從前商業繁盛，近因鐵路一通，許多人都想到大城謀生去，加以匪棚四處林立，這堡上的生意，便一落千丈。腐敗的官吏，把那些匪沒辦法，轉而與匪妥協，官府幾乎祇管稅收一件事了。匪徒爲害地方，官吏祇裝耳朵聾，政治不良，使人民起反感的也不僅這些事。家珍到了魚沱堡，許多人在注意他，看起來他的化裝術有點不高明，不像陳宗民內行得多，有兩個匪徒來釘他的梢。跟家珍的那個弟兄，早知道來的路數，便向那釘梢的人道：「不是毛的，清候鄭大爺，借一杯茶喝。」釘梢的人道：「那條河？」那弟兄道：「老醜。」釘梢的人道：「有交劉沒有？」那弟兄道：「有，有，」家珍里路走里路聽他們談話，雖不甚明白江湖術語，但懂得是在清他的來路。便向那釘梢的人道：「兩位大哥，請你引我們去拜會鄭大爺，有要事奉商。」說着取出陳宗民和自己的名片交給那兩人，那兩人知道是遠客，招呼到一家酒館坐下。叫了些酒菜，請家珍他們吃。

隔了一會，那兩個人轉來說道：「我們鄭大爺有請，趕快走，遲一會，就出門了。」家珍跟着來人走進一個很秘靜的院落，里面有森嚴的待衛看守着門，防備異常周密。那鄭秃毛躺在鋪上抽大煙，有一個年紀大的婦人在打煙泡子，另一個年輕婦人坐在他懷里撫弄，閉着眼睛好像不知道來會他的客已經進了房門。還是家珍先行自己介紹道：「家珍是陳大哥派來清候鄭大爺的。」鄭秃毛依然躺着不動，僅開一開眼簾道：「呵，遠客，請坐，你們陳大哥好？」家珍道：「託鄭大爺的福，很好！」鄭秃毛哈哈大笑道：「老醜平素不屑

和我們往來，哼，現在總是那河水發作了？」家珍見鄭秃毛奚落他，便轉言道：「鄭大爺任俠好義，當然不會同年輕人一般見識。」鄭秃毛道：「你年紀青青，倒會說話，好，有事商量，休息兩天再說。」說着撐起身來在那婦人耳邊，細聲說了一會，忽大聲說道：「不是外人，你就在這里陪着客，我有事，去就來。」那老婦人也跟着去了。

鄭秃毛走後，那婦人便來回家珍獻殷勤，遞茶遞煙，家珍不好拒絕，冷冷落落的周旋她。那婦人屢次藉故來挨近家珍，益發使家珍手脚無措了。最後，那婦人拉家珍躺下去燒大煙，做出許多眉眼，想去挑動這少年的心情。假設稍不正經的人，那是很順便就可以達到目的，使對方滿意。但家珍是什麼人呢？豈是淫棍浪子，一挑可成嗎？當下看見來勢不好，便正言向那婦人道：「請你不要誤會我，這樣把鄭大爺的臉放在那里？」那婦人道：「我告訴你，這是鄭大爺叫我做的。他同小白龍不對，你知不知道？」家珍道：「以往的事，提牠做甚？」那婦人道：「那年老龍做一件對不起他的事，至今還懷恨在心，想藉此報仇。叫我勾引你，等你對我有手脚，他便拿證據來要挾老龍，破壞他的名譽。想不到你先生倒是個正經人，你們究竟為什麼事？」那婦人說明了意思也規規矩矩的坐着了。家珍心里好笑，這秃子的手段未免太卑劣了，連來人的身分都沒弄清楚，就想下黃手，這叫什麼話？便答道：「我的事重要得很，不是陳大哥私人的，而是關係東三省全局的，快去請鄭大爺轉來我們商量要緊。」那婦人笑了一下，轉身入內。

不多一會，鄭秃毛大搖大擺的回來了。假意和家珍應酬，說些不相干的話。家珍忍不

着了，說道：「好漢不吃眼前虧，我來會鄭大爺本不是陳大哥的意思，是我自己想到非來求鄭大爺搭手不行的。」禿毛道：「什麼事呀？說得這樣好嚴重！」家珍道：「爲救國家救民族的事，確也嚴重。」禿毛道：「國家糟他的，關我們屁事，犯不着去管。」家珍道：「現刻已到不能不管的時候了！東洋兵佔領了瀋陽哈爾濱以及沿南滿路各城市，看看東三省全境都要變色了！政府不好，是一回事；民族存亡，又是一回事呀！」禿毛道：「我們沒有用國家的錢糧，那些做官的帶兵的那里去了？」家珍道：「投的投了，降的降了！」禿毛道：「好說，他們都不中用，我們會做什麼？總還東洋人來不是一樣的？」家珍道：「鄭大爺，你才會想；他們當漢奸，東洋人是暫時利用他們來制服中國人。萬一東三省全部亡了，東洋人那能容得下你再在綠林中自由自在的稱代王呢？東洋人最恨東北的匪。他說中國人不會治匪，他來幫中國治匪。到那時，你不管他，他倒要來管你了！」禿毛聽得家珍這段話，氣得從床上直跳起來。

欲知鄭禿毛如何氣得直跳？且閱下回。

第八回 遷地下旗一軍痛哭 殺人獻媚兩縣迎降

話說鄭禿毛聽得易家珍說東洋人要替中國治匪的話，還以爲家珍故意糟場他，氣得從牀上直跳起來，叫道：「你這話是誰說的？老子們搶咱中國人，與他何干？那些狗畜的配來管老子們！」家珍道：「鄭大爺，你請息怒，聽我告訴你！這是日本鬼子的宣傳政策，一

面向中國官兵宣傳，說政府糟糕，雜牌部隊遲早要給中央解決的。二面向中國人民宣傳，說官吏腐敗，不能治匪，他要來另造政權，替東北人民解除痛苦，大家好安居樂業享幸福日子。這些都是堂而皇之的出了布告，那個不曉得？」鄭秃毛恍然大悟，這才轉怒陪笑道：「真的嗎？真是這樣，老子們倒受不下，小白龍的意思是怎樣？」家珍道：「陳大哥是要幹的，本想聯絡王清合發起二十幾縣的棚子，給他一個全面抗戰，響應崔司令保衛國土，收復失地。誰知到哈爾濱去走一趟，那王清合加入了漢奸的集團，陳大哥幾乎被暗弄了！」秃毛道：「老王怎麼不明白這些道理？」家珍道：「見利忘義，是中國人的特性，不然，東洋人有什麼辦法？」秃毛道：「那末我們怎樣組織？依你說。」家珍道：「陳大哥現在已到三門溝去商請衛團長把隊伍開到華龍山，我們擁護衛團長做領袖。只要鄧大爺贊成合作，以你老大哥的名義，號召出去，那就不怕沒人響應了！」秃毛道：「說不上，不過錢大順周成魁柳松山等等小頭目，我號召得動，總可以集合四五千條槍，不會少的。準十天以後，我們大會華龍山。」家珍見說服了鄭秃毛，非常高興，便於次日一早，回山覆命不提。

却說衛文華以前會到過三門溝一次，知道那裏形勢險要，所以把隊伍拖到那裏去駐紮。駐不幾天，才知道地險人稀，糧食非常困難，全體官兵忍饑耐寒的勉強支持着，加以許多難民逃來投奔他，更使文華多了一重過慮。那時龍江抗戰已準備開始，四洮鐵路是崔司令的軍隊把守着的。文華派人探得走黑龍江的道路已有兩條，準備把隊伍拖往崔司令軍前

效力，三門溝決不是久住之地。一面探報來說，瀋陽衛國軍的王軍長，不日要動員第三師全部來圍剿三門溝。文華自忖兵力微薄，不能應戰，便下令向北開拔，且探且走。官兵集合起嚴肅的聽衛團長請述守戰俱不可能的情形，那些難民也個個痛心酸鼻。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肅靜的空氣中，愀然降下，當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的時候，衛團長竟號洵慟哭，里路叫里路跳，官兵們也被他感動得大哭失聲，一時這悲壯的聲音，響震山谷，天地都爲之愁慘了。

有些年輕的下級軍官，激於義憤，不肯退走，便大聲喊道：「我們前後無路，與其拖死，不如戰死，死了也痛快，我們就戰死三門溝呀！」衛團長見大衆甘願死戰，格外興奮。但想到徒作無謂犧牲，便減少一分抗敵的力量，永遠不能報仇雪恨，不過多耗費敵人幾粒子彈罷了。正要向各官兵解釋這番道理，忽見陳宗民起來，衛團長轉身詢問他的來歷。

宗民一見文華氣概悲壯，聲音宏大，心想有氣節的英雄，自有一種特異風度，立起敬畏之念。便上前自己介紹道：「我叫陳宗民，因預料團長在此地不能久駐，特地趕來謁見，貢獻愚忱！」衛團長驚問道：「你怎麼知道我要走？」宗民道：「這三門溝地勢險阻，本可以固守，前面這山峯，便是天然的好砲壘，祇需一排人扼守着山口，再有四挺機關槍，至少可以擋着幾千人的來路。不過，這是個死地，周圍附近三四十里，不到兩百家烟戶，都是窮人，糧食一項，頂成問題，一被封鎖，不消半月，便會活活餓死。所以匪棚子都不敢住在這兒！」衛團長道：「你的地形倒還熟悉，究竟走黑龍江要走那條路才對？」宗

民道：「目前團長想到黑龍江，也是有見地，不過要經過四洮鐵路線直插吉林的西北角，途程有好幾千里，等到進達鐵路線，難免鐵路不被敵人控制了。到那時，以疲乏之軍去迎勁敵，無異去送死，我爲團長設想，還是打斷這個念頭爲是。」衛團長道：「除了這樣，有辦法？」宗民道：「我們的敵人，不久會全佈滿洲地面，我們祇要有抗戰的力量，隨地均可以立脚，不一定要集中一點，才能作戰。我在華龍山準備了一兩年，特別訓練馬隊，作游擊用的。聚屯的糧食，足夠一萬人吃半年有餘，團長如果不到黑龍江，就請暫到華龍山駐紮，將來設法破壞了四洮鐵路南段的交通，便可以與龍江通聲氣，而且在這一方面牽制敵人，於崔司令作戰也有莫大的利益，團長以爲怎樣？」衛團長道：「能夠這樣，那更好了，難得你這樣義氣！」宗民道：「爲國家，爲民族，是義不容辭的。我雖爲匪，也頗解大義，我們願意擁護團長做領袖，一切受團長支配，服從紀律與指揮，永遠改邪歸正了！」衛團長正在進退兩難，得宗民前來解交，便覺前途有了光明。

當下衛團長把宗民給部下官兵介紹了，大家欽佩宗民俠義，都很高興開到華龍山，全體向宗民敬禮致謝，宗民在軍號悠揚聲中辭去衛團長先行回去佈置，衛團長，率領部隊及難民等隨後啓程，不在話下。

且說牛軍長自稱衛國軍總司令後，將所部編成三軍，計九個師，兩個獨立旅，一個警衛旅，兵力擴充到十萬人以上。這新增的七八萬人，一時怎能招募足額？祇好在日軍佔領的縣份強拉壯丁來編制。那時吉林遼寧兩省的省軍早已被日人收買，叛變了。祇有黑龍江

全部還在崔司令統治之下，宣布抗戰旗幟，準備與敵人廝殺。在日人想來，祇等大局佈置就緒，區區一隅，萬把軍隊是不難迎刃而解的。日軍便在遼吉兩省鐵路沿線橫衝直撞，佔據了不少的城市，根本有許多地方不戰而陷，仍是交由叛軍就地防守，免得人民起來反抗，難於收拾。

那牛總司令忙着招兵，整編隊伍，那里有心作戰？宣傳要進剿三門溝，始終沒有派一個兵去，這却給予衛文華他們許多發展的機會。各地民衆感於亡國慘痛，韓國人就是他們的榜樣，不願作奴隸的人們，自動組織起來，發動小規模的運動戰，出沒無常的向叛軍擾亂，叛軍待要正式追擊，已經跑得沒有人了。認爲是些鬍匪，但是無法應付。在遼吉東南部漸有部伍整齊的義勇軍出現，一天一天的聲勢浩大起來。那些義勇軍以前是民團，每家都有一兩隻槍，由保衛鄉里的觀念擴大至保衛種族的觀念，每與叛軍作戰一次，義勇軍總是越裹越多。日本鬼子那種欺騙民衆的宣傳效力，漸漸的等於零了。

你道是什麼緣故？原來法庫與康平兩縣，距離瀋陽不遠，平素是號稱匪藪的。當瀋陽陷落時，許多難民便向這兩縣逃匿，以爲等政府出兵收復失地後，再行回去。加以偽總司令在瀋陽城大招兵丁，許多人都是抱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志願，規避這混帳的兵役。法康兩縣在一星期內，增加了好幾萬人，流落的難民，在縣城裏乞討爲生。兩個渾蛋的縣長，奉偽總司令的命令，把這些難民一概擋住，設起臨時收容所，不許街上有一個難民，說是維持秩序，難民們感激不已。

後來押解難民到瀋陽當兵的消息傳出，羣起大譁，那康平縣長李守恆恐生事故，率性把那一千多壯丁弄來押起，派保安隊武裝防範，不許走脫一人。這一來激動了城內各機關法團的公憤，羣往縣府，質問李守恆。守恆一見情勢汹汹，知道有些不妙，便吩咐出來，叫他們推舉代表進去談話。當時大家沒法，祇得推教育局長王一如與商會主席周心初兩人前去會李守恆。王一如道：「縣長是地方官吏，應當要愛民如子，怎麼把別處逃難來的人弄來拘押起？恐怕別縣人聽了笑話！」李守恆道：「這是總司令的命令，那里是我們的意思？」周心初道：「縣長是政府的命官，牛璜受東洋人支使叛變，怎麼能受他的指揮？」守恆道：「各位有所不知，如今做官，應當通權達變，現在省政府已不能照我們的開了，誰能命令我，我便服從誰的命令。」一如生氣道：「中華民國的官吏，能夠服從日本人的命令嗎？像縣長這種論調，那中國就算完了！」守恆也羞惱成怒道：「我並沒有奉日本人的命令，你要弄清白，你也是個官，敢在我面前胡鬧！要想放人，那做不到。」說着喊勤務兵打電話叫保安隊派一分隊人到縣府來。兩個代表見守恆態度強硬，不得要領而去。

這消息傳出去，便驚動了法庫縣河橋舖一位民團隊長金永光。這金永光是個學陸軍出身的，因為家貧親老，而又鄙棄武人生活，不願五馬六道的夥着鬧當軍閥。畢業後，便回鄉間種地，奉養母親過着清苦的日子，倒還過得慣。那河橋舖的民團事務，一般父老都推舉永光主持，永光託不過衆人的情，不免盡一點保衛桑梓的責任。他率領的隊了，祇有五十名，但訓練得比正式軍隊還精悍，曾經同土匪打過幾次仗，土匪都怕他，一聽見金隊長

來了，總是駭得沒命的跑。

這金隊長那天進城聽說法庫也是同康平一樣，把那些難民捉來關起，要押往瀋陽去當兵。頓時無名火冒起八千丈，想道這些狗屎官官，太不要臉，真該拿來打死！便一口氣跑回河橋舖，向那些左右鄰居談論這事，東北人都是富有同情心的，尤其是鄉下人不比都市上的人見利忘義，當下齊聲請金隊長帶隊伍進城去劫監，把那些難民通通放出來。

永光見大眾憤慨，便集合起那五十名隊丁，向他們講魏縣長投降敵人，我們便要當亡國奴了，我們要打倒漢奸，去救出那些難民同胞，才是我們的天職，看着我們也要逃難了！大家還不起來誅殺叛賊，更待何時？衆隊丁個個咬牙切齒，大喊殺賊。永光叫隊丁們一律便衣手槍，在傍晚時分，一個個混進城去，準定在縣府門前的空壩上集合，見機行事。

永光等隊丁各自分散後，趕速進城，直向縣府走來。那時天色尚早，保安隊還沒有收操，那一百多人全是空槍，在那里跑步跑得個個氣喘。永光雜在閒人中看下操，等到隊丁差不多到齊了，便用右手一揮，幾十名隊丁，發一聲喊，衝入操場，取出手槍，向天放了幾響，大叫保安隊繳械。那保安隊突如其來的聽見喊繳槍，以爲是匪，身上沒有帶子彈，不能還擊，祇得各自把槍桿架起來。永光喝令他們舉手整隊站住，不許動，把槍口向着這些保安兵。圍看下操的閒人們怕事，各自跑了。

這時候，永光見保安隊被他們控制了，便派十幾個隊丁衝進看守所，把里面拘押的難民以及各監里的男女囚犯通通放了出來，街上的人家生怕匪人搶劫，各自逃回去緊緊把門

關上，那些難民和囚犯不明真情，跑出來到處亂竄。永光高呼弟兄們快來拿槍，那些難民那里肯聽？一時秩序大亂，永光鎮壓不住，心想既已達到目的，也祇得跟着衆人，退出城去。

誰知走到城門，城門已上了鎖，一個守兵也沒有，祇是無法打開。那保安隊跑回去拿了子彈，分向四門追趕，捉拿匪人。永光見保安隊從後趕來，祇得率隊回師應戰，那些難民和囚犯一見城門關閉，一時情急，跳城墻逃命，摔死跌傷的不知有多少。

永光一面迎敵，一面叫隊丁設法開鎖，想到彈盡援絕，便有被擒的危險，他本是有作戰經驗的，很敏捷的挖起許多石板掩護着身體，向敵人還擊。那保安隊愈來愈多，槍聲聯珠般亂響，恐怖的空氣圍繞着這城門一角。好容易打開了鎖，正想退出城去，誰知剛開城門，城外忽然一排槍聲，向門打來，把那開門的隊丁打翻了。永光看見內外夾攻，急叫將城門關上，知道非死里求生，不能衝出重圍，便一身當先，發聲喊反向敵人的陣地衝去。保安隊見永光指揮反攻，自己所用的是步槍，別人用的是盒子砲，一時心虛，拚命的四下狂奔。永光也不去追殺，立即率隊改由西門衝出。那西門却沒有關，是保安隊剛才開出謀斷永光後路打開的。恰巧永光率隊也走這條路，才脫險出城而去。保安隊隨後追趕一程，見去遠了，才轉去把那些難民囚犯被跌死的首級，割下十幾個回去報功請賞。

當出事時，那法庫縣長魏中駭得面無人色，幸虧兩個勤務兵扶着翻到一個賣糕餅的老婆子家躲着，永光本沒有打進縣府，得以僥免，但是縣府那些衙役乘勢搶了魏中不少的東

西，損失却不小。

事平後，魏中回到縣府，發一個電報到瀋陽偽總司令部呈訴一切，請速派大軍前來鎮壓。總司令回電來罵他不小心，問他要人，不管。這魏中本是個老於做官的，見總司令動了怒，祇得設法彌補。秘書給他打了一個主意，就借清查匪人爲名，派保安隊四下清鄉，把鄉間的難民認爲有嫌疑的，一概當爲匪人捉來關起，何愁交不出人？果然，魏中照計行事，不到三天，看守所里依然關起了比從前還多的難民。全縣知識份子，覺得魏中這種辦法，太傷人道，羣起反對，魏中一概不理，管你說情也好，請願也好，總是不來氣。

魏中一面呈報總部說脫逃的人犯，業已按名拘獲，一面密函康平縣長李守恆嚴加戒備，恐奸人搗亂，再有劫監的事發生。守恆便把王一如周心初一共十三人捕來關起，加以擾亂治安罪名，聽候發落。

不兩天，偽總司令電知法康兩縣長，說是關東軍司令的命令。派荒木聯隊進駐康平指揮剿匪事宜。李魏兩縣長勒令市民懸掛太陽旗，貼出「中日親善」，「中日兩民族合作」一類舐肥的標語，以示歡迎。荒木率一聯隊先到法庫，李魏兩縣長約着親自出城十里迎候，雖沒有肉袒牽羊，那種種搖尾乞憐醜相，却也夠受了。荒木騎在馬背上微微領首，沒有下來。兩個渾蛋趕緊呈上所捕難民名冊，以及兩縣紳商代表王一如等二十餘人的名單。荒木接了，兩縣長隨同入城，看見滿街插起紅膏藥旗，稱讚李魏兩人辦事不錯。當即命令把這二十幾個代表槍斃，兩千多難民一律解往瀋陽總司令部編制，補充兵額。李魏兩人忙答

「遵命辦理。」荒木道：「我是奉命來進剿華龍山股匪的，決定在法華寺駐紮，祇要你們努力，將來會給你們好處的。」魏中道：「謹遵台命。」李守恆道：「還要望貴聯隊長栽培。」李魏兩人跟住送荒木到康平西南五十里的法華寺去，並且送去許多慰勞品。荒木便去自動計劃進攻華龍山，兩縣長各自回縣聽命去了。

欲知荒木如何進攻華龍山？且閱下回。

第九回 輯撫流亡大張義幟 自告奮勇小技鋤奸

話說荒木吩咐魏中李守恆各自回縣辦理政務，把他的軍隊駐紮在法華寺附近一帶地方，準備向華龍山三門溝兩處進攻。這法華寺在康法兩縣分界處，為走華龍山必經之路。左邊可以控制三門溝的背面，右面接應由瀋陽前進的大軍，區區小匪及一點叛軍，不難一鼓蕩平。一面買眼綫偵查華龍山的虛實，一面嚴令康法兩縣籌辦糧米接濟軍食不提。

却說衛文華進駐華龍山的第二天，恰巧易家珍也在魚沱堡接洽好了回來。大家見面，非常親熱。文華見家珍人很年輕，辦事却有理路，更加欽佩。陳宗民便把組織全局的話提出來，請文華定奪。文華道：「我們都是為國盡忠，大家商量辦理好了！」家珍道：「行軍不是玩的，應當要一個首領，我們因為仰慕團長忠烈，所以才歡迎來指導我們。拿軍事經驗來說，也要團長做領袖才合宜。」宗民道：「我在三門溝就會經表示過擁戴團長的，請團長不要客氣。」文華見陳易兩人的詞意誠懇，也不好再好拒絕。便道：「那末喧賓奪

主，我祇好從命了！我們不在形式而重在精神，大家如親弟兄一樣不存私心，在軍事上我暫負責任好了。」陳易兩人非常喜歡，當下他們便把「人民自衛義勇軍」的名稱決定了。

這個系統是這樣規定的，司令以下設大隊，一大隊設三中隊，一中隊設三分隊，分隊五十人，中隊一百五十人，大隊四百五十人。人數增多，擴充成若干大隊，不受限制。這種配備最適宜於游擊作戰，比正規軍的編制強得多。衛團長的部隊，編為四大隊，陳宗民的基本隊伍，編為五大隊，新收容的難民，暫編五個預備中隊訓練。衛文華任司令，陳宗民任參謀長，易家珍任宣傳部長，薛元熙任組織部長，田仲侯任總務部長，金玉聲任訓練部長，馮如海任運輸部長，蔡繼盛在執法部長，鍾孝寬任醫務部長，分派已定，正式發表。使各人能夠盡其所長，專負一部份責任。全體官兵，歡聲雷動，打破了幾日來沉悶的空氣。

第二天，衛文華用司令名義集合起所有的官兵演說，尤其是易部長口如懸河，把救國救民的主要任務，說得個淋漓盡致，末後說到漢奸賣國的醜惡，自己將要如何大義滅親，沉痛的說了一遍，聽的人個個感動得落淚。

散會後，忽然警報回來。法庫康平兩縣迎降日軍。日軍荒木聯隊長帶了一千多人駐紮法華寺。瀋陽牛總司令動員一師兵力進攻三門溝。——這許多驚人的消息。

衛文華當即召集各部長會議應付方策，首先說道：「我所以放棄三門溝，即是防兩面夾攻，沒有退路。現在我們走了，他們恐怕還不知道？最好等日軍立腳未穩，我們先發制

人去攻法華寺，他們人數不多，想來可以對付得下。」宗民道：「我們這里雖然有險可憑，如果受敵人大軍圍攻，那是毫無辦法的。司令說先發制人，按着這一頭火，實爲上策。不過日軍這支隊伍是負有善戰盛名的，人固不多，但是器械精良，我們無論如何只可以智取，不能拿人去拚死。我想，先派一隊便衣繞到康平去暗攻縣府，造成恐怖空氣，等日軍派兵救援，我們出其不意從後襲擊，另派一支人去奪取法庫縣城，使敵軍首尾不能兼顧，把他們分化了而消滅之。我們得手後，再行擴充實力，就是瀋陽正面大軍前來，亦足以應付了。」文華拍手道：「這計劃很好，我們準定這樣做，只是誰帶便衣隊去？我想縣城的警戒一定很森嚴，如失此一着，就全局推翻了。」宗民道：「我帶隊伍去！」文華道：「你是幹部人員，萬一有失，怎麼好？」宗民道：「事到而今，也顧不得許多了！請司令下命令。」文華也覺得沒有相當的人，祇好派宗民去，另派李黃兩大隊長進攻法庫，佈置已定，分頭進行。

單說陳宗民率領便衣隊三百人，化裝成難民模樣，把手槍暗藏腰間，有的負着雜件，有的挑着行李，各種不同的狼狽樣兒，星夜繞道向康平進發，說是由長春逃難來的。宗民假充難民代表，先到東門口去交涉，要求進城謀食。那守城的保安隊見天色將晚，不准進城。宗民再三哀懇，那隊丁說沒有命令，不能通融。說時提起槍筒做出要用武的姿勢，旁邊一個老者暗向宗民道：「我勸你們倒是不進城的好，今天還解送五百難民到瀋陽去當兵呢！」宗民道：「未必中華民國的國民連逃難都不准逃嗎？」老者道：「難道你不知道東

洋兵已經佔領了這縣城？你往那裏逃？」正在你爭我嚷的時候，巡查隊來了。那巡查長問明情形，說道：「好，你們來得正好，跟我進去。」便叫十幾個隊丁監視着宗民所率領的這一百多人，跟跟跄跄向城里走。那巡查長以為又可以報請解人，也算得是一筆大功。暗自好笑。

宗民跟着進城，沿途細細察看形勢，一直進了押所，簡直同犯人一樣，不准自由了。宗民想道，老者的話真不錯，這成什麼世界？幸虧沒有來檢查他們，看押的人祇吩咐他們靜待着上峯的命令，明天自有發落。門外一排武裝兵守衛，不准難民們交談，更不准隨便走動。

到了夜半，看守的兵像是疲倦了，在外面階簷上橫豎的倒着睡，站崗的兩個也站着打盹，連噤噤的聲息都沒有。宗民見時候到了，便在押所發一聲喊，那些弟兄們那裏是睡着？便一齊拔出手槍奪門而出，畢畢剝剝一陣亂打。那一排看守的兵完全打死，有些驍勇軍們把手槍依還插在腰間，搶奪了守兵的槍彈，向縣府進攻。又在縣府門前放起火來做信號，城外接應的部隊，分四路攻打城門，殺聲震天，城內的保安隊不知來了好多敵人！一時摸不住頭腦，又無指揮的人，無心應戰，各自棄械逃命。

宗民首先攻入縣府，恰值李守恆正在打電話，宗民照准右勝就是一槍，電話筒跌在地上。守恆倒地求饒，宗民拾起話筒一聽，那邊問道：「你是李縣長，什麼事？」他聽得清楚是一個剛會說中國話的日本人聲音，便假應道：「是的，你是那位？」那邊答道：「我

是聯隊長。」宗民道：「此刻有大股匪徒攻城，請速派大兵救急！」荒木道：「我這里定於明晨拂曉大舉進攻華龍山，你們死守縣城，我打電到瀋陽調人來好了！」宗民聽說明晨要攻華龍山，非常着急，便道：「此刻匪人快要進城了，來了一千多人，等不到瀋陽救兵就完了，請聯隊長快來救援。」荒木道：「我跟着準備出發，明晨九點鐘前準到！」宗民聽完，把話筒一擲，回手一槍結束了李守恆的性命，把守恆的私蓄一萬多塊錢，一併沒收去。

當時，因為縣長被殺、保安隊逃光了，沒有人抵抗，槍聲漸漸的停息了。天將發白，人民見沒有四處搶劫，胆大的便出頭探聽，一看不是匪徒而是義勇軍，大家歡呼起來，一律把大門打開，掛出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表示歡迎。宗民便向民衆道：「日本軍已得消息，馬上要來救援了！我們是華龍山人民自衛義勇軍，你們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快跟我走！」那些民衆，平日受李守恆的壓迫剝削，已弄得痛苦不堪，加以前幾天無故搶殺王一如等的慘酷行爲，更爲寒心，一聽守恆被殺，無不拍掌稱快。當即隨聲附和道：「我們願去當義勇軍！走呀！大家當義勇軍去！」宗民道：「日本兵快到了，我們要迎上前去打仗，你們快走！」衆人各自往華龍山投軍，不必細說。

這里宗民指示了衆人的去路，自己帶領隊伍趕到距城十五里的金剛嶺埋伏，準備迎擊。那里是一帶森林，山坡本不甚高，有一條狹路，可以扼守。由山坡下望，七八里內外的動靜，看得清清楚楚。果然日軍來了，不到兩百人，宗民心想這幾個人也要來解圍嗎？那

日軍却很機警，先有十幾個尖兵在前兩里路遠近沿途搜索探路，大部隊緩緩前進。宗民見尖兵逼近了，便命令放槍把那十幾個人打死，後面的日軍聽到槍聲，便一下散開，成一條散兵線，潛伏着，還擊，向這森林取圍攻的形勢。敵陣中忽然發出無數小鋼砲的聲音，向着路口的兩面山峽打來，一望才是新增加的砲隊。這樣激戰兩個時辰，義勇軍被鋼砲轟擊，傷亡了三分之一。但宗民指揮作戰，益發神勇。誰知側面敵軍由左翼抄來，奪得山頭，使義勇軍的掩護完全失掉，宗民不得已，便由右翼衝開一條血路，繞道接應法庫去了。

原來荒木正要出發的時候，忽接法庫警報，說縣城被義勇軍攻下。縣長魏中率領保安隊在郊外督戰，是被義軍聲東擊西賺出城的。各軍佔了縣城，魏中不能轉去。義軍越來越，保安隊無力抵抗，祇得奔往法華寺求救。荒木遂分兵一少反攻法庫，僅派三百多人來救康平。

衛司令統率大隊正向前進，忽見一羣難民狼狽跑來，攔住一問，知道康平已得手，日軍開去救援的不少。文華便分兵一部直撲法華寺，自領二三大隊逕向康法兩縣殺來接應。那李黃兩隊長在東，陳宗民在西，正爲日軍酣戰，突然加上這一千多人的生力軍，喊聲大作，滿山遍野，皆是義軍旗號。日兵不知來了多少人，路徑又不熟，紛紛向東潰退，遺失的器械真不少。法華寺的日守軍亦被張隊長解決了。魏中被亂軍殺死，踐踏得不成人形。保安隊願歸降義勇軍，康法兩縣遂爲義軍先榮的收復了！

且說日軍荒木聯隊長驕縱輕敵，被義軍擊潰之後，龍江的崔驥司令正式向哈爾濱進攻

了。那關東軍司令鑒於荒木挫敗，有損皇軍威嚴，不肯調日軍再去犧牲，便叫牛總司令負責籌劃這條路綫的戰事。第一軍駐永吉，第二軍開錦州，第三軍開哈爾濱應戰，總司令部移駐長春指揮軍事。

同時，吉林省軍被日方收降的也有三萬人左右，委許銘善爲第一路司令，王化成爲第二路司令，葉元龍爲第三路司令，張安福爲第四路司令，直接受關東軍司令指揮。吉林省迅速陷落，也是這幾位司令謀升官發財斷送了的。

但是軍閥賣國投降敵人，人民並不跟着糊塗。各地民衆的武裝組織便遍佈于吉林東南部。日軍祇在鐵路沿綫駐兵鎮壓，這四個司令便做專門仇殺義勇軍的工作。人民在這些劊子手下犧牲的，真不知有多少千千萬萬？那知民氣是抑制不住的，被殺的越多，而仇恨的心理更加深。反抗的情緒更爲緊張，大家都知道做亡國奴沒有好日子過，全部被迫着加入義勇軍，去打死幫助日本人殺中國人的叛逆。

吉林的義軍組織叫做「東北義勇軍」。領袖劉明友是東北軍裏退伍的老軍官，他的三個兒子都被日軍捉去殺死，他氣憤不過，正拚着老命來父報子仇。因爲明友在吉林很有聲望，所以不到兩月，便統率了二十七支隊義勇軍，到處與叛軍爲難，神出鬼沒的弄得叛軍疲於奔命，奈何他不得。他的實力，確與四路司令的人馬不相上下。

關東軍司令看到這些叛軍太不中用，又怕劉明友的勢力一天天龐大起來不好收拾，便想到飛機大砲的用途了。增加了板田師團全部兵力協助叛軍作戰，調了許多飛機大砲，到

處轟炸，一村又一村，一鎮又一鎮，祇要人煙稍密的地方，都給他炸成焦土。那意義很簡單，恐駭人民不要去當義勇軍，使義勇軍也沒有躲藏的處所。總之，中國人民不當奴隸就該死，這確使東北義勇軍受到威脅了！便改向山林中去隱匿，暫時可避轟炸的目標，在接濟上遂發生了很大的困難。但義勇軍是不怕吃苦的，做武士能夠自由打殺瘋狂的狗，做奴隸便有隨時隨地被瘋狗咬死的可能！這些淺明道理，每個義勇軍的武士都能明自了解，無論什麼困難，都能設法克服。飛機大砲轟炸的結果，除了沿鐵路線各城鎮有少數人怕死屈服外，鄉村的武裝民衆，依然是流動的遊擊，使敵人測不到他們的住所和陣地，所以越炸越多。日本鬼子也感覺到中國人不是轟炸得完的，便想出招降劉朋友的辦法來。

這劉朋友是民族英雄，恨不得食肉寢皮的去報復敵人而甘心，怎能受敵人的誘惑和利用？這未免太侮辱中華民族了。劉朋友當下接到關東軍司令的勸降書，真氣得七竅生煙，大罵道：「這羣瘋狗真欺上門來了！你以為中國人都是見利忘義的嗎？我劉朋友一息尚存，決不與你甘休的。」這時，忽然進來一個弟兄名劉三的報告道：「報告司令，部下聽得敵人來信勸降，真人氣壞肚子。不說司令氣憤，就是部下也不能忍受這恥辱。部下有一個主意，不各將計就計回他一信，說要降可以，但得與牛總司令接洽，要顧全中國人的體面，司令便派部下冒充長官帶着公事前，去會那牛璜。部下以前學過拳術，有點穴這門絕技，等會見牛璜後，給他一點，把他弄死，也算得為國除害，使賣國賊寒心。部下雖死，總算出一口氣。」朋友道：「你志願雖好，不過鋤殺個把人，漢奸惡賊多得很，殺死一個，有

什麼用？」劉三這：「趁此機會能夠除一元惡，總要減少一個民國的罪人，不能說沒有影響。」明友見劉三意志堅決，只得應允。當即回信，說好意奉領，祇是要同牛總司令商量條件。信送去不久，果然得到衛國軍總部的公函，請明友派人前去接洽。明友便給牛璜寫了一封私函，交與劉三帶到長春去。

劉三裝成一個隊長模樣，帶了幾個弟兄前往長春投遞文書，自稱是東北義勇軍長的代表。經過副官們幾次檢查，身上別無寸鐵，便放心引去見譚參謀長。譚明鑫問劉三，劉明友到底提了些什麼條件？劉三道：「須得會着總司令密商。」譚明鑫無法，因是關東軍司令的意思，不好裝瘋，祇得引見牛總司令。那牛璜在辦公廳後面另闢有一間密室，平素不許人隨便進去，當下特別允許劉三的要求，在密室里召見。劉三坐下，從懷中取出文件交給牛璜的時候，使用力在牛璜的左腕上點了一下，牛璜便入定了，筆立的挺坐着不動。劉三起身出來，大家坐在那里等消息，以為商量完畢，拉着寒暄，問長問短，劉三也不便告辭就走，忽然密室內電大鈴響，一個弁兵進去接電話，一回頭見牛璜坐着僵了，已經沒有氣，手中仍握着劉三交給他的公文，便驚得大喊起來。劉三見勢不佳，拔步逃跑，剛跳出辦公廳的門，被一個弁兵拔槍指着不許動，劉三眼靈手快，一脚把那人踢翻，順手搶得手槍，一路打出。

欲知劉三逃脫與否？且閱下回。

第十回 據險守要出死入生 拚命衝鋒報仇雪恨

話說劉三見殺害牛璜的事實，被人發現，便搶得弁兵的手槍，奪門衝出，想得僥倖逃脫。總部的衛兵聽見槍聲在響，登時前後警戒，捉拿兇手。那辦公廳的弁兵，一齊向劉三追趕，被劉三回頭打翻了兩個。忽然從側面一彈打來，正中劉三的右膀，手槍掉在地上。劉三見包圍重重，知道是不能跑脫的了，便高呼：「打倒漢奸，」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萬歲！」口號沒有喊完，兩肩已被那些兵士們捉着了，不能動。

那譚參謀長見牛璜是被點穴死的，心想還可以有解救的希望，便跑來向着劉三說道：「弟兄，你被我們捉着了，祇要你能夠救了總司令，我敢保證決不為難你。」劉三哈哈大笑道：「好容易才得了這手刀漢奸的機會，哼，你以為我還想活嗎？我恨不得把你們這般狐羣狗黨一齊弄死。隨你們把我怎樣。」那軍法處長道：「你要是不答應解救，我就要用刑了！」劉三道：「怕你用刑我就不來了！任便你們這羣狗把我怎樣擺佈，充其量，把我弄成醬弄成灰！老實告訴你這狗，既要做，就不怕死，中華民國的國民都像你們一樣，那還有什麼希望！哼哼！」說着把眼睛閉着祇管冷笑。那傷口的血，流溼滿臂，不住的湧出來。劉三這時惟求速死，他覺得多看漢奸們一分鐘，便多一分鐘的恥辱。那軍法處長見劉三倔強，要盡審判能事去拷供，用盡了種種苦刑，劉三始終沒有一句話。他在痛的時候，便把「中國」代替「噯呀」，一直到呼吸斷絕為止。看的人被劉三的忠勇所感動，都嘆

愧不置。

牛總司令被戕的消息傳出，大小漢奸無不驚惶失措，各自嚴密戒備，關東軍司令回電，總司令一職，暫由第一軍軍長王桂露代理，繼續指揮作戰。以觀後效。牛璜的善後，一概不提。

那時，東北叛軍各部下級軍官，漸漸明白東洋人是在騙他們了，祇是行動受日人監視，早都失了自由，等於被押着驅上前線去殘殺自己的同胞，非常後悔。有些官兵在作戰的時候，指着天亂放槍，如果監視稍鬆，他們便跑到義勇軍方面來投降。那王代總司令見官兵逃亡甚多，便心生一計，叫官兵們具結，以全家性命担保，逃跑的，全家槍斃，定為戰時特別法令，強迫執行。把以前逃跑那些官兵的家屬，行文各地，一律清查出來，不問男女老幼，殺得一個不留，以為警戒。這慘酷的法令，也生了一點效力，把各部反正的情勢暫壓下去。

且說法華寺的日軍被衛司令率部擊敗，退到昌圖去集合，檢點人馬，損失過半，輜重槍砲，一概丟光。那荒木心里懷恨，誓報此仇，便向關東軍司令乞援，請補充兵力，再圖反攻。當時龍江崔司令進兵攻下呼蘭，哈爾濱非常吃緊，關東軍司令正忙於應付。而吉林的東北義勇軍劉明友部又極活躍，且有刺殺中總司令事件發生，亟謀討伐要緊，便調荒木聯隊回瀋陽整理後，加入吉林作戰。一面飭衛國軍第一軍嚴守開源昌圖一帶要隘，免衛文華部與崔劉兩軍取得聯絡。

東北義勇軍受到日軍飛機大砲的威脅，便將司令部移置吉南牡丹嶺山中，據長白山的要隘，形勢非常鞏固。日軍飛機大砲雖然天天不斷地向着那山林轟炸，沒有用的，反而增加了義軍抗戰的精神。這一部份的軍食，是仰給於吉東吉雅河一帶的。牡丹嶺東北部有一座敦化城，距離不過兩百里，是劉明友對吉西用兵在戰畧上必守的要地，從前許銘善在這里駐防，是被劉軍趕走的。關東司令既要計劃着消滅劉明友部，便以主力來攻取這縣城，激戰兩天，劉軍因爲武器太差，不宜於作陣地戰，便撤回牡丹嶺，固守着山麓障地。日軍也不再來追趕，進得城去，貼出安民佈告，說是祇要歸順的人民，都不咎既往，勸民衆安居樂業。那些有身家的老百姓，紛紛返城，有一部份愛國的壯丁，便跟同劉軍逃上牡丹嶺去了！

第二天，日軍闖上城門，聲言搜查奸細，那些討好日軍的保甲，引導鬼子兵挨門挨戶去盤問。先問你家里有好多人，如果答得不符的，便把家長押了去，限期交人，逾期交不出人的。就認爲通敵，挨門剿殺乾淨。街上密佈了警戒，不許一人走動。那些家里有人逃走的，祇好坐在屋里等死。殺了三天三夜，鬼子兵還覺得沒有痛快。

這其中有個老頭子名叫李阿順的，家境貧困，在敦化城里，做糕餅生意。他有兩個兒子，因爲在家里不能養活，千方百計託人介紹到瀋陽日本紗廠去作工，曾寫信回來說，不久可以兌錢回家，老頭子當然很高興。誰知鬼子兵打到敦化來了，李老頭以爲自己的兒子都在東洋人那里，滿不在意。那條街的甲長李洪興從前曾想估買他那幾間房屋，被李阿順

的大兒子阿金吃醉了酒，竟因口角把李洪興打了一頓。洪興懷恨在心，便借鬼子兵的刀來殺這老頭子。那日兵問李阿順道：「你的兒子在那里？」阿順忙道：「兩個都到瀋陽去了！」日兵道：「幾時去的？」阿順道：「去了不到半年吧！」李洪興插言道：「那天我還看見阿金的。」日兵怒道：「你這老狗，快把你兒子交出來！」洪興道：「阿順，你不用隱瞞，交出來，就沒事的。」阿順急道：「阿金阿銀兩個不都在日本紗廠作工嗎？前月還有信來。」日兵道：「信在那里？」阿順趕忙走進臥房去找信，找了半天，沒找着，急得呆了。日兵道：「跟我們走！」阿順道：「我們已經歸順了，未必還敢造反不成！」日兵道：「你這老狗，不准你歸順，你便怎樣？」阿順被日兵打了兩槍托，俯首跟了出去。他的老婆子同一個十七歲的女兒，知道老頭子這一去，凶多吉少，死命出來拉着不放，哭着倒成一堆。那日兵一看李小紅臉兒長得不錯，兩個人狠命地架起開走，另一人舉着槍口，對準兩條老命，祇消兩響，便永遠不能叫哭了。

敦化城里的老百姓，像李老頭了這樣被殘殺的，至少有一半。稍有積蓄的人家，在檢查時候，一概搶得精光。糧食也通通搜索了去。說是要加以統制，才免得接濟敵人。家里藏有武器的，都指為有通敵嫌疑，就是有一把刀，也不免受牽連，幾乎人人都有被殺的資格了！每十戶有一個兵監視，街上滿架着機關槍，要有漢奸保證的，才可以領得一個通行證掛在胸前，註明姓名年齡籍貫住址，不得冒用，那便是生命牌，沒有通行證的不准在街上行走，起初一個通行證僅取登記費一元，從來竟漲到十三四元，還不容易得人保證而真

到。街上做生意的，通通是漢奸在活動，買不到通行證的，錢既被沒收了，糧食又斷絕，一家家逼得懸樑投井的，又不知道有多少人？街上滿是荒涼景象。

間或也有漏網逃到牡丹嶺去當義勇軍的人，把這消息傳給那些以前逃亡出去的人聽，一個個咬牙切齒，想到爲了自己一人，全家被害，相向圍着痛哭失聲，大家商量拚命反攻進城，報這仇恨，就死也死在一路。這些義勇軍參加本不久，劉司令還在叫他們練習打靶，作預備軍。沒有正式編入支隊。當下這幾百人聯名要求劉司令准他們組織敢死隊，殺回敦化城報仇。劉司令撫慰衆人，要待時發動，不可作無謂犧牲。誰知這幾百人報仇心切，不等劉司令允許，就在那晚上秘密組織起敢死隊，悄悄出發了。

劉司令聽得這幾百人業已出動，不好再來阻止，便增派新由天寶山開來的第七支隊隨後趕來接應，乘機奪回敦化城。

這幾百敢死隊的指揮是一個青年學生，名叫余化龍。他雖不懂戰術，確很勇敢。當他們進行到跑敦化城五十里的地方，被日軍的搜索部隊發現了。他們個個精神抖擻，真是仇人看見，分外眼明，發一聲喊，取了一個包圍形勢，向前撲去。日兵僅有一小隊人，一見來勢兇猛，便架開機關槍掃射，但是來不及了。余化龍一身當先，一彈打入腰部，登時便撲下去，腸子流出一長節。他連忙將腸子納入傷洞，取下頭上紮的布帕，攔腰一捆。嘴里不住的喊道：「衝呀！衝呀！」他捆好腰帶，一躍站起，跟着弟兄們衝上前去。大家揮着明晃晃的大刀，見人就砍，日兵見機關槍失了效力，丟下武器，奪路狂奔，四面一齊包圍

，那里跑得脫？四十幾個鬼子兵，一齊砍死。有幾個怕砍腦袋，跪下要求槍斃的，但是，在他們殺得生氣的時候，還不是一刀一個的登時殲滅了！

余化龍指揮着弟兄們搶得日兵的槍彈，自己也不覺得身上痛苦，跟着一口氣跑近敦化城，不顧一切，狠命地衝進城去。一見帶着通行證的人，舉刀便殺，街面上的人見來勢洶洶，來不及關門，祇得各逃性命。城里的日軍因為鎮壓得差不多了，便把街上的警戒撤去。那一天，正值日軍開祝捷大會，齊在較場壩集合，到處都沒有防備，一聽槍聲，知道有變，立馬出動分四路抄截。敢死隊人人饒勇，見有敵軍處便向前衝鋒，就在各街口短兵相接，全城各處火起，日軍的武器室被敢死隊攻燬了！混戰到了傍晚，衝殺更爲激烈。那些帶有通行證的人，被義軍看見要殺，忙趕扯下丟掉，遇着日軍，認爲敵人，也要被殺。一時秩序大亂，全城弄得鬼哭神號，真像天崩地裂，宇宙將要毀滅了一般。

日軍不慣巷戰，白刃相搏更使他們胆寒，加以敢死隊前仆後繼的衝殺，實無法抵禦，便暫時退出城外的舊陣地去作戰。有少數日軍被敢死隊包圍着沒有得到命令退却的，卒被敢死隊全盤殺死。敢死隊與日軍激戰終宵，死亡確也不少。余化龍打到自家的門前，順便進去探望，一見他父親和弟的屍身，還在那里躺着，上下都是血汗，屋里的東西，扯得七零八落。知道全家都死了，祇不見他的妻子。他正在那里傷慟的時候，忽然進來兩個鬼子兵，像是規避襲擊進門躲藏的樣子。化龍氣急了，舉刀向那日兵砍去，一隻臂膀連肩斬斷，另一日兵正要動手，被化龍對準胸膛又一刀刺去，立時刺死。他心火上湧，大叫一聲道：

：「這也算報仇呀！」有兩個弟兄趕到救護，他滿口鮮血，絕氣了。

敢死隊混戰到天明，才發現敵人退出城了，那里肯捨？隨即跟蹤追擊，那時候打剩下的不過百十個人，但他們仍要與鬼子兵拚到最後一人爲止。

日軍退守陣地後，架起排炮向着城內有烟火的地方亂轟，滿想把那座教化城，炸得與義勇軍同歸於盡。劉司令派來接應的那一支隊，進行到縣城時，正值城內混戰開始，探報又失却聯絡，不能對直進城，找不着攻擊的目標。暫駐在西門外，觀察動靜。到了晚上，日軍由南門退出郊外陣地，向城內轟擊，七支隊料定敵軍沒有人在城里了，便改變方向，繞道從敵人的後方襲擊。這在日軍以爲劉明友新敗後，絕無力量反攻，也沒有料到神勇的敢死隊會把他們精銳的搜索部隊，殺得雞犬不留。所以沒有防備後方，並且他們認爲這些敢死隊不是劉明友的隊伍。

城內的敢死隊雖然戰死了指揮，但是那股拚命報仇的勇氣不因沒有人統率而消滅。祇要內中隨便有一人領頭喊一聲殺出城去，這一百多人便會爭先恐後跟着來的。打仗到了人自爲戰的時候，那真是山都擋不住了！這敢死隊便一湧從南門衝出，爲避免敵人射擊的目標，都把長槍機關槍丟了，各人一柄大刀，有些攜帶着少數的手榴彈，一個個在地下滾着前進。敵軍的大砲隆隆不斷地向城內轟，他們便在那大砲射程線下，迅速地抵擋敵軍陣地。正在這個爭生死存亡的時分，七支隊接應的部隊從敵人後方抄襲過來，與他們相呼應。日軍本是避免白刃戰才退出來，誰知白刃又逼起來了。前後都在喊殺，機關槍掃射的聲音

沒都有人去注意牠了。日軍被殲滅了好幾百人，支持不住，沿着鐵路線向北逃潰了。

七支隊義軍見敵人逃竄，便分兵一部分去追擊，另一部分偕同敢死隊進城搜查，敢死隊這時僅剩二十餘人了。城內的房屋被焚燒砲燬殆盡，找不出半條完整的街房，軍民死亡的，各色都有，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真是無從統計。敵軍的武器損失數確也不小，差不多準備進攻牡丹嶺的東西都在這里了。

這一座空城，毀壞得一無所有，即使敵人再來，也沒有甚麼用處。張支隊長率領兩大隊人馬先行轉去，叫一個隊長在後面等着追擊的部隊回來，跟即撤回牡丹嶺，不可有誤。張支隊長去了不久，那追擊部隊轉來了。正待集合起身，忽聽得軋軋的聲音，由遠而近，兩架驅逐機一架轟炸機飛到城空了。這般義軍是有防空經驗的，通通躲進那些空屋里去，靜悄悄地暫避轟炸的目標，看起來這城內簡直沒有一個人。飛機低飛得離屋頂只有幾丈高，發現不出義軍潛伏的形影，而這空城確無可再炸，隨便投下幾顆小型彈示威而去。

這隊義勇軍中有一個名佟亮的青年，平素在他母親面前頗有孝道。他母親雖窮得要命，却知道應當愛國。當劉明友攻下敦化的時候，她便叫佟亮道：「你父親爲愛國去當義勇軍被敵人炸死了，你是知道的。現在正是復仇的時候，你雖年輕，已滿懂人事了。你不要管我，我老了遲早總是死，這年頭，活着也難過！你趕快繼起父親的遺志，去殺日本人，他也才瞑目的。」佟亮道：「父親是老革命黨，他老人家去犧牲倒是本願，但是母親老了，耳朵又不好，我去了，誰來侍候你？將來我總是要投效義勇軍的。」誰知他母親第二天

早便失蹤了。修亮尋找幾天，都沒有動靜，想必是母親以死來堅定他的心。他便棄家從軍去，誓死殺敵報仇。當飛機走後，他們依然整隊行走，經過文廟街轉角處，修亮在一個倒塌的破屋下發現他母親那種行乞模樣的屍體，脚部已被砲彈轟去了。他見老母慘死，心如刀割，抱着母親的屍體哭道：「母親呵，兒子已經遵從你老人家的遺言，親手殺死七個日本鬼子，你等我，我跟你來了！」說着舉起手槍向着太陽穴就打。同行的弟兄趕忙阻止，正在忙亂的時候，那三架飛機又轉來了。

欲知修亮性命如何？且闔下回。

第十一回 預拔營火燒牡丹嶺 中埋伏血戰橫道河

話說修亮悲痛母親慘死，便舉槍向着太陽穴一擊，登時倒地氣絕，那些同伴上前搶救，已經遲了一瞬。正在慌亂的時候，那三架飛機又軋軋的聲響，飛轉來了。大家一看瓦礫曠場，無法躲閃，祇得臥下不動，裝着陣亡死屍的模樣。誰知那飛機先在天空偵察，默記下來這曠場上並沒有屍體橫積，斷定是義勇軍故意裝死，混過他們的耳目。便不客氣的低飛下來俯向着這曠場用機槍掃射。一架過去，一架又來，掃射了好久。那義勇軍們見已露破綻，沒有倖免的希望了，便一致翻身起來，對準敵機還擊。內中有一架轟炸機飛得過低，正要投彈，被一個善擊的義軍一槍打中那個司機的腦袋，炸彈還沒有離體，那架飛機登時往下一栽，觸地起火，炸彈也同時爆發，炸成泥灰。在這時，那兩架敵機，忽然高飛入

雲，向西拋擲信號，敵軍趕到車站的砲隊，齊向着這文廟前的曠場一點轟擊，不上十分鐘，把這曠場炸成了荒丘。七支隊六百名接應的義勇軍，就這樣全體犧牲在猛烈的砲火下。

原來日軍退出敦化城外陣地作戰時，即向後方報告劉軍反攻進城，請趕速將前天調走的那兩聯隊開回敦化來救援，援軍還沒來到，這守敦化的兩隊便潰退了。那兩聯隊本是城中一郎旅團長指揮的，當攻下敦化城時，便改變計劃從牡丹嶺側面去攻襲劉明友的大本營，正面僅留兩個大隊駐守，安了警戒，阻止劉軍反攻，也料到劉明友沒有反攻力量，所以把那兩聯隊調走了。那知剛一開走，出乎意料之外的，敦化竟成了空城一座。旅團長接到失利報告，跟即回師救應。過後偵察，才知道劉明友并未大舉反攻，是那兩個隊長戒備不力所致，祇得將那兩個連隊長撤職究辦。

且說劉明友司令探得七支隊得勝的消息，非常高興，同時十二十三兩支隊亦由土城子開來會合，士氣極盛。他便準備從正面兩路進兵，直趨永吉。下令十五十七兩支隊從蛟河方面進襲，破壞鐵軌，斷絕敵軍的交通，自率八九二十三十四支隊由敦化進取額程，與小白山王世宗的部隊聯成一氣，打通小白山脈，再進一步，進佔永吉城，便可與黑龍江的崔司令，遙相呼應了。

幾個支隊的人馬正準備出發，忽接探報，說敵軍大部又由飛機大炮掩護反攻入佔敦化城，七支隊進襲的幾百弟兄，都被飛機大炮炸死，僅僅逃脫兩三個轉來，現在敵軍開始出動進攻牡丹嶺來了！

劉司令聽說七支隊一部分弟兄被難的消息，傷感不已。心想，以前對付叛軍王化成張安福兩部能夠得到勝利，是因為叛軍少有飛機大炮的緣故。現刻日軍大舉進攻遼東，無疑的是要破壞我們東北義勇軍大本營。假設此處有失，這吉東的義勇陣線便會動搖，有各個擊破的危險了。這時候，不能不準備一條退路，便召集幾個支隊長會議，八支隊長紀孝箎道：「現在尙未達到全面抗戰時期，各處的組織訓練還沒有充分準備成熟，應戰的前途，祇有犧牲的，我想不如放棄牡丹嶺，仍然退回天寶山。」十二支隊隊長秦語罕道：「我們牡丹嶺上下守軍差不多有六千人，很可以同敵人決一死戰，替七支隊死難的弟兄報仇！」劉司令道：「原來就是準備進攻的，因為打聽得日軍攻下敦化後，不再前進，并且迅速調回主力，我想必定別路有激烈戰事，所以才撤退得那樣快！我是想要乘虛而入，避實就虛的，誰知敵人的主力又調回來了？我們的抗戰情緒雖高漲到極度，但犧牲了而沒有代價，是頂不划算的事。現在，我們主要的要找倒退路，一面抗戰，一面移動，把輜重先行運往鏡波湖，必要時我們放火燒山，使敵人一無所得！」幾個支隊長見司令的意思已定，也就遵從了。

當下，劉司令派人去阻止十五十七兩支隊，叫他們趕快回師保衛天寶山的倉庫。又電知吉東五路各支隊長緩緩向西推動，會師老松嶺至鏡波湖一帶，加強小白山吉林義勇軍的抗戰力量。

當日軍初次在敦化城與劉明友軍交鋒的時候，覺得這一部分義勇軍饒勇善戰，不可輕

視。又打聽得劉明友是統領了二十幾個支，王化成張安福兩部被他打敗不知道有多少次？因為沒有估計劉軍在牡丹嶺的實力，所以劉軍逃走，日軍沒有壓迫着追趕。劉軍退到山下陣地時，有一個小隊被日軍包圍着繳械，一齊活捉去。那些弟兄們個個義勇，視死如歸，都願為民族抗戰而犧牲，受日軍一向處置義勇軍的老法子，通通活埋了。

內中有一個名叫張楷的，原是個小偷出身，平素為非作歹，無惡不作。起初聽得別人講東洋鬼子如何可惡，如何欺侮我們。張楷也一時激於義憤，跟着咬牙切齒，恨不得把東洋人全行打死。現在給鬼子兵抓着了，要弄來活埋。那活埋的刑法，是鬼子兵發明的。逼着被埋的人，各自把坑挖好，後面的用鋤頭打前面一個的腦袋，要打得開花，打倒後，丟下坑去飭令掩埋好了事。一個一個的挨着打了埋，不動手的，便拿刀子細細的割。那些義勇軍們許多是自己打開腦袋死的。鬼子兵的意思是說，你們要仇恨我，我才偏要你們自己戕殺，這手段真是殘酷到十二萬分了。這張楷倒一鋤將前面一個同伴的打死了，看看別人又要來打自己，心中不免悲痛，便號洵大哭起來！日兵笑道：「你怕死嗎？」張楷益發傷心得跪在那日兵的面前了。後面那同伴大聲罵道：「呸！無恥的東西，大中華民國的人要死就死，爲什麼跪在狗的面前討饒？你媽的！」張楷向那日兵道：「請你救我一條性命，隨便什麼我都答應。」那日兵帶着張楷回去見長官去了。

日軍官見張楷怕死，想到利用他一下也好。便下細詢問張楷，劉明友在牡丹嶺究竟有多少人？以及那里的形勢路徑。張楷答道：「牡丹嶺山巒錯雜，十分險要，路徑也不甚好

找尋。劉司令現刻祇有兩個支隊在山上，聽說又去調天寶山那兩支隊去了。從百步溝進，便是森林，隨處都有埋伏，尤其是馬屎坑，走路都有點害怕，總得要有好幾千人，才可以打進去，但是不一定可以勝利。最好是從後面夾皮溝那條路進攻，那里上去僅十五六里路程，輕易的便可殺進他的老巢。在這正面，作不甚防備的樣子，只消十天，劉司令一見背後受敵，必調正面的兵轉上山去救援，那時候便跟蹤追擊，劉司令便可擒住了。」日軍官笑道：「你很有道理，這些話誰說的？」張楷道：「我們那般弟兄們，許多都是有軍事常識的，常常都在研究敵人如何攻，我們如何守，如何便安全，如何便有危險，我總下記着的。就是夾皮溝這條路的防備，他們曾經研究過許多回。葉參謀長主張在紅土地築工事，防敵人後襲。劉司令說，這夾皮溝偏僻小徑，敵人絕不會從這里來，況且目前我們正在計劃進攻，怎能打算守的主意？所以夾皮溝那方面沒有準備，很可以從那里打去，包管成功。我很熟悉那一帶地形，請派我領路。」日軍官道：「你的話可不可靠？」張楷道：「要想活命，還敢說假話嗎？」日軍官道：「且待捉着劉明友再給你好處。」依然把張楷監禁起，將詳情報告城中旅團長，便迅速的撤退兩聯隊回永吉去，使劉軍推想不出他們的計劃。誰知這兩聯隊剛到永吉，便接到敦化失守的消息，依然又把隊伍原車開回救援，并調飛機十架前來助戰。

卻說那吉田聯隊長奉命開到永吉，他不知道用意所在。有人告訴他，是張楷獻的計劃，從夾皮溝去後襲牡丹嶺的背，旅團長調上去的。吉田平素就很驕橫，那里聽得這種話？

他說是幾千匪徒，只消一些飛機大砲，就會把那些山轟平，那里用得住勞神勞力，繞道去攻，豈不有損皇軍的尊嚴嗎？當將那張楷拖出去槍斃，自領本隊人馬，藉着飛機大砲一陣子亂轟亂炸，又將敦化城二次佔領。進城一看，一個人影都沒有了！

那吉田沒有得到旅團長前進的命令，自行揮軍進攻牡丹嶺。走到涼亭井地方，道路縱橫，前進的部隊，估計着方向亂走，那山路崎嶇，數十里內沒有一家煙戶，更看不見人影了！吉田這時才後悔，不該把張楷殺死。但他仍不管，命令前面沿途放炮開路，如果義軍有埋伏，必定會打出動靜來。誰知發了一百多炮，依然沒有影響。兩岸的山峯峻峭筆立，那人行道在半山之上，下爲百丈懸崖，對岸叫人，喊都喊得答應。吉田騎在馬背上，用望遠鏡窺測去路，心想這些地方是應當設有防備的。劉明友不會如此糊塗！或者這不是通牡丹嶺的路？或者劉明友聽說大軍來攻便拖起走了？正在這時，後面的對山上忽然發出一陣機關槍密集掃射聲，打得那後半截前進的隊伍，紛紛滾下崖去。吉田慌了，知道中了義軍的埋伏，便指揮前衝，去奪前面兩里那塊高坪，以便安設砲位，準備還擊。上面山頭又喊聲大作，石塊木條從高崖滾下，這是中國舊有的防禦土法，打得這一兩千人秩序大亂，顧得頭來，顧不倒尾，沒法應付，被擊下崖去的日軍不計其數。

城中旅團長接得宇橋聯隊長的報告，知道吉田輕敵前進，必然有失，立派偵察機兩架飛到牡丹嶺來偵查動靜。那兩架飛機在這牡丹嶺山間往來飛巡，始終沒有發現吉田隊伍所在。正待飛回，忽聽得砲聲轟擊，循聲前往，才發現山間義軍有埋伏，跟卽折轉敦化城報

告，城中趕調戰鬥機五架前去掩護，就在這頃刻之間，吉田便中了埋伏襲擊。宇橋聯隊也奉命上前接應，又跟速去調永吉方面的大軍增援。

那山頭各要塞，義軍都築有防空壕壘，一見飛機來轟，便躲了進去，仍對準下面的敵人不斷射擊。敵軍飛機掩護着吉田的前鋒，拚命爭奪那陵風煙高坪，高坪上的工事和義軍守隊被那幾架飛機轟炸得全部犧牲了。

日軍奪得陵風煙高坪，才得安設砲位，控制着牡丹嶺的外廓，劉軍大營附近的堡壘，被那連珠般的排砲指着轟，蕩然無存。

劉司令這時知道敵軍來勢洶湧，其目的在破壞他的大本營，死守也無益，仍是實行他那轉戰計劃，避實就虛。立刻下令把剩下的輜重器械，運一部分到天寶山。那時已到傍晚，飛機沒法繼續戰鬥，各自飛回。劉司令便將牡丹嶺根據地的營棚，一致放起火來。所率領的三個支隊，分散成三十個小組，各自獨立作戰，散在各山嶺圍繞行動着向敵軍團團射擊，使敵軍沒法還手。又在各山嶺放火燒山，作為疑兵。那日軍忙於接戰，四面開砲亂轟，堅守着陵風煙陣地，還不敢向前直撲劉軍大營。打了一個整夜，四面的火熄了，槍聲已沒有了。第二晨，飛機再來偵察，那還有義軍的影子？趕到劉軍營壘去一看，一切都化成灰燼，尋不出一點線索。宇橋聯隊趕到，已經遲了。吉田氣得發狂，不是得到飛機掩護，無疑的會全軍覆沒。現在雖殺進劉軍老巢，沒有損傷劉軍半點，他怕受軍法制裁，羞憤得剖腹而死。

却說東北義勇軍十五十七兩支隊原駐在穆奇河一帶游擊。十五支隊長季紹文是劉朋友司令的同學，也是個退伍老軍官。十七支隊長柏孟儒是叛軍許銘善的副旅長反正過來的。他精於騎兵，十七支隊的騎兵訓練得很好，常在橫道河一帶游擊，叛軍許司令常常被他們襲擊得潰不成軍。後來許司令調到遼北整理，日軍大有旅團駐在永吉煙筒山一帶防守，十七支隊才退回穆奇河。這十七支隊里有兩個善戰的隊長，一分隊長余太元，二分隊長周天柱，都是青年有爲的軍官，每每出奇制勝，十七支隊的聲名在橫道河夾皮溝之間，真是刮刮叫。

劉司令派十五十七兩支隊進擾蛟河的命令達到後，季柏兩人當下召集會議，如何進兵，如何防守。柏孟儒道：「我在吉海路沿綫很熟悉，我們分頭進兵，季支隊長獨自攻取蛟河，我從橫道河側面去牽制敵人的南方，成一條直線，中間取得聯絡，你失我來救，我失你來救，萬不能集中在一團，防礙游擊戰的進展。」季紹文道：「司令的意思，明明是說取蛟河，與小白山取聯絡，再進窺永吉。我們一分兵，恐怕力量薄弱，誤了大事，你想看？」周天柱插言道：「夾皮溝是我們根據地的後方，敵人如果從這條路進攻牡丹嶺，設有不測，我們如何回救得及？柏隊長主張分兵牽制橫道河是很有見地的。使敵人不能乘隙而來，探不出我們的虛實，才能保全我們的大本營。」季紹文道：「既是這樣，我們各自分頭進兵。」他們剛一出發，劉朋友司令來調他們回師天寶山的命令又來了。那季紹文接到命令，正在放慮通知柏孟儒，探報來說牡丹嶺失守了，劉司令不知去向。季紹文心想劉司

令既無下落，天寶山必有危險，而蛟河又是城中旅團司令部所在，前進不可，後退難能，想不出辦法，還是折轉路線開到橫道河去會合柏孟儒，再定戰畧。

柏孟儒行軍神速，晝夜兼程並進，越過樺樹林所屬七岡子時，得那里民衆密報，說橫道河現住有日軍甚多，正在向永吉城開拔，已經由這里路過了兩天，還沒過完。柏孟儒見有隙可乘，便在當晚，大舉夜襲，先把汽車路的橋樑破壞，斷絕日軍的交通。那日軍本是調往敦化增援的，一得義軍進襲警報，密派三隊機關槍繞道在葡萄甸子道門口柳木寨三路埋伏，截斷義軍的歸路。那晚雙方在橫道河正面僅有小衝突，日軍祇取守勢。義軍利於夜襲，一看已戰至天明，正待引退，日軍全力出動猛攻，義軍祇得掩護退却。周天柱是從葡萄甸子退的，剛到隘口，日軍伏兵齊出，天柱率隊拚命衝鋒，戰士無不一以當十，前仆後繼，在機槍掃射之下，卒將隘口奪到手，死傷不計其數。柏孟儒指揮騎兵，往來接戰，四面被日軍包圍，彈如雨下。正想退到雙桅子，扼守陣地作戰，命令剛下，孟儒腰中一彈，倒下馬來。

正在這時，季紹文的隊伍趕到了。那時將要晌午，一看柏軍被圍，便揮軍上前接戰，心想東北義勇軍的命運已到最後關頭，還不起抓本錢，更待何時？日軍見義軍愈戰愈多，便放下柏孟儒的殘軍不趕，專門來突破季紹文這支生力軍。

那周天柱見柏支隊長已死，祇得衝條血路向雙桅子退却，收容隊伍，已不到三分之一了。其餘的幾個分隊長，都無下落。天柱這時痛心萬分，恨不得把那萬惡的敵人，一鼓殲

滅。當下稍整殘軍，不待休憩，重行衝入戰場，來接應十五支隊抗戰，那日軍防禦哨望見天柱的隊伍轉來，便遠遠的對準發炮，經過二十分鐘的猛烈轟擊，可憐這八百武士，全被埋葬在沙土中了！

欲知周天柱生死如何？且閱下回。

第十二回 追叙前情暢談抗戰 途逢和遇相見傾心

話說周天柱率領殘軍反攻，被日軍大砲把八百武士全行炸死，掩埋在沙土之中。天柱那時被沙泥一掩，登時暈了過去。隔了很久，蘇醒轉來，鼻孔出氣非常困難，幸得壓着的泥土倒還疎鬆，心里一發慌，便試行掙扎，強勉爬了出來。向上一望，滿天星斗，槍炮已沒有聲響了。再試一試站起身來，身體幸還沒有受傷，隱約看見這裏一個坑，那裏一個堆，他知道那些全作了不願做奴隸人們的坟墓了。

天柱一想，我祇要沒有死，一息尚存，還是要繼續戰鬥的，還在這裏呆着做什麼？便拔步向西逃跑，這橫道河的道路與方向他還約略記得起。到了兩河口，那是與華甸交界的要隘。天柱想到要過關去，才能脫離危險境界。那裏日軍安有步哨，守着隘口，盤查往來行人。天柱裝着鄉下人行動模樣，好在義軍並不是穿軍服的，加以打着那裏的土腔，答應是老百姓，瞞混了過去。

過去不久，那日兵忽然想起在這樣夜深，又是戰事期間，那裏會有老百姓敢走夜路？

必定是義勇軍，或者是間諜，便隨後跟蹤追趕。那周天柱一過關後，便大步向前奔跑，不管後面追兵是否趕來，要朝前逃奔才有生路。那兩個日兵穿的皮鞋，又在黑夜，跑山路真是要他們的命。祇得里路追里路指着前面黑影子放槍，趕了很遠，放了十幾槍，後來連黑影都不見了。

天柱趕了幾天路，又整整苦戰一晝夜，早弄得筋疲力竭，再加以在槍聲前逃命，更因憊不堪，靠不能再跑了，便倒在一家豆腐店的房檐下暈了過去，人事不醒。幸虧那兩個日兵沒有趕來搜索，真是很容易生擒着或將他殺死。天柱那種奔騰的情緒，仍貫徹着殺敵報仇的意念，小腦部份不住的在繼續迴旋。他聽得弟兄們衝鋒的喊聲，鼓着勇氣在戰壕中指揮前進。兩個支隊合方向敵人的陣地出擊，無數敵軍支持不住，後向狂奔。天柱在默念，這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機會到來，東洋鬼子也有打敗仗的一天呵！忽然敵人的左翼被衝破了，他們更衝殺得起勁，在那些有紅膏藥徽幟的死屍上踐踏奔馳，恨不得將這一羣野狗殺個乾淨。正在得意的時候，轟轟轟幾聲巨砲從敵人後方陣地打來，天昏地暗，土陷山崩，天柱大叫「聲」完了！」驚醒轉來，才是一場噩夢。鮮明的朝陽，照着天柱的全身，眼睛幾乎睜不開了，腦袋還在發暈，勉強翻身坐起，默念昨夜被日兵追趕的情形，心想我怎麼倒在這里？這該不是又在夢中呵！

天柱正在凝神回憶，恰巧，魏興發挑着菜担去趕早場，走這豆腐店門口經過。那魏老頭子一看天柱面目慘白，像是個逃難的義勇軍模樣，便攔下菜担前來招呼。魏興發問道：

「這位老哥，好早！怎麼在這兒坐？」天柱道：「跑一晚上的路，請問老伯伯，爲什麼跑這地方來了？」興發道：「這是雙眼井，是黑石鎮所管。」天柱道：「難道一晚上我就跑了一百多里嗎？」興發道：「你老哥從那兒來？」天柱道：「雙槐子。」興發道：「正是一百二十七里。你好像游擊隊，是不是？」天柱道：「我嗎，你老人家怎麼知道？」興發道：「我的兒子還是義勇軍，也像你老哥這樣雄赳赳地。所以我問你，他像是在十五支隊。」天柱道：「我正是十七支隊二分隊周隊長。」興發很喜歡的道：「幸虧你們十七支隊，那回在橫道河一帶殺死張師長們許多壞蛋，這黑石鎮才沒有被鬼子們來蹂躪。天哪！要什麼時候纔得太平？我兒子叫魏誠，就是跟着你們隊伍開走時走的，聽說編在十五支隊。不知是不是？請問隊長，十五支隊現駐那兒？」天柱道：「這回正是十五十七兩支隊同鬼子兵打的，十七支隊全軍覆沒，祇剩我一人，我醒來，已經沒有槍聲，不知道十五支隊究竟還存在沒有？」興發道：「那一定是完了，我也不傷心。這年頭，總還是不容易活人，倒是打死了乾淨。就是我這幾根老不死的骨頭，祇要他們肯給我抗搶，我也願同去拚命。」天柱道：「現在已經到了民族存亡的關頭，不大家起來發動自衛的民族戰爭，有什麼辦法？」興發道：「什麼民族戰爭我倒不懂，我祇曉得打抱不平，這簡直是鬼世界，人是要打鬼的，鬼世界成什麼道理？」天柱暗佩服這鄉下老頭子倒有點氣概。

正在這時，店門耷拉一聲開了。那店老板魏奇煌搓着眼睛喝道：「大清早起，是誰在人家門前鬼呀鬼的鬧？太不知趣了！」興發道：「是我在說，奇煌，虧你們還睡得着？大

禍快要臨頭了，鬼子兵已佔了兩河口。」奇煌驚異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大伯伯！」指着天柱問道：「這位先生是誰？」興發道：「十七支隊周分隊長。」奇煌道：「周隊長怎樣到這兒的？」天柱嘆道：「唉，說來話長，坐下談談罷！好在咱們都是自家人，談談沒有關係。你要知道：日本野心軍閥，個個眼紅眼綠的望着滿洲流口涎，做夢都在想實現那個大陸政策，但決不因佔了滿洲，便算止境。日本軍閥是以貪惡著名的，一味蠻幹，不知有公理，不知有人道，更不知有禮義廉恥，簡直是一羣瘋狗。他們祇曉得飛機會屙屎，大砲會炸燬我們的一切，最混帳是利用中國人來壓迫中國人，等我們同胞自相殘殺。許多喪心病狂的同胞，硬甘願捱千載罵名去受敵人利用，真正不知是什麼理由？好在許多老百姓明白道理，對國家民族漸漸了解，比以前進步得多了。所以我們東北義勇軍在三個月當中，組織好七八萬人，也打死叛逆不少。最可惡是那些軍隊，平素壓迫人民，剝削人民，局勢一變，輕輕投降敵人，作殘殺同胞的先鋒隊，比狗還不如，你看痛不痛心？我以前是張安福師的營長，因為我不降敵，便將我送到敵人的特別監獄，受盡種種慘毒的非刑。其實我早都認清了生死界限，一股義氣填滿了我的胸膛，每次受刑時，一想到我們便是大中華民國的靈魂，反以能熬着毒痛為快。我是正大，我是坦白，身體縱受千刀萬剮，我的義氣是堅如鐵石，任你燒，任你打，都不會變的。除非死了，生着我總要反抗到底。眼見着一批一批的弟兄們，弄去活埋，那鬼子們連子彈都捨不得一顆。你看可不可恨！過了一星期，弟兄們快埋完了，我同一分隊余隊長太元，還是關起的。你想是什麼道理？真正好笑！

我們那團長是士官校同學，平素感情很好，不知道爲什麼他投降了，反來勸我們投降。時常到監里來看我們，我那天靠是忍不住了，對他一陣臭罵，他以後便沒來了，但仍是在那日顧問面前說好話，說我們兩人不過一時執迷，終久會軟化下來的，這便是沒有推出去活埋的原故。又隔兩天，張部第八團有一部份士兵激發愛國天良，羣起譁變反正，殺死他們的長官，打碎監獄，救出了我們，連夜突圍出城，僅僅有一百二十五個人跑脫。他們推我做指揮，星夜投奔劉明友司令，把我們合編在十七支隊，我便任二分隊隊長。這樣展開游擊戰，足足支持了三個月。我們十七支隊一向都是在橫道河作戰的，根據地是在橫道河與夾皮溝玉泉山一帶。那天劉司令有命令來，叫十五十七兩支隊奪取蛟河，破壞敵軍交通。當時季柏兩支隊長便商量分道進攻，由十七支隊另擾橫道河，牽制敵人的後方。那曉得遇着敵軍主力部隊，拚命一戰，就是這樣進進出出，柏支隊長陣亡了。我率領殘軍八百人反攻，去接應十五支隊，彼一陣猛烈的砲火把我們全體送葬了。我被掩埋着，沒有死，敵人搜索過後，我才醒來，自己當時還不相信活在世間，滿眼淒涼景象，真如萬箭鑽心，幾次想自裁，了此殘生。後來一想，不對，我是留着生命去殺敵人，祇要有能力與敵人拚一死活，才算對得起中華民族及已死的弟兄。良心叫我不要死，無代價的死是懦夫，很可恥的。所以我才拚命地往外逃，逃到什麼地方，却沒有目的。在我奔跑的時候，被鬼子兵發現了，問我什麼人？我說老百姓，照例往身上一搜，沒有什麼，放我過關。過去不遠，我聽見後方有槍聲，回頭一望，那兩個鬼子兵追起來了。我知道事情不妙，拚命的跑，要前

跑才有生路，幾時沒有追兵，幾時到了這里，我都不明白。總之，這是國際的爭奪，中華民族與太和民族結下了幾千年的仇恨，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殺我們，現在希望他們放下屠刀是夢想了！」奇煌道：「周隊長九死一生，爲我們爭光，真是可欽佩！」興發道：「能同日本鬼子拚命的，便是我們的民族英雄，我明白民族的意義了！」奇煌道：「周隊長的話真不錯，假設我有抗槍的機會，早都跟着去幹了起來，因爲她……」興發看見奇煌臉一紅不好意思說下去，便湊趣道：「怪不得，你那新娘婦確也好，會巴結人！」奇煌笑着不作聲。

天柱乘勢說道：「你要知道，抗日不僅是愛國，即是愛家家屬愛自己。現在是弱肉強食的時代，不比從前清朝入關，還受了漢人的同化。在日本鬼子的鐵蹄之下，朝鮮台灣就是我們的榜樣。你以爲當順民會有好日子過，亡國奴的家里他們可以任意出入，你的東西，他們可以拿着走，你的妻女，他們可以隨便姦淫，到那時，什麼都不是你的了。你想抵抗，是無用的，根本也沒有抵抗的可能了！所以我們在自由活動的範圍內，要拚命的打，爭國家的生存，爭個人的人格，爭民族的自由。你不要再做夢了，你要愛你的妻子，就得拚命去保護她。」興發點頭道：「奇煌，周隊長的話，你聽懂沒有？」奇煌道：「我知道了！周隊長說的話很使人感動，既是這樣，還要什麼家？走，周隊長，我跟你走！」天柱這時狼興奮，面色不似剛醒時那樣的蒼白了。站起身來，拉着奇煌便走。

那魏老頭子看見他們兩人走了，心想我那兒子既已爲國捐軀，至少我也得去殺死幾個

鬼子替兒子報仇，這樣大的年紀，活起有什麼趣味？便把菜担一脚踢翻，跟上前去，同天柱走。走到那里，沒有目的。

天柱帶着魏興發叔侄二人，里路走里路談開天，不覺走了四十多里。到了李家店一個小飯店門前，看見有人在那兒坐着吃飯，大家才覺得有點餓了，便走進飯店揀一張桌子坐下。奇煌暗暗問興發道：「伯伯帶錢沒有？」興發道：「我是挑菜去趕場的，那里帶錢？」奇煌道：「我真荒唐，說走就走，也沒有想起這件事。我家里還有做生意的本錢十幾塊，等我回去拿來做盤纏。」興發道：「不可以，你這時怎麼可以回去，萬一你的妻子不要你走，怎麼辦？况且也得給她留一點生活費。」天柱道：「是的，我們還是想別的法吧！」那店夥見三人坐下，便上前招呼，問吃什麼菜？天柱用三根指頭一比道：「三碗大米飯，菜不要，鹽有沒有？」店夥見天柱那種神氣，同着兩個土老兒吃飯，心想該不是敵軍的偵探？一聽天柱不要菜祇要鹽，又疑心是那一路的義勇軍。因為義軍刻苦，吃飯祇用一點鹽，也是通常用的暗號。

你道那店夥爲什麼要注意天柱？原來這飯店是遼寧省輝南縣一個義勇軍領袖開設在李家店，作偵探機關，專門做偵察敵人行動，和刺殺漢奸工作的。那店夥王成也是一個同志。常見天柱的情形不對，便在一旁說些閒言閒語去挑動他。并且這樣說道：「這年頭，打什麼仗？你看米賣這多錢一升，麵又漲了一百八十文，過下去，怕要人吃人了！倒不如等東洋人來的好，總還不是一樣！」那邊隔座上首坐了一個少年，正在吃得起勁，忽然聽見

王成的話，不由得無名火冒起八十丈，沒命的在桌上，一巴掌，估着雙眼高聲叫罵道：「你這忘八蛋，狗娘養的，國家到了危亡的時候，前方犧牲了成千累萬的愛國志士，未必都是白死？這滿洲幾千里的土地，都是你們這一類無心肝的涼血動物送葬的，你願投降，當順民，老子偏不准你活！」說着便拔出手槍來打王成。那天柱本來也很氣憤，但見那少年無端開槍行兇，恐怕打出禍事來，便上前格架着那少年的手。說道：「你先生請息怒，聽兄弟說幾句話。我也是前線失敗下來的落伍者，一腔怨氣，無處發洩，正同你先生一樣。不過，我們現在做救國工作，應當要抓着民衆，組織他們，訓練他們，成爲我們的武力，這種人多得很，殺都殺得完嗎？」那店老板王大用聽見外面在吵鬧，早已拔步出來詢問明白。便對天柱同那少年道：「兩位先生請裏邊坐，我有話說。」那少年的氣這才平息了好些，強勉跟着大家走到帳房的內室來。

欲知那少年是誰？且閱下回。

第十三回 編匪棚一心成勁旅 商戰略千里受機宜

話說那少年見王大用出來招呼他們到內室談話，知道其中必有消息，便跟同進內，分禮坐下。那間密室一望而知是有特別作用的，壁上貼有詳明的滿洲三省分區地圖，光綫却很暗淡，剛進房的人簡直看不清楚。周天柱本是內行，知道是義勇軍的交通機關，才放心。

那店老板王大用首先向那少年賠禮道：「請先生不要見怪，下人粗鹵，不識好歹，務請着在小弟薄面上，不要同他一般見識。」少年道：「沒有什麼，不過，咱們中國人許多總是這般無恥的妄想，橫豈怕外國人，以為外國人的統治比本國人強得多，你看混不混帳？我遇着這種人，恨不得全把他們殺死。」周天柱忙問道：「先生尊姓？」少年答道：「敵姓易，名家珍。」天柱大驚道：「尊大人是不是易明化？」家珍道：「是呀！你先生怎麼知道？真是一言難盡！」天柱道：「在瀋陽事變後幾天，曾見吉林日報載着尊大人懸賞的啓事，所以記得起老兄的名字。」家珍嘆道：「已往的事，不必提牠，我們父子現在是仇敵了。」大用道：「易先生既與敵同仇，便與我們的宗旨相合，老實說，我們也是幹救亡工作的。」家珍道：「那就是我的不是了！」大用道：「那里話？」天柱插言道：「易老兄打算到那里？現在清查嚴厲的時候，還帶着武器？」家珍道：「出門防身的，好在我走的小路。」大用道：「華甸十七支隊正同敵人打仗，你老兄怕沒有聽見？」家珍道：「我打算到牡丹嶺一行。」天柱道：「去不得了，你是不是去會劉司令？」家珍道：「是的。」天柱道：「我便是十七支隊二分隊長周天柱，前天在橫道河遇着敵人的主力，可憐十七支隊全軍覆沒了，十五支隊現在還不知道下落。」天柱當把如何進攻，如何撤退，如何中敵人埋伏，詳述一遍，說得聲淚俱下。

家珍肅然起敬的說道：「周隊長，小弟失敬了！我是奉衛文華司令的命令，特赴牡丹嶺謁見劉司令。取得確切聯絡，互為犄角，牽制敵人的後方，減少敵人進攻黑龍江的力量

龍江崔總司令最近獲得關內各地熱烈的援助，陸續收到大批捐款。衛司令會到龍江會見他，他叫衛司令在遼吉兩省秘密組織多數義勇軍，餉械由他接濟，所以衛司令派我來聯絡。天柱拍手道：「能夠這樣就好了！我們在吉東便感糧餉困難，尤以牡丹嶺爲甚。」正在談論之際，忽然情報來了，王大用出去一問，才知道牡丹嶺被日軍攻破了！趕急報與李雲祥指揮去。

天柱一聽牡丹嶺有失，大驚跌足嘆道：「完了！大事去矣！」王大用道：「周隊長不用心灰！據我想，劉司令是個機警善於謀劃的人，那牡丹嶺不可坐守，他豈不知道？天不絕中華民族，劉司令是不會失敗的。」家珍道：「幸虧我沒有去，危險不危險，倒不要緊，反而誤了大事！」王大用道：「我們這里李雲祥指揮收編輝南一帶幾十個匪棚做基本隊伍，民衆自動携槍參加的，現在已集合起七八千人。祇可慮餉款沒有來源，祇要內地各省能夠接濟，那真是再好沒有了。」天柱道：「易老兄現刻既不能到牡丹嶺，不如我們同道去會李指揮接洽一下，橫直各地義勇軍幹救國工作，都是一樣。」家珍道：「也使得。」王大用道：「好極了！我引你們去會一面，就知道李指揮愛國也不後人的。」三人又說了些閒話。天柱順便又詢問遼東義軍組織和交通機關的作用，很佩服李雲祥辦理有方，稱讚不已。王大用招待天柱他們吃了午飯，一同逕往普安場指揮部去會晤李指揮，魏興發叔侄暫留店中待命不提。

却說人民自衛義勇軍擊敗荒木聯隊，克復康平法庫兩縣後，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到

處飄揚。兩縣人民，無不歡欣鼓舞。衛文華司令在安民佈告里勸諭民衆自動協助義勇軍，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務要堅強民衆武裝力量，與敵周旋。不到三天，那般紳糧人家，鑒於日軍殘暴，亡國可畏。大家號召激勸，把各人所有的金錢糧食一齊繳出來，捐贈義勇軍。成年壯丁，紛紛要求加入作戰；有些婦女們請求到後方工作，還有那具有特殊技能的人，也願意爲義勇軍服役。一時走華龍山路上的人，川流不息。

衛文華一見民衆歸順，益發激起他抗戰的勇氣。便將各種來歸民衆的工作任務，分別交由負責人去辦理。又特設了一個婦女部，專門辦訓練看護的工作，布置已定，便在那華龍山的大操場，召集一個聯歡大會，再將抗戰原則，講說一番。

正在這時，鄭益廷忽領到錢大順，周成魁，柳松山，張蓋天，傅惕華等十幾個小頭目上山投誠。衛文華當派易家珍代爲招待，鄭益廷將衆人一介介紹了。家珍道：「鄭大哥真是信義，恰恰十天。」益廷道：「要不是張蓋天有事耽擱，早都到了，在路上，我們聽得衛司令打了勝仗，高興得了不得，所以特地趕來，一則給司令道賀，二則踐十天之約。」家珍道：「隊伍呢？」周成魁道：「跟着就到，我們在魚沱堡鄭大哥那里，曾經叫弟兄們具結，不願意的不勉強，弟兄們個個贊成殺賊去，不再幹搶人的勾當了！」益廷道：「名冊我已隨身帶來，請易大哥轉呈司令，接收點編，我們可以宣誓，表明心跡。」家珍笑道：「中國人愛中國，還宣什麼誓？等我引你們各家弟兄去見司令後，聽候編制就是了！」家珍等到聯歡會閉會，便引鄭益廷等一干人來見衛文華，文華不免誇獎了他們一番。

說道：「隊伍到齊了，我還要詳細說一度話，再行編制。」便叫總務部派人招待，大家退出休息。鄭益廷拉着家珍問道：「怎麼不見陳大哥？」家珍道：「陳大哥任本部參謀長，收復康平後，便在那里處理前方軍事，沒有轉來。」益廷道：「他該沒有記我們的仇？」家珍道：「現在都在一條戰線上了，都是好弟兄。要是記仇，前次還叫我來做什麼？」益廷道：「我說玩的，陳大哥多麼爽直！都是我存私心，我才混帳！」錢大順道：「都是你秃毛不是，好，以前的事，不用提了！」家珍辭別眾人，忙着辦他的事去了。

第二天下午，鄭益廷等的隊伍果然到齊，足足有三千五百人。衛文華一看槍支齊整，暗中驚異。照規定編制，編成八個大隊，任命鄭益廷錢大順周成魁柳松山傅惕華張蓋天子鳳山王世星等八人為大隊長，調往法華寺去訓練，派易家珍率領八個政治指導員前去工作。臨行時，文華召集這八隊官兵訓話，無非是叫他們從此改惡向善，服從命令，為國效忠一類的話。尤其要守着人民自衛義勇軍那五個——不怕死，不愛錢，不退卻，不擾民，不狗私的信條。大家一一高呼着口號，舉手服從，這才整隊而去。

文華巡查那般歸來的壯丁婦女，帮忙做許多事務，都很稱心，非常喜歡。那一千多人迅速把營房壕壘建築好，要求司令把他們也編制了，前去殺敵。文華鑒於衆壯丁真誠，也照例把他們編成三個預備隊大隊，暫在華龍山大營操練。文華感覺軍事人員缺乏，十分憂慮，便打電到康平去把陳宗民調轉來，解決這個問題。

陳宗民在康平深得民衆愛戴，那些人民可以說到這時才算得見天日，金永光打聽得義

勇軍攻進了縣城，率領了團隊回頭接應，打落保安隊許多器械。進城去一見宗明，便表示擁護，願在軍前效力。宗民問起永光是個學陸軍的，想到他們軍中正缺這項人材，便留永光在自己身邊，協同辦理軍務，所有團隊，補充了第五六兩隊的傷亡。宗民在康平的聲譽很好，永光是有絕大的幫助。

那天晚上，宗民接得司令的電報，叫他立刻回營商量訓練新軍辦法，他便邀同永光轉去。行至中途，忽見易家珍率領鄭禿毛等大隊人馬前往法華寺，宗民上前攔住與鄭錢兩人談了些久不見面的客套話。一見鄭錢投誠，實力一天一天地擴大起來，十分愉快。因奉令在身，不敢久留，匆匆告辭走了！

上山後，金永光見得山上山下所作工事十分整齊，一路稱讚衛司令真不愧個將才，這幾千義軍被他統率着，確算是指揮得人了。文華遠遠望見宗民回山，特地跑下路口來迎接，像多年不見了那般親熱。便首先握着宗民的手安慰道：「前方的事辛苦了你！」宗民道：「算得什麼，幸不辱命！兩縣人民佩服司令神勇，已募集現金十一萬二千多元，存勸募會手中，請示怎樣處置？米麥豆共計三萬零五百六十二石，想已陸續運回交割清楚了？」文華道：「都收到了，我特別趕修十個大倉庫還裝不完。倒虧民衆們肯這樣熱心捐助！」宗民道：「民衆的熱忱，確也可感，中國是不會亡的。」說着已進了司令辦公室，宗民叫人領金永光到他的房間去休息。

文華等宗民坐定後，便很興奮的說道：「我正感着環境令人樂觀，而抓着民衆尤爲急

切需要，所以我約你回來商量。從前的軍閥祇知道個人享受，一味壓迫人民，好像人民是生成的被壓迫階級一般。弄得來人民仇視官軍，進而仇恨軍閥支配下的政府。官與民立在相反的地位，祇有仇怨，沒有合作，你想，怎不受這亡國的恥辱呢？我們義勇軍是民衆的武力，處處應以人民爲後盾，接近人民，使大家知道這是他們自己的力量，用來消滅軍閥，打出外國人的強權才對。現在既要對日抗戰，不能單獨靠軍事力量，還得政治同時并行。得到民衆的援助，順便就解決了經濟問題。你看是也不是？」宗民道：「司令所見極是！我們現在組織上既一天一天的擴大，當然要充實內部。我想，家珍很有能耐，將來就叫他專辦政治工作，到內地各省去羅致人材，想來有不少愛國志士同情我們的。」文華道：「我請你轉來，還有一件事。聽說敵軍調往龍江作戰的部隊，已達兩個師團，龍江大戰爆發了，所以敵人無暇來顧及後方。我們雖漸有準備，但是力量究竟還差得遠。我打算親往龍江一行，會一會崔總司令，商量一下抗戰的主要路線和戰畧，順便請求軍事上的接濟，那邊軍事人材很多，倒不如請他派一批人員來幫我們訓練，將來攻守陣營才能一致。」宗民道：「司令親去，固然是好，祇是後方的事務也很重要！」文華道：「你找一個比較可靠的人在康平代理，你便在大營坐鎮，家珍三五天就會轉來，我去至多不過耽擱半個月。你看保誰去？」宗民道：「既是這樣，我保新投來的金永光去，那人頗有勇略可靠！」文華道：「在那裡？」宗民道：「剛才與我同來的那人就是！」文華道：「看他的外表倒還來得。」宗民道：「他正是學陸軍的，因爲不想做官，便在鄉間辦團。前次康平劫監，放

走一千多難民，就是他幹的。」文華道：「好得很，快請他來談談！」

宗民便親自出來，引金永光去謁見衛司令。文華聽永光自陳經過與志趣，越加欽佩。永光又說崔總司令那邊他有很多的同學，文華正慮那面沒有熟人，便邀永光同到龍江去活動，另派李隊長前往康平代理宗民的事務。

且說衛文華邀同金永光化裝成難民模樣，秘密啓程前往黑龍江。星夜趕路，由遼源搭車，不上四天，便到遼目的地。那時龍江城檢查嚴密，文華便檢了一家小旅店住下。聽說兩綫戰事在肇州，東線在松浦榆林鏡一帶，戰鬥異常激烈。哈爾濱早都戒了嚴，齊洮路却仍通車，洮南遼源尚在崔軍手中。金永光先去打聽崔軍里面的同學，途中忽見警備司令姚中宣的布告。訪問到司令部所在，便往投刺謁見。

那姚中宣是與金永光在日本士官校同學，成績考得最優的一個。原任營長，是崔總司令保送的。返國後，即任團長，現在升警備司令了。姚中宣見舊同學來訪，立命引見。永光進去，中宣哈哈大笑道：「老同學怎麼成了這樣兒？一向在那裡處事，簡直不通消息。」永光道：「我回國後，不願作事，在鄉間當農夫。近因敵人佔據康平縣，心里懷恨，率領團隊打進城去想殺廬官，沒有殺成，算救了一千多人性命。康平爲衛司令克復，我便在衛司令那里幫忙。這次衛司令因爲軍事上種種問題，特命我來求見總司令。」中宣道：「衛司令倒很勇敢，我已聽見人說。現在那里？」永光道：「同來的，在棧房里等回信。」中宣道：「派人去請來見見，渴望得很，巧極了！」永光道：「我轉去請他來，他不願隨

便使人知道的。」說着即行辭出，轉去請文華到司令部與中宣相見。

姚中宣一聽衛文華如何反正如何抗戰的情形，十分佩服，馬上駕車回到總司令部。崔總司令正在批閱公文，經中宣而報文華求見的意思後，立即延見。文華便將人民自衛義勇軍迫處一隅，軍實給養兩感缺乏，特請援助並指示戰略的話，盡情敘述一遍。崔總司令道：「我們受國家恩養，拚命殺敵，是理所應當，並且表示東北軍人不盡是忘恩負義當漢奸的。難得你們領導民衆抗戰，真不愧愛國志士！我這里近來接到國內各地捐助的軍款不少！我們打仗，不怕沒人，祇愁沒武器。我已派人在外國訂購五批槍彈，預計可供一年之用。你們熱心抗敵，我決定援助你們，聽說吉東遼東各地都有民軍組織，那末，我就託你轉達我的意思，一切由我接濟。戰畧是要避實就虛，你們最適宜於運動戰。你那里需要軍事人材，跟着就給你派來，以後再定攻守路線，你帶一本密碼電本去，我們隨時通消息好了！」文華見總司令對他所提出的要求，概予承認，非常滿意，便告辭出來，仍返原路回華龍山，整頓內部去了。

欲知衛文華如何整頓內部？且閱下回。

第十四回 收民心組織宣傳隊 冒艱險聯絡義勇軍

話說衛文華司令得到崔總司令慨允援助，心滿意足，留金永光在龍江接洽一切事務，辭別衆人，由原路返回華龍山。陳宗民易家珍接着，文華將接洽經過，告訴大家，各人都

很歡喜。文華使道：「當初是由於我一時激於義憤，發難反正，並沒有料想到前途的安危，心想拖到那裏算那裏，把一千多人，拖完爲止。現在既受各位義讓推戴，使我有立足的地方，並且發展了這許多的隊伍，真是我連夢想也想不到的。中國人心不死，未必沒有翻梢之一日？不過，我們中華民族的劣根性，都是祇圖自己私利與偷安現時，非與他有切膚之痛的事，絕不肯自動起來謀應付的。這次我在遼源下車，看見許多由戰區逃出的難民，說起敵軍奸淫殘殺慘狀，聲淚俱下，當地那些居民常成新聞聽，聽了各自笑着跑開，毫不動一點憐惜同情之心，以爲隔他們還遠，是同他們沒有關係的。日本人爲什麼要打中國？他們簡直不知道是一回什麼事。所以我感到宣傳的重要，非要使我們接近的民衆，個個貫輸着國家觀念與民族思想，直接間接的幫助我們，是不會有頂大希望的。」家珍道：「政治工作，當然很重要，我爲這事，曾經草擬了一個簡單的宣傳計劃，祇因組織還未就緒，所以沒有提出。我也注重到義區里各級民衆的需要，尤其在這些地方，非用政治力量推動他們自覺起來援助我們是不行的。」宗民道：「現刻康法兩縣的居民便感覺着抗日的重要了！因爲他們直接受了痛苦，不待我們去宣傳，各自出錢出力，忙個不了。」家珍道：「目前我們推動宣傳工作，最好在這兩縣招集青年知識份子，經過訓練之後，分派各地宣傳，加以大家又有鄉土觀念，那我的計劃便可實現了。」文華道：「這就很好，請你把計劃拿出來我們研究一下。」家珍從褲袋里取出一疊紙捲，鋪在桌上，三人聚頭展開觀看。

那計劃寫的是：「（一）本軍爲推動民族自覺，發抒全面抗戰力量起見，特別成立宣傳

委員會。(二)委員會設委員七人，由司令指派各部富有經驗人員參加，每週開會一次或二次，如遇特別事項，得臨時召集。(三)議決案件，每於閉會後，將會議錄呈請司令核閱，如有不常者，以命令交會另議。(四)委員會另組常委會，名額三人，以宣傳部長爲當然委員，餘由委員會互推，呈請司令核准。(五)常委會直轄宣傳一大隊或二大隊，宣傳員名額暫定爲六十名，如遇需要時，得酌量增加。(六)本軍各大隊宣傳事務，由政治指導員任之，政治指導員得受主任常務委員指揮。(七)宣傳員及政治指導員工作，每三日用書面報告一次，以資攷查。(八)宣傳方式，分文字及口頭兩種，務求明達，不拘格式。(九)口頭宣傳，分集體演講及小組演講兩種，用各種方法組成在鄉義勇隊婦女團兒童團，使各級民衆皆有國家觀念及民族思想。在特種情形之下，則用飛行演講，注重有刺激性之題材。(十)各大隊宣傳，重在宣達上級命令；一使明白本身即民衆武力，二使其與民衆接近，一洗從前軍民兩歧惡習。(十一)負宣傳責任人員，如有不盡職務者，一經查出，按軍法加重處治。(十二)宣傳人員成績優良者，得斟酌獎敘，以資鼓勵。」

衛文華看完這計劃，很興奮地說道：「這雖簡單，倒很明白。不過，我覺得不必另設委員會，就由宣傳部長負責好了！」家珍道：「我因負部長責任，怕能力不夠，所以主張多來幾個人負責，免得誤事。」宗民道：「現在正是緊急的時候，各部都是相當的忙，老實說，還不是聽任一個人辦，何必大家牽扯？最好把宣傳部撥歸政治委員會管轄，那嗎，政治指導員的隸屬，當然不成問題了。」文華道：「這話極是，就這樣辦好了。趕緊把政

治委員會成立起來，才是正着。現刻義區里的政務正紛亂得很，不能不急於料理。」當下文華手令派宣傳部長易家珍尅日組織宣傳隊，加緊訓練，趕赴各地工作。

易家珍對於宣傳這事，從前在學校里便富有經驗，並且做得很好。第二天，便派人到康法兩縣城去張貼布告，招收宣傳員六十名，由李隊長代為錄取送訓。

不到三天，兩縣青年前往報名的達三百一十五人。李隊長說奉命祇能照名額錄取。那知這二百多人見攷不及格，羣往隊部門首要求通融。李隊長百般勸解，他們那里肯依？說愛國正是青年們的責任，不能上前線殺敵，未必連宣傳的力量都不盡一點，還成其為人！況且在衛司令領導之下，個個願去效勞。內中還有二十六個女性，也說得痛哭流涕！李隊長沒辦法，打電請示。

易家珍聽說這些男女青年願來幹救國工作，便回電李隊長叫他們一齊來。李隊長當即轉諭他們各自前往華龍山人民自衛義勇軍大營報到。那三百多青年男女，便自行集合，都不回家，立刻整隊上山。內中有許多沒有帶錢的，也忙着跟了走，那時大家都像親兄弟姊妹一般的親熱起來。在途中，把那六十個正額所帶的饅頭都分來一頓吃光了。大家仍興奮的前進。由康平到華龍山，將近三百里的途程，至少要走兩天半。這般青年那里知道行路的艱難？當天走了八十多里，便有些餓得不接氣了。幸虧有幾個善於交際的，便到沿途的人家張羅，但這許多人那里分配得夠？

李隊長見衆人上了路，馬上打電報告衛司令，說這大批青年已於本日午前九時啓程前

來，請派人接待。易家珍一想，這些人既是馬上走的，未必都有準備？便問道：「他們既是立刻起程，那面派人同行沒有？」李隊長答道：「沒有，我叫他們自行投到的。」家珍道：「發結口糧沒有？」李隊長道：「沒有。」家珍道：「那不行，快送五千饅頭趕上接濟。」李隊長一打聽衆人果沒帶糧食，便命人收買趕造，一路追趕上來。恰值衆人正在飢火如燒之際，得到這大批食物，真如獲得至寶一般。這次印象，感動他們很深，覺得一個人如受壓迫不得自由，便像餓到垂危的樣子，作爲他們以後宣傳的大好材料。

衆人到山，易家珍親自走出大營門來歡迎，同這幾百人，一一握手，親善起來和家人一樣。住宿地點，早已預備好。衆人個個雀躍，比回到家庭還快活。一看領導他們的人也不過二十來歲的小夥子，衆人益發感動，似乎覺得參加救國工作太遲了。家珍等衆人休息之後，便一一點名口試，大多數是兩縣的中級學生，有幾個才十二三歲。家珍見他們不避艱險的走來，勉勵他們許多話，便不分男女大小，編爲三大隊，每天集合訓練不提。

却說那時黑龍江邊境的戰事，益發激烈，衛國軍各部在前綫傷亡太大，有許多兵士後來竟怕上戰場了。雖然那戰時法令狠嚴，但那出關內部隊，陣亡的，逃跑的，投降的，不計其數。新進補充的兵士，都是強迫而來，更經不起戰鬥，前綫漸漸不支，退到哈爾濱近郊了。

關東軍司令一見局勢不好，便調本草鋼板兩部上前增援，那些日軍到錦州企圖進攻山海關的，都絡驛調到前綫助戰。同時吉東吉西遼南遼東各地民衆，自動組織起來響應義勇

軍。日軍忙於攻擊崔軍，無法顧及各地，祇認定劉明友這一支力量太大，應予銷滅，特派金圓旅團及城中一郎指揮的兩聯隊加緊突擊。對於華龍山一支，毫不在意。人民自衛義勇軍便沒有受到威脅，日軍僅僅派隊守着南滿路綫，防他們出動而已。

衛文華在這兩月當中，積極整頓隊伍，充實內部，訓練民衆，收到很大的效果。他的實力，擴充到四十二個大隊，預備隊宣傳隊還不上算。不時派隊在南滿路沿綫襲擊，破壞許多軌道和橋梁，敵人來攻，便分散得一個人也沒有了。日軍沒法應付，祇得加緊戒備，沿途派兵駐守，維護路軌，這樣被牽制的敵軍，至少在兩旅團以上。

那天，易家珍剛把宣傳隊派出各區工作後，便來與衛司令計劃軍事。恰巧金光由龍江轉來。說崔總司令派來幹部八十員，是剛在軍事學校畢了業，經他攷察，過半數是帶過兵調來訓練的。文華道：「這更好了！帶這種隊伍，舊腦筋的軍官不行。」永光道：「總司令還撥來新式步槍五千支，子彈三千箱，要我們十九號到遼源去接收。還有現款二十萬元補助軍餉。」文華道：「還吩咐的有話沒有？」永光道：「臨行時，總司令面諭，要司令趕速進行聯絡吉東劉明友，聯絡好了，報告他，再行設法接濟。這十六天以來的戰況，進行頗順利，總部接到內地各省的祝捷電不少，匯來的捐款更多。祇要我們在敵軍後方努力進行好了。」文華顰眉不語，很久，嘆道：「接洽劉明友，派誰去？」永去道：「這須得找個機警的老同事去才行，因途程那樣遠，第一不能代表司令的人，他們恐不相信，不能定計。第二萬一洩漏了機密，於本軍是萬分不利的。」家珍忙插言道：「這差事，派我

去。」文華道：「你正在訓練宣傳隊，怎能分身？」家珍道：「已經訓練好，派出去了！祇要有一個人指揮他們的行動就是！」永光道：「易部長精明能幹，到很合選，祇看司令的意思？」文華道：「好，派你去，祇是要小心，把路徑弄清楚！」家珍道：「我平素就留心這條路，司令不必耽憂！」決定後，各自散去。

第二晨，易家珍告辭衆人，輕裝上路。經過兩條鐵路綫，確是遇着不少的危險。當他走到東豐時，在路上碰見一個青年，胸前掛着一塊通行證，揚揚得意，走了過去。家珍見那忘八蛋帶着護身符太不知恥了，便一槍把那混蛋打翻，扯下那塊通行證來，遇着過關的時候，也拿來掛在胸前，却發生了效力，所以由東豐海龍而達輝南，一路通行無限。

那天早上在李家店吃早餐，忽聽得店夥王成在周天柱旁邊冷言冷語說怪話，不禁大冒其火，又要拔出手槍來殺人。幸好那是李雲祥的交通機關，還打出了好處來。要不然，易家珍逃得了嗎？險些壞了大事！

且說王大用領着易家珍周天柱二人到普安場去會李雲祥，商量聯絡辦法。那李雲祥正蹲在地下和兵士們吃午飯。大用向前行禮，天柱看李指揮穿着一身灰褂褲，頭髮鬍子都很長，簡直像一個伙子。但他那眼睛特別有神，灼灼有光，露出殺氣，令人見而生畏。雲祥見大用來會，便站起身問有什麼事？大用道：「有兩位朋友求見指揮。」雲祥道：「請到屋里坐，等一會我就來。」大用便引易周二人進到指揮辦公室。本來指揮部就在一座廟宇，那間辦公室怕要算最劣的一間了！滿屋子亂糟糟地，一隻跛脚的桌子，靠在壁上，上面擺

了些簿子和簡單的筆墨，另外還有一支小手槍却在那里發亮。一張獨凳，僅能坐上一人，靠左壁有一間木板床，床上僅有一張草蓆，一根橫木做枕頭，被蓋都沒有。易周二人便坐在那木板床上，各自默想，不談別話。

隔一會，李雲祥大步踏進房門，哈哈大笑道：「失敬得很！」說着用右袖在嘴上一抹，揩去飯湯的殘滓，大用便將易周二人介紹了。雲祥道：「昨天晚上在輝發橋打了一仗，他媽的！日本鬼子真厲害！」易家珍忙問道：「怎樣的？」雲祥道：「我聽得華甸發生戰事，便帶隊伍從輝發橋後面去截。那知道，鬼子兵是打了勝仗開回朝陽，我便從中腰給他媽的衝過去，他要來包圍我，我們已跑遠了。等他後隊要完的時候，我們又拆轉給他媽的一衝，倒打落他不少的東西。今晨九點鐘，我們才轉來的。」天柱道：「正是打我們的敵人！」雲祥道：「你老哥是十七支隊嗎？」天柱道：「是的。」雲祥道：「聽說劉司令已經退出牡丹嶺了，真是可惜！」天柱道：「祇可憐我們十七支隊的弟兄們，全軍覆沒了！」雲祥道：「這算什麼，我們不打死他們，他們就打死我們，未必這種抗戰還談得到勝利？還想打回失地不成！我是這樣想的，祇要問得過良心，多殺幾個敵人就完了！爲報仇而死，先死後死，都是一樣。我說過，祇要我能打鎗，一個人都會打仗的，即使沒有手，也得咬他媽的兩口。」家珍聽得雲祥氣慨激昂，言談雄偉，與尋常人不同，十分悅服。當即把奉命前往牡丹嶺聯絡劉明友等一致發動游擊戰的話，說了一遍。雲祥聽說衛文華得到崔驥總司令的接濟，並要聯絡吉南遼東各路義勇軍的計劃，不禁喜歡得高跳，舉手叫「好！」

「天柱這時忽有所感，心里一股酸氣直往上衝，竟致痛哭起來，把大家都驚得呆了。欲知周天柱如何心酸痛哭？且閱下回。」

第十五回 分道揚鑣獨臨險地 窮途異遇懷安隱居

話說周天柱聽到易家珍說出如何奉命前來遼東吉南聯絡義勇軍的話，一想到東北義勇軍苦心孤詣的組織成功二十幾個支隊，抗戰三個多月，現在被敵人打得七零八落，自己竟無安身之地，不覺觸動心事，痛哭起來。那李雲祥本是個直心快腸的人，便指着天柱說道：「這是什麼時候，需要的是鐵與血，不是眼淚，我們既要幹這種事情，出死入生，明知道是危險，還怕危險不成？」天柱道：「我豈是怕死的人，因想到行軍失計，將我那般不怕死的弟兄作無謂的犧牲者，想起來心里難過，有如萬箭鑽心，到不如一道打死了，乾脆！」說着，抓起桌上放的那支小手鎗便向腦袋上打。易家珍順手按着道：「周大哥，使不得，你還有用處的，怎麼一時迂執起來？有話大家商量！」天柱道：「我不死，對不起良心的譴責。」雲祥也慌着說道：「對不起，你沒誤會了！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要幹就幹到底，那怕就打來剩下一個人，還是要同他媽的拚一拚，現在既然有人肯援助我們，正是我們殺敵的好機會，應當高興，還用得着傷感嗎？易大哥，是不是？」家珍道：「我想周大哥不過聽得李指揮的話，激動了憤恨的心境罷了！想來沒有什麼。」

天柱默然不語，心想李雲祥爲人誠然爽直，辦事沒有路數，還脫不掉綠林氣味，勇敢

有餘，計劃太差，祇想報仇，不存收復失地的志願，一味蠻幹有什麼用？將來真正遇着勁敵，趕東北義勇軍差得遠，無非是同歸於盡，我們的仇恨如何能夠報！易家珍也是個年少意氣用事的人，沒有容忍工夫，人雖能幹，未見得能夠相處？據他說得人民自衛義勇軍那樣有辦法，天花亂墜，難道不是信口雌黃？我這時不如暫時化裝，隱姓埋名，在敵人的後方，組織祕密工作，把那些侵華的敵人首腦，一概殺完，不比在火線上拚命強得多嗎？

那易家珍便同李雲祥商量了許多關於組織和接洽上的事務，如何進攻，如何接應，如何牽制，說得津津有味。天柱也不聽他們談些什麼？家珍便向天柱道：「我們那里正需軍事人材，周大哥可願同我一一道去？」天柱道：「我要前去找劉司令，找到後，我請他派人到貴部來接洽。」家珍道：「此刻劉司令去向不明，你到那里去找？這許多警戒線，那無異白去送死。」天柱道：「好，我們同去也要得。」說着起身告辭，李雲祥也不阻留，他們仍回李家店邀同魏興發叔姪準備一路到華龍山。

在路上，魏奇煌問易家珍關於義勇軍怎樣活動的情形，家珍照實告訴他。奇煌為好奇心所驅使，根本不知道作戰的利害，便問道：「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做什麼事？」家珍告訴他道：「不能作宣傳，祇有拿槍去打仗。像年老的人，不能抗槍，儘有不少的雜事可作，現在義勇軍正需要各式各樣的人幫忙，不比官軍祇是下操作戰那樣簡單。」奇煌道：「我願打仗，確也滿好玩的。」

天柱身上本來沒有一文錢，沿途都是家珍招待飲食。當他們走到開源的時候，日本兵

車由瀋陽開出的，剛剛過去，路上仍是戒嚴，盤查得緊。家珍有一塊通行證，在盤查時，他說他是東豐的商民，是到法庫張水鎮一帶做小買賣的。魏家叔姪因為避義勇軍騷擾，剛從鄉間來，所以沒有通行證。盤查的衛兵看一看他們挑的東西沒有嫌疑，准他們過去。他們過去後，回頭一看，怎麼不見了周天柱？心想回頭找尋，又怕惹起警戒綫衛兵的疑惑，便在鐵路附近一個竹籠里坐着等待，好似休息的樣兒，衛兵雖然望見，也沒有去管他們。足足等了兩個時辰，仍不見天柱的影子，因為走法庫的小路是必要走這裏經過的。家珍見走失了天柱，心頭極爲着急，沒有辦法，祇好率領魏家叔姪向華龍山覆命去。

且說周天柱左思右想，到華龍山去，絕不是辦法，便趁易家珍等在受盤查的時候，躲進一間毛廁裏去小解。看看他們過去了，才另外折走鉄嶺的小路，遙傍着鉄路線走，到瀋陽去進行他那種計劃。那時天氣很冷，身上沒有餘錢，這鉄嶺距瀋陽還有三百多里路，再快至少要兩天多。肚子餓了，一切都是不行的。

天柱走到臨溪，靠是走不動了，便坐在一塊石上想辦法。很久，上面來了一隻小漁船，船上有兩個人，天柱便向船上招呼。船頭那老者，問他是不是買魚？他不做聲，等船推到岸靠了，他下細一看，後面推船的，乃是一個女子，布巾包着頭，臉圓圓地，風把臉皮吹得通紅，有氣力的盪着槳子。天柱道：「老伯伯打了好多魚？」老者道：「今天不好，祇有一斤多，你先生買不買？」天柱沒有答應，好像不便說出自己餓了肚子的話。老者見他不是買魚的，使用篙竿把船撐開。天柱道：「伯伯要不要人幫忙，我會弄魚的，總還我

沒有事！」那少女便向他父親說道：「爸爸今天大半天才網了這點魚，倒是請他來幫幫忙看。」老者向天柱道：「我的氣力也不行了，不然，這倒是很好玩的。」說着便靠了船，招呼天柱上去。

那少女笑着問天柱道：「你先生從那里來？」天柱道：「我是從開源到這里來尋找我的親戚，誰知搬走了，沒有找着。」老者道：「你怎麼會網魚？」天柱道：「我的家住在遼河邊，沒有事便去打魚，我們那里的魚，不大用網，大的總有好幾十斤，每天祇弄一個，便什麼都夠了！」老者道：「弄大魚，費氣力，沒有多大的趣味，這臨溪里邊連三斤重一個的都少有。」天柱道：「把網給我試試看！」他提起那網，平手撒去，叫那少女把船尾撥向下流，緩緩的順着水流移動。提起一看，網里銀白色的魚，足足有四五斤。老者喜歡極了，便道：「真有本事！」天柱道：「老伯伯是怎樣下網的？」少女嗤的一聲笑道：「爸爸總是亂扯亂拉，急得一身汗，有時提起來一個魚都沒有，嘻嘻！」天柱道：「魚在水中游行，是每朝上走的，祇要你把網袋對着牠上行那方面，沒有一個走得脫的。」老者道：「你到很有經驗，年輕人的氣力也很大。」說着便叫女兒煮飯，老者自行打漿。

天柱又撒了幾網，共總網了十多斤，老者道：「吃了飯，我去賣魚，今天可以多買一點米了！」天柱道：「在那兒賣？多少錢一斤？」老者道：「在安富鎮，這里橫進去不過兩里多路，這一向生意不好了，日本鬼子來了後，稍有錢的跑光了。從前賣四十個子一斤，現在僅賣二十幾個子。」天柱道：「你老人家要賣多少錢才夠吃？」老者道：「總得五

斤才行，屋里還有人哪！」天柱本是餓極了，便不客氣吃飯，船上祇有兩個碗，少女便望着他們吃。天柱便把那飯一口氣吃完，自己覺得不過意。便對老者說：「等我給伯伯買魚去！順便買米回來。」少女笑道：「不要緊，頓把頓不吃算啖？」天柱不管，提起魚筐米袋逕往岸上跑。

老者回頭向他女兒道：「這人太隨便了！該不是騙子？」那少女道：「絕不會的，我看他不像個下流樣子，恐怕……」老者道：「我沒有問他姓什麼，連他也沒有問我們，真正奇怪！」

不過一個時辰，天柱一隻手提着米袋，一隻手握魚筐，飛跑而來，老者笑道：「年輕人真會辦事，我去起碼要半天，你怎麼一下就賣掉那許多？」天柱道：「我挨門挨戶的去問他們買不買，一家舖子還我二十個子，我就答應賣。接着這個三斤那個一斤半斤，還不夠賣哩！」那少女伸手向魚筐一探，還有半斤豬油一斤肉，老頭子喜歡得鬍子翹起只管笑。天柱便發火來替少女煮飯，說道：「我對不起，吃了你的飯，等你捱餓。」那少女道：「不要煮，等一下我們回去吃，弟弟他們恐怕也餓了！」老者道：「那我們就轉去吧！你先生到我家去坐坐，現在天色不早了！」天柱正在徘徊，究竟走不走？見老者約他同去，便答道：「等我來推！」那少女便進艙去坐了。

他們一路談談家常，彼此通了名姓，天柱才知道那老者姓唐名懷德，少女名三春。老者絮絮地表明他的身世。他為人剛直，性情非常古怪，從前跟着父親在關內各省做州縣任

上，便看不慣官場那種卑鄙醜態的情形，後來他父親被罰往黑龍江充軍，他便隨着一路暗中調護，把家室也拖着走，後來滿清推倒，他的父親早已死了！他發誓不做官，攜了妻子兒女躲到臨溪來，教讀爲生，頗能過活。誰知各地設立官學，簡直沒有人上他的門。又沒有氣力種田，便帶着大兒子打魚。三月以前，正值日本進兵滿洲的時候，他大兒子在鉢嶺被捉去當兵去了！老婆子急得舊病復發，所以懷德帶着三春駕船出來打魚。那三春雖是個女孩子，唐老頭自小就教他讀書，人確非常明白，常常勸她爹媽不要爲她們耽憂，她願終身奉養老的，扶養小弟弟成立。唐懷德晚年來得着這樣一個孝順的女兒，承歡膝下，却也減少許多煩難。

天柱聽見老頭子還是個風雅高士，益發敬重他，便談了許多古往今來的史蹟，山林川澤的幽韻，三春暗暗與她父親遞眼色似乎說道：「我的眼力何如？」

到了唐家門首，三春提着魚筐米袋跑進房去，給她母親看。她母親咯咯幾聲，繼續是嘿嘿的笑了。天柱一看這個境地，真是不俗，一個枷担灣式的茅屋，臨着清溪，前面是青翠的山，繞着茅尾是矮矮的竹籬，左邊幾畦青葉的菜蔬，右邊是各色各樣的花草，也有正在開着的。茅屋一共五間，雖是矮小，確沒有亂雜的東西到處擺着，簡直是個隱者之居！

懷德便引天柱進了他的書房，一切東西都很古舊，架上的書籍，全部都黑黝了。三春停了一回，便出來獻茶招待，已取了頭上的布帕，益發娟娟動人，天柱在想，這個姑娘如着上時裝，才是一個活畫的時代美人哪！現在都市的女人，動輒染了惡習氣，自甘下流，

深刻地顯露了金錢的萬惡，等一批混帳男人，拚命弄錢等她們去花，社會的罪惡不是她們造成是誰呢？果真像這樣溫良樸質的女子，在勤苦中深藏着真善美，那才是人間最可寶貴的人呵！

懷德說得高興的時候，便把他父親以前所作的詩文集請天柱閱看，他對於政府官吏是萬分痛惡的。天柱雖是個軍人，却也是有根有柢的詩禮人家，自外表看去，舉止動作，完全沒帶一點衝鋒陷陣的軍官神情。唐老頭子一直陪他吃了晚飯，才去休息，把天柱安置在以前教書的那一間屋里。

這天柱便在唐家安身，每天出去帮着推船打魚，總比往常要打好幾倍。懷德的腦筋並不封建，三春同天柱親近，他一點也不奇怪，他們同一堆工作談天，毫無忌諱的在一塊廝混。天柱對於這種生活，極感興趣，不覺過了兩個星期，竟弄到一個時候不見三春他便像掉了魂一般，在這種陶醉的愛情生活當中，早把要進行的事，忘在九霄雲外去了！

那一天晚上，他們打了一點酒回家同飲，忽然來了一個姓虞的老婆子，對懷德兩老說道：「頭回張家老爺託易大老爺來同三姑娘說親，你老人家沒有答應，現在他家少爺已在中學畢業了！他那天看見三姑娘，想說幾句話，竟被三姑娘搶白了一頓，回去大燒大熱的病了！我今天特來請你老人家答應這門親事，他家里有錢，那少爺將來是有出息的，要做官的！」

懷德聽說做官，登時無名火起，說道：「說起官，我就是氣，走走走，我不答應。」

虞婆子道：「不答應，恐怕不清靜呵！」說着走了。

這里懷德便把張團正如何欺壓鄉里的話說了一遍，氣得發抖。天柱勸道：「不答應就完了，他敢怎麼樣？」懷德道：「前兩個月易磨子曾經來說過，我沒有說那姓張的不配娶我的女兒，只說我門戶不相當，誰知那娃子不知趣，倒拿勢利來恐駭我了！哼！怕我沒見過？」

懷德既與天柱處了多日，知道這青年倒是個有能賴的，三春也同天柱合得來，頗有把女兒嫁給天柱的意思，便問天柱成家沒有？天柱忽然答道：「倭奴未滅，何以家爲……」爲字的尾音竟帶慘聲了！當即伏在桌上，沉默不語，懷德父女驚詫不已，以爲他受了什麼刺激？逼他說出。

欲知周天柱如何傷感？且閱下回。

第十六回 強婚姻設計安富鎮 赴國難同奔瀋陽城

話說唐懷德問周天柱成家沒有，本是好意。誰知提醒天柱報仇雪恨的心事來，心里十分感傷。懷德以爲天柱有什麼心事，逼他說出。天柱伏在桌上，想道：我怎麼會迷戀着三春了？怪不得有人說女子是禍水！這半個月來，我的心幾乎全被他佔有了。我爲什麼到這裏來？我爲什麼弄到這個地步？難道我還想同她結婚不成！敵人一天一天地吞食我們的土地，前綫的同胞，一批一批的被他們殺死。看看國要亡了，種要滅了。我還在這裡夢想，

墜入這愛情的深淵，我真卑鄙得可憐！也難怪，三春她對我也太好了！我能離得開她嗎？但是旁觀者清，魏奇煌不是經我三言兩語激動他愛國之心，丟了妻子跟我跑出來的嗎？我假設迷戀下去，誤了我的大事，不說別的，單是魏奇煌我都對不起了！想到這裏，忽然站起身來在桌上一巴掌，說道：「算了，我幹我的去！」

懷德父女給天柱這一拍，驚的慌了！懷德忙問道：「周先生，怎麼哪？怎麼哪？」天柱道：「唐伯伯，你道我是誰？我就是義勇軍！」三春道：「義勇軍！你是義勇軍？」天柱道：「春妹，你爲什麼詫異？我也不瞞你們了！老實告訴你們吧！我以前在華北大學部畢業的時候，家里因爲我是獨子，便想提早爲我成親。大房也沒有兒子，是要我承祧的。沒有得到我的同意，訂了同街王家的小姐。我那時看見國家內亂連年，政治老不上軌道，心想要統一內政，應當以整理軍事入手，便提議改學陸軍，不忙談婚事。但是家里通不過，等我畢業回家的第三天，突然宣布要我與王小姐結婚了。在他們的意思是想要娶一個女人來絆着我的腳，不要當軍人，犯危險，兩房人僅有這一點香烟。我反對也無效，各事都準備好了，不管我管不管應。我一看無法，便在那天早晨偷跑了。好得有幾個同學的，他們贊助我，便迅速離開瀋陽城，到了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來，我也不回家，便入張安福師部里當參謀。不到兩月，改任營長，我們同學回來在張部的很不少，大家倒也認真的整頓軍隊。誰知瀋陽事變，張師長受了敵人收買，宣布獨立，我們不願意，把我們圍着繳了械，監禁起來，不投降的，便一個一個推去活埋了！」三春道：「那真危險呀！你怎樣跑脫

的？」天柱道：「你聽我說：因為我們那團長向敵人求情，說我有長處，留着慢慢的勸，就在那一晚，第八團士兵忽然有一連多人反正了，先打監放人，我們就是這樣逃脫的。」三春忙道：「出來又怎樣？」天柱道：「反正的人本不多，我出來了，便推我指揮，投奔東北義勇軍劉明友那里，把我們編在十七支隊，我任二分隊隊長，在橫道河等處游擊，把那些叛軍打得雞飛狗跳。那知後來進攻橫道河遇着敵人的主力，被圍着打，我們十七支隊全軍覆沒了！」天柱說到這里，聲淚俱下，比在李雲祥那里還哭得厲害，連懷德的老淚都引動出來。三春道：「周大哥果然不是個尋常人！那天你怎樣到這兒來的？」天柱道：「我一想總還是死里逃生的人，劉司令既被打得無下落，我一個人有什麼辦法再同敵人幹？所以想到瀋陽去另謀辦法。那天因為沒有錢，肚子走餓了，幸虧遇着唐伯伯暫且混了幾天飯，誰知一住就是十幾天，剛才不是老伯伯提醒我，那真……唉，我要繼續的幹，幹到那里算那里！」

懷德聽見天柱說得那樣激昂慷慨，很同情的說道：「我在鄉里隱居，早已不向問國的成敗興亡？究竟現在大局怎樣了？」天柱道：「國內的變亂無法收拾，政府那有力量來對外？聽說，當局正在用外交手腕進行，想同敵人來和平談判。」懷德道：「和平有希望沒有？」天柱道：「這次恐怕不是那樣簡單的了，敵人知道我們政府無力顧及關外的事，根本他就收降了許多叛軍，用這些叛軍首領來組織政府，與中國脫離，一切受他的支配，這計劃多們毒辣，豈是和平談判所能解決的嗎？現在縱要和平談判，也得我們東三省的民衆

大家起來消滅了叛軍。那時候，政府才能和他們說得上談判。」三春道：「以前每換了朝代，都要起一次大變化。像宋亡於元，明亡於清，不知道屈死了多少婦女，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特性，稍讀幾句書，知道禮義廉恥的人，那個願意做亡國順民？可恨我們生在這個時代，可惜我不是男子！真正到那時，還不是祇有死的一條路吧！」

天柱見三春明白大義，便趁勢說道：「春妹，你很明白，你難道不知道明末的奇女子秦良玉嗎？她那時候，一個女子能夠率兵殺賊，卒能流芳千古，未必她料到能操必勝之算嗎！」三春道：「她的環境，允許他那樣做的。」天柱道：「能做救國工作的，都是中華民族的好子孫，那分男女，你不曉得現在中國男女早都是一樣的了嗎？」三春道：「祇要有我做的事，我倒很願意去做。」懷德道：「既是這樣，看見你自己打算，我們也是名門之後，你哥哥被鬼子捉去了，吉凶莫測，我想他一定是不肯降賊的。你真有胆量出去，替國家出一分力量，免得受亡國後的恥辱，那我死也瞑目了，我雖忿恨官吏軍人誤國殃民，但亡了國總有些不甘心！」天柱道：「老伯伯眼見極是！那我就拜老人家為義父，對三春如兄妹一般，好跟我一道報仇雪恨去。」懷德道：「那很好，你為人義勇，不愧當義勇軍的領袖，春兒跟你去，我很放心，也免得那狗團正又時常來麻煩！」三人說着，不覺已到夜深，各自回房安寢。

三春本是個自然界生長成人的女兒，以前未離開爹娘一步，兩老的生活，日後怎麼得了？思前想後，暗暗傷心。一則與天柱感情甚深，二則國亡家破種種的危險，都使她忍着

心尅制着這無限的情感，終於第二天流着淚，辭別父母，踏上瀋陽之途。

且說張團正聽得虞婆子回來說及唐老頭子不答應親事的話，看着兒子的病益發沉重，又是焦急，又是懷恨，巴不得就立馬把唐三春抓來吞了才甘心。平日間又知道唐老頭子是個骨鯁之士，不是可以勢力壓迫得下台的。那老頭子與人無怨，自己本本分分過日子，拿不着他的短處，左思右想，也沒辦法。

第二天，張團正到安富鎮催款，一心念着這事，愁容滿面，在一家紅丸館內過癮，忽然易躡子跛了進來，張團正起來招呼，易躡子躺了下去，不客氣地呼呼地吸着紅丸過癮。張團正忍不住說道：「唐老狗真是可惡，我想同他開親，還把他看得高了，那知這老狗不配抬舉？」易躡子道：「真也怪，恐怕許多人想還想不到喇！不知這些人又是什麼心理？」張團正道：「我要想法對付他，不然還把我說墮了？」易躡子道：「看他有什麼短處？」張團正道：「就是沒有，所以把他沒辦法。」

大家默默了很久，易躡子吸了兩口紅丸，張團正忽然道：「聽虞婆子說，當她說話的時候，有一個外路青年正同着吃飯，他家以爲沒有什麼親戚，看那種情形，老狗一定是要把女兒嫁給這小夥子，所以才不答應我的。」易躡子道：「是的，我想起了，那天老頭子同着一個青年在街上賣魚，我看那人的神氣就有點異樣，該不是這股帳？」說着用左手食指和中指一比，那表示是老二（匪）的意思。張團正道：「是那一天？我倒沒見過。」易躡子道：「你暗地派人調查一下，就明白了！現在東北衛國軍獨立了，郭縣長是總司令委

的人，他們最恨義勇軍，祇要調查出有些破綻，去報告縣里，給他戴上一頂義勇軍的帽子捉來關起，那怕他不求團正轉圜，那時恐怕送女兒都送不贏呵！」張團正點頭贊好。

張團正回到家里，私下派人到那鄰近探聽，果然不出易辨子所料。立刻跑到縣里報告縣長，縣長准了，派保安隊二十名，同張團正前往安富鎮來，捉拿義勇軍。

懷德正要捕魚去，望見大隊人馬奔向走他住宅的這條路來，心里明白了。待保安隊走近他的屋，他不慌不忙地跟着回到門口，那些如虎如狼的隊丁，下一個大抄圍，進去一搜，不見義勇軍的形影，連三春也不見了！那隊長估令懷德交人，懷德率性裝聾，擺手表示沒有什麼的樣子，隊長把老頭子帶回縣里銷差去了，唐家屋里的東西，被隊丁搶了個精光。唐老婆子氣得昏死過去，醒來不見老頭子，知道是抓去了，到處托人營救不提。

再說唐三春跟着周天柱裝扮成鄉下少年夫妻的樣子，改換名姓，逕投瀋陽城而來。他們所帶的盤費，僅足夠走這三百多里路使用，好在三春是鄉下生長，運動慣了的，走路尚不困難。天柱挑着舊箱籃，三春背着被蓋捲，路上也少有人注意他們，在棧房里同房間住宿，但他們能夠保持着純潔的愛情，絕沒有非禮的動作，三春這時更進一步認識天柱人格的偉大了。

天柱到了瀋陽城，揀了一家小旅棧住下，心想這幾年的情形大變了，許多熟人都不知道去向。一直住了三天，三春也正為找不着熟人焦心。天柱每天在街上徘徊，暗暗調查各機關的駐在地，記在心上。

那時因黑龍江戰事吃緊，關東軍司令部的行營移住長春，僅有留守人員在後方應付。東北衛國軍總部是移到後方來改組，警戒仍是非常嚴厲。那幾個師長司令借名調到後方整理，却時常在瀋陽來鬼混。一則關東軍奉令限期組織傀儡政權，大家想活動升官。二則瀋陽城里花天酒地，確也十分快樂。

那天晌午，天柱正在那里看瀋陽市長許崇德出的告示，忽然後面有一個戴鴨吉帽的人在他肩上一拍。天柱猛一回頭，才是從前在高小同學的秦海宗。那秦海宗道：「周同學你也弄成這樣兒？」天柱很鎮靜的答這：「我道是那一個？原來是秦同學。」海宗道：「聽說你出洋去了？」天柱道：「出洋又怎樣？運氣不好，還不是打濫帳！」海宗問道：「你住在那里？」天柱道：「朝陽街同心棧。」海宗道：「明天我來看你。」說着告別去了。

天柱回來棧中，便把會着秦海宗的話告訴三春，三春道：「據你所說，他是個濫人了！」天柱道：「現在正需要濫人幫忙，他明天來時，你裝成我的妻子一般，你要說出我這一年來招贅在你府上的話來，把我當義勇軍的一段事實，遮掩過去，免得他疑惑，以後才好辦事。」三春道：「怪難爲情的。」天柱道：「爲了目的，不擇手段，你總得聽我的話行事。我本來愛你，但爲了工作，我應當尊崇你，我們將來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也好流名千古！目前一切都要忍耐着，準備扮演角色罷。」三春道：「知道了。」吃完晚飯，各自安寢。

第二天一早，那秦海宗果然來會，天柱便把三春介紹了。海宗一見三春長得那樣端正

美麗，雖然打扮苦俗，仍掩不住美的風致。便不住的贊道：「周同學好艷福，怪不得許久不見了？」天柱道：「逃難逃出來的，想找事做，混飯吃要緊，到這裏已經有三天，棧房錢無辦法，帳房先生在談空話了。」海宗笑道：「這算什麼，我這裏借幾塊錢給你！」說着從皮夾里取出一張五元的鈔票遞給天柱，天柱交給三春收了，便叫了些菜，招待海宗同吃，又隨便說了一些別後的閒話。

吃過飯後，海宗約天柱出去遊玩，上茶館喝了半天的茶，天柱才探得這海宗是在瀋陽混賭飯吃的。因日軍來後，賭禁大開，這批靠賭爲生的人，便大大活動起來，海宗同朋友組織一個桃花宮俱樂部，每天的收入着實可觀，吃喝不盡，花費在娼寮里的倒也不少。

天柱本想利用這批濫人，先立起經濟基礎，然後收買死士，才能達到目的。一聽海宗說出他的生活狀況，天柱極力贊揚，這找錢方法，真是簡單明瞭沒有了！那海宗自鳴得意的說道：「話雖如此，也還要在官方通得過才行，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辦得到的。我們每月報效公家，是分甲乙丙三等繳款：甲等三千元，乙等一千五百元，丙等一千元。我們因爲同日顧問有交情，繳的是丙等。但我們佈置的場面，比甲等還出色。不信，你去看。」天柱點頭應允，跟着海宗到桃花宮俱樂部來。

一進門，滿眼是鬧哄哄的景象，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肥的、瘦的，擁擠擠，各種怪象都有。香煙氣味、脂粉氣味，弄成一團。另有精緻的房間，不分性別的進進出出，鴉片嗎啡紅丸白麵，隨便客人要，真叫人如墮五里霧中。天柱看見這種亡國滅種的現象，心中發嘔，

十分酸痛，不覺呻吟了兩聲。海宗問道：「你嘆什麼？」天柱忙道：「可惜我沒有錢，不能來享受這一切的玩意！」海宗笑道：「哈哈，周大哥，你好好的放着大批洋錢在家里，還愁沒有錢用嗎？」天柱心頭明白，故意問道：「沒開玩笑，誰有錢還裝窮？」海宗道：「你還裝傻做什麼？這年頭，那一件事認得真？」天柱假意呆了，默默的望着海宗出神。

欲知秦海宗所指為何？且閣下回。

第十七回 圖騙金錢賭徒挾策 犧牲色相義士定謀

話說周天柱聽見秦海宗說他有大堆洋錢放在家里，知道指的是唐三春，假意呆呆的默着，看海宗究竟怎樣點破？便說道：「秦老大哥，我却不明白你的意思！」海宗道：「老實說吧，現在生活程度這樣高，東洋人來了，誰不想辦法撈幾文錢？你要找事做，沒有特殊關係，談何容易！我看你們大嫂人很標緻，祇要給她裝扮起來，真像天仙一般，這瀋陽城找得出幾個？」天柱道：「依你說，是把敝內拿來找錢嗎？」海宗道：「對了，你現在窮得這樣兒！不走這條路，有條辦法？」天柱嘆道：「賣老婆倒不要緊，總還我又供給不起。但是，她那樣寒儉像，又賣得了幾文？」一筆錢到手一花，還不是個窮光蛋。」海宗道：「這個自然，你不用焦，祇要你肯答應，包管你有大疊大疊的鈔票到手，享現成福！」天柱道：「這又奇了！祇要荷包里隨時有錢用，賣老婆也說不得了！」海宗道：「這里有個機會，聽我告訴你。一星期前，那衛國軍第二軍岳成勳軍長到處託人找姑娘，周副官專

門辦這差事，選了好幾十個去，沒有兩個中意的。我想，你不如把大嫂裝扮起來，叫她去同岳軍長發生了關係，暗中敲索，何愁錢不到手？岳老軍是愛色如命的，那時候，怕他不出錢？」天柱故意縐眉道：「好倒好，不知能否通得過？等我回去商量一下。」說着垂頭喪氣而出。

天柱趕回旅棧，三春正在等得煩燥。一見天柱回來，連忙起來開門，心里非常快慰。天柱便將剛才同海宗商量的情形告訴三春。三春生氣道：「救國工作像這樣做，我倒不幹，你另找人！」天柱忙陪小心道：「春妹，請你不要動氣。這是手段，叫做美人計，里應外合，才好下手。非要你這樣明白的人，做不到。你可憐我報仇心切，也該看在國家民族份上，捨身救苦救難呀！」三春道：「你這才苦人所難！假設我不答應，你怎麼辦？」天柱道：「我這條計蓄之已久，並不是出賣你的人格與肉體，要這樣才能得到線索，找着掩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也是做工作不可少的另一條路綫，比硬過硬好得千萬倍。你不答應，我便死在你的面前。」三春道：「等我考慮一下，這不是玩的，女人家是以名節爲重，不能隨便做去。」兩人默默地坐着，很久沒有談話。

三春想了大半天，也想不出別的辦法來。便向天柱道：「大哥的偉大，我真佩感到了極度！像這種從權的事，也是出於無耐。我不能祇圖保全個人的貞操，把民族的仇恨，放在腦後不管。好，我答應你，我願意犧牲個人的色相，去刺殺叛軍首領與漢奸，爲整千整萬的同胞報仇！」天柱驚喜道：「春妹，你真允許了嗎？我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卑污的

是我，偉大的才是你喲！」兩人想到報仇雪恨的機會漸漸到來，都很興奮地狂笑了，天柱從來沒有這樣愉快過。

傍晚時分，鄂秦海宗等不得天柱去回話，邀同周副官一路來到同心棧，探聽消息。

天柱見海宗另同一人來，不便招呼在房里坐，另叫店夥開了一間房門，請周副官進去閒談。天柱進門遞一個眼色與海宗道：「舍妹在路上有點感冒，這里不知道有什麼好醫生？」海宗會意道：「令妹的體魄強健，倒不關事，等一會，我帮你薦一個醫生來好了！」周副官問天柱道：「令妹多少年紀？」天柱道：「十九歲，女孩子家出門總是拖沓的。」周副官道：「這樣年辰，有什麼辦法？倒是在瀋陽城平安得多了！」海宗不耐煩閒話，便拉天柱到天井外悄悄地問道：「怎麼樣？」天柱道：「真是難說，她的性情癩得要命！」海宗道：「想是不行了？」天柱道：「好容易說了半天，什麼話都譬諭完了，她才沒有作聲。」海宗道：「婦人家總是那樣的，祇要給她打扮起，出去看一看那些紅紅綠綠的花花世界，還要你去勸她？恐怕答應都答應不贏嘍！」天柱道：「你祇說是我的妹子，不要說是我的內人，弄老婆找錢未免難為情了！」海宗道：「這個我知道，我沒有向周副官說什麼，祇說到同心棧去看一個漂亮的女子。」天柱道：「那還得請同學幫幫忙，借兩百塊錢來製衣服，才能提高身價。」海宗道：「這個當然，你多拿一百塊錢去盡量弄漂亮要緊。我還有一句話，你在這兒住不方便，頂好搬到我一相好的那兒去住，大嫂的舉止態度，還得學習一下，明天我派人來接你們。」天柱應允，接過鈔票，納入懷中，仍舊進屋來

陪着談話。談了一會，海宗很高興的約着周副官走了。

第二晨，海宗果然派人來接。天柱把棧錢付清，在隔近一家舊衣店去買一套衣服給三春換了，同着到了陳四的寓所。

這陳四是個私窩子，手下養了好幾個姑娘，都是些平常貨色，常常被那些師旅長們叫去陪酒胡調。但岳軍長一個都看不上眼，陳四想盡方法，總是巴結不起。

陳四忽聽得秦海宗要借她那個地方裝扮一個姑娘，給岳軍長拉皮條，至少對於自己是有利益的，非常喜歡。一見三春到來，那種天然的健康色，是任何女人化裝也弄不來的。特別騰出一間屋子，給三春住。又在那些姑娘們中揀了些入時的衣服給三春換了，不住的問長問短。天柱交一百塊錢給陳四請她幫忙購買衣料，自己同海宗一道出去買項鍊手表之類的裝飾品，又化了二百五十塊錢，海宗把差的零數補足了，多給天柱幾十塊錢做零用。

唐三春本是個聰明絕頂的人，各種婦人家狐媚的態度，招展的步法，一看便會，還用得着什麼練習？天柱暗暗歡喜，三春也做得極其自然，對天柱真像親哥子一般的親熱。那陳四等的肉眼，怎樣能夠觀察得出來？真以為他們是兄妹，不敢怠慢。有旁的客人來打茶圍，陳四便把三春躲了，免得惹是生非。

那邊周副官天天來向秦海宗囉呢，怪他辦事不熱心，答應領去看人，去了又不叫出來看。自己跑到同心棧去調查，又說撥得不知去向。海宗道：「你說得那們容易！別個又不是公開發賣的，豈是一說就可以弄去睡覺不成？」周副官着急道：「依你要怎樣？我早都向

軍長報告了！他天天催逼我，還以為我在扯謊。別的不說，我的飯碗要緊。」海宗道：「事情還沒有成熟，你就忙了，誰叫你冒失？打破飯碗關我屁事！」周副官道：「好嘛！你要是裝瘋，我就把那件事拿來公開。」海宗忙道：「說玩的，你就認了真！告訴你，已經有路子了。」周副官道：「真的嗎？」海宗道：「誰哄你？祇是，這是個當過女教員的，不比姑娘們隨便。」周副官道：「女教員女學生，我不曉得弄過多少個。你怕那個不懂！」海宗道：「不是那樣說，這周三春人確漂亮，聽說正同一個留洋學生打得火熱，她這次到這里來會愛人，準備要結婚了！我同她的哥子很熟，慫恿他把妹子介紹給軍長做朋友。將來如果軍長討了她，不是有錢又有勢了嗎？好在現刻講開通，他能夠使他妹子結交偉人，對於他的前途才有希望，比同什麼留洋學生扎好頭強得多哪！昨天晚上，他說已經把這話向他妹子說了，像通得過，祇是要保守秘密。最好先行設法使軍長看一看，看上了再說，好不好？」周副官拍手道：「這才是話！這有什麼要緊，今晚上，我在大中戲院去包兩廂，請軍長去看戲，如果看中了，便介紹認識，豈不方便？」海宗道：「那也好，我決定設法約她同去看戲！」周副官高興着告別，各自辦理去了。

秦海宗一趨跑到陳四家來找周天柱商量。恰巧天柱同三春剛剛出街去買東西，沒有會着。海宗當即告知陳四，約天柱三春到大中戲院看戲的話，陳四也要去看戲。海宗便說今晚別有用意，你去岔起不方便，陳四才答應不去。海宗等到五點過鐘，還不見天柱轉來。他又忙着桃花宮結帳的事，非去看一下不可，便珍重叮囑陳四務請天柱兄妹屆時前去要

緊。

那周副官一口氣趕到岳軍長公館，聽說軍長在趙參謀長家裏打牌，立刻又趕到趙公館去報告。岳軍長見周副官慌張跑來，問他有什麼事？周副官挨近軍長耳邊低聲說道：「那個人今晚上在大中看戲，我已把廂位訂好，請軍長去看看，要不要得？」岳軍長那時手氣正好，贏了許多籌碼在當門，正在興高采烈。一聽這話，把籌碼抓起一擲道：「牌不打了！」起身便走。趙參謀長知趣，順便和聲道：「我們也陪軍長去。」那聶副官長張師長陳司令也道：「有好地方，我們也去看看！」岳軍長道：「沒有什麼，看戲，今晚花蝴蝶的逼姬，那小妮子倒好玩。」各人的弁兵伺候着，各上各的汽車，直馳大中戲院而去。

那時還早，才演了頭一齣。程司令道：「逼姬是第六齣，何必忙着來，打完還早啦！」岳軍長道：「還有兩齣，你以為就贏穩了，我犧牲的怕不止三千幾吧！」說得衆人都笑了。隔壁一廂，還是空着，三齣四齣完了，仍就沒有人來。岳軍長却有些着急了，周副官時而跑進時而跑出的觀望，比軍長還要心慌，又在那里埋怨秦海宗搗鬼了。

忽然，嗚的一聲，一輛銀灰色的汽車停在戲院門首，唐三春跟着周天柱秦海宗二人緩步踏進戲院來。周副官還沒有見過三春，在他那付肉眼確實沒有見過這樣標緻的女人！一趨跑了進去，向岳軍長遞眼色表示來了。岳軍長會意，果見三春輕盈地徐步進場，穿了一件貂皮大衣，身材中等，不肥不瘦，恰到好處，臉子紅潤中蘊藏豔麗，很調勻的，看不出一些脂粉的修飾。後面跟着兩個男子，一個是他所認識的秦海宗，知道這便是他所渴望的

那人了。心頭卜卜的跳，巴不得抓來一口吞下去。滿場的觀衆，都被三春的美色所吸引，一致對她注意。三春毫不在意的樣子，態度格外閒逸。岳軍長是有心人，更是目不轉睛的望着三春出神。逼姬演完了，他沒有看一眼。三春進門就注意到那圓眼闊眉的壞傢伙是岳軍長了，也間或溜他一眼，報他一笑，益發弄得那岳軍長不能自持，口涎幾乎要流出來了。那周副官看在眼里，便藉故遞煙，近身去悄悄問岳軍長，要不要得？岳軍長道：「好得很！好得很！」秦海宗心想怕你不上當？也悄悄地告訴周天柱道：「你看，魚來上鈎了！」

那岳軍長假意裝稱腹痛，向趙參謀長等人告辭。周副官跟了出來，岳軍長秘密告訴他，說先到慶春飯店去等候。周副官知道軍長有意，便來約秦海宗他們前去相會。

三春見他們鬼鬼祟祟的，裝着沒有聽見的樣兒，端坐看戲。一見天柱他們要走，祇得跟了出來。三春堅要回家，海宗假意攔阻，便叫汽車開慶春飯店。三春無奈，下車同進飯店，周副官對直引他們到第二十四號房間，推門一看，那闊眉圓眼的壞傢伙，早已站起身來迎接！接連說道：「請這邊坐，這邊坐！」三春着急道：「二哥，來這里，幹什麼？」天柱道：「坐一會就走的，不要緊。」周副官便把衆人一一向岳軍長介紹了。秦海宗堆着笑臉道：「迭次都沒有給軍長幫倒忙！」岳軍長道：「我也事情多，簡直沒有機會見面，屢次等你費心。」天柱少不得也對岳軍長應酬幾句，說些恭維話。

坐了一歇，岳軍長招呼海宗到後面套間里去細問三春的情形，宗海又捏詞揄揚一番。那岳軍長是個色中餓鬼，馬上就想下手。海宗忙說道：「她本人還在鼓里，恐怕軍長要淘

一番神，慢慢地接近，至少要得她同意，不比那些娘兒們，要就要，不要就一脚踢了的！

「岳軍長冒了火，說道：『這是什麼意思？如果沒有弄好，何必給我拉起來，不是等於開玩笑嗎？』海宗見風使帆說道：『她哥子倒很想巴結軍長，還望軍長栽培。不過他生意失敗，差了三千多塊錢的帳，逼得沒法想。假設軍長肯先給他一筆錢，那就……』岳軍長笑道：『我以為有什麼大不了的，還是錢可以做得的。沒說三千，就是三萬。老爺們有的是錢！』說着，取出支票簿來寫了五千元的支票，交給海宗遞與天柱去。

岳軍長仍出來陪着三春閒談，問長問短，三春也和顏悅色的對答，周副官招呼海宗出去，免得礙手礙腳。隔一會，天柱也藉故出去會人，房里僅剩下岳軍長和三春兩人了。

茶房進來開餐，僅擺了兩份杯盤刀叉。三春問道：『二哥他們那里去了？還不回來！』岳軍長道：『他們有專去了。』三春道：『那末，我也要走了。』岳軍長道：『等一下，他們不轉來，我派人送你回去。』三春這時候便使出眉眼工夫，弄得岳軍長心癢難澆，神魂不定。岳軍長喝了大半瓶白蘭地酒，醉醺醺地，酒蓋着臉，便向三春動手動腳，做出醜態。三春道：『軍長是明白人，本來講朋友滿不要緊。我是個閨中處子，萬一給我的未婚夫知道，怎麼得了？』說着想奪門而出。

岳軍長趕忙起身攔住，說道：『周小姐，你真是個天仙化身的美人！我在槍林彈雨中出入幾十年，從不畏縮。怎麼一看見你，我全身都酥軟了！我知道你是個名門小姐，祇要你不嫌我軍人粗魯，我願意將我所有的一切，甚至於生命都交給你！你那未婚夫，有我去

對付他。我此刻不能讓你離開我了！要是你不答應，今天晚上我們兩個同歸於盡。」說完上前估着將三春摟在懷里。三春歎聲說道：「軍長公館里不少漂亮的人，何必這樣，以後怎樣辦？」岳軍長道：「以後的話，以後再說。我敢担保，一切沒有問題，我有的是錢，有洋房汽車給你享受，你說一聲，愛我罷！」三春無法，哭了起來，岳軍長便跪在地下哀求她。三春這時爲了救國家救民族的重大任務在腦里洗滌，不得已，咬緊牙關，把那寶貴的處女美無條件的交給岳成助了。

欲知唐三春如何完成任務？且闕下回。

第十八回 借護符鐵血團活動 鬧醋勁總司令遭凶

話說唐三春立志報仇雪恨，做救國工作，忍着恥辱，將肉體來接近岳軍長後，更加上百般的媚惑。她是有心人，岳成助那里知道？單獨給三春住一座大洋樓，一切佈置由她去鋪排，存款摺子交給她由她支用，惟恐買不倒她的歡心。在岳軍長去辦公的時候，三春便來會周天柱，天柱早已改了一個單名叫周元，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名。

天柱在三春手里拿了很多的錢去，暗暗組織機關，招募黨羽。那時瀋陽城有一些鉄血青年，正痛恨國破家亡，含血噴天的對敵人無可奈何，經天柱一去編逗，許多人都願爲國家效死，爲民族復仇。不到兩月，這東北鉄血團的組織，便有了五十幾個人。天柱秘密訓練，把那些精幹一點的，藉三春的力量，估着岳軍長安置在各部隊機關去任事，便於刺探

各種軍事政治消息。

岳軍長迷戀着三春，常常弄得神魂不定，只要開了，便回新公館來，整月不回老家去。三春爲着妨礙他們工作不便利，估着岳軍長到那幾房太太處去應酬，一星期祇准同她住三天，岳軍長逼得沒法，勉強答應到那幾房太太處走走，好像坐針氈樣難過，一方面感激三春不吃醋，會處人，一方面那幾房自知人材不及三春，能得這樣也是不容易的。其實，她們只要有錢用有牌打，各有各的辨頭，倒不在乎這些了。三春間或也到那幾房太太家聯絡獻點小慇懃。當着岳軍長責備他爲人不公道，爲什麼要分厚薄？從此岳軍長對那幾個也才不那樣厭憎了。幾房太太都同三春要好來，各公館上下人等沒有一個不說五太太好。

天柱本是被稱爲大舅爺的，岳軍長時常都在替他設想。最好弄個差事幹，討三春的好。誰知天柱這時裝着學下流，不識抬舉，三春當着岳軍長曾一百兩百的鈔票給他使用，錢一到手，便大嫖大賭，弄得精光，這倒使秦海宗得利不少。天柱的下流相，一天一天的增加，每到岳公館來，不同上等人談話，只裝着傻相，去同下人們打堆，尤其同那汽車夫阿同說得來，要阿同教他開汽車。

後來，三春當着岳軍長屢次發天柱的脾氣，罵她哥子不成材。天柱向她要錢，便三塊兩塊的拿了，有時還一文不給。岳軍長看不過意，暗地塞他幾十元，叫他不要胡鬧，弄幾件好衣服穿。天柱把錢拿去花了，還是那樣慳慳。

三春益發不高興了，氣得在牀上打滾，有時整天不吃飯，竭力把天柱形容得成一個毫

無能爲的人。岳軍長勸三春不要着急，跟着給天柱謀個差事，使他心能歸漕就行了的。三春道：「那種不識好歹的人，配作什麼事？反惹人笑話！」岳軍長道：「那末，弄在我身邊當護衛，我時常管住他，好不好？」三春思索一會，點頭道：「也要得。」天柱從此背起盒子砲在軍部里橫衝直撞了。有人知道他叫舅爺，誰敢不退讓三分來恭維他呢？

那時候，瀋陽城迭次發生炸彈案，代總司令王桂露下令嚴拿奸細，關東軍的特務人員，更緊張的辦理此項案件，先後捕殺的愛國志士不下百人。那些奸商，隨時接到恐駭信，駭得沒辦法。街上不時舉行檢查，牽連的人家，更不知有多少？弄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這其中周天柱所領導的鈇血團，間或也有人被捕，天柱藉着關係，叫三春盜蓋岳軍長的私章提來放了。但是有些是天柱所不知道的綫索，那便是時常寫恐駭信的鈇奸團幹的。天柱看見這許多愛國志士與自己所計劃的事不謀而合，心想人心未死，中國不會就亡。便在軍部及總部去刺探這鈇奸團的組織內容，那些軍法處辦了幾十案，每案都沒有口供，一點要領都沒有。祇是殺人要犯，不得不殺人來鎮壓空氣。誰知越殺越多，恐怖的空氣，反而益發嚴重起來。

一天晚上，軍部軍法處秘密開庭審訊一個十五歲的少年，據說是鈇奸團團員，剛由巡查隊捉來的。那少年叫覃雪，身體本極孱弱，那里受得過那般毒刑？祇得招出機關的住址，說今夜十一二點鐘還有一次緊急會議。軍法處立派偵探率兵前往兜拿，暫時將覃雪鬆了刑具。

天柱在軍法官背後聽得覃雪供出鋤奸團住在地，不等偵探出動，立刻退出，駕着岳軍長的汽車前去放信。他進了那巷子，沒有街燈。黑黢不見一個人，取出電筒照路，按着號數去打門。里面正在開會議。一聽有人，立刻站起持槍抗敵，一個老婆子把門開了，問是我誰的？天柱不答，一直奪門進去，見里面有六七个青年握着手槍向他瞄準，才知道自己是佩了武器的。連忙喊道：「打不得，姓覃的已經供了，你們快走，我是來放信的。」那幾個青年見天柱來意不惡，便將各種證據及武器藏起往外跑。天柱又道：「你們逃得脫嗎？街上已佈滿警戒！我有汽車在外面，我送你們走！」有一个青年隊長道：「等你好賣我們？」天柱道：「你怕我，我把手槍交給你，你對準我的腦袋吧！」衆人才不懷疑，跟着天柱出來，坐上汽車，開起飛跑。轉了兩個灣，果然看見隊伍來了，沿途都安了警戒，如臨大敵。那些隊伍見是岳軍長的汽車，認得牌號，也不注意讓他走了。那隊長便叫天柱把汽車開到吉祥路，沿途一個一個的下車散去。

天柱問那隊長道：「你們是什麼組織？告訴我，我也是一個同志。」那隊長驚異的說道：「你是同志。爲什麼去背盒子砲？」天柱道：「正因爲這緣故才去背盒子砲，好下手呀！」那隊長道：「你幹些什麼？」天柱道：「還不是一樣的。」那隊長道：「我叫李世煥，我們是東北義勇軍的情報機關，專做特務工作的。」天柱驚問道：「劉明友司令現在那里？」李世煥道：「你怎麼問他？」天柱道：「我便是十七支隊二分隊隊長周天柱呀！」李世煥道：「周隊長怎樣到此地的？」天柱道：「說來話長，李同志，祇要劉司令還在，

我們還是有辦法的。」說時，已到李世煥住地的門口。天柱忙道：「有話明天說，恐怕晏了，大家不便，我住在西門路九十二號岳軍長公館，明天你對直來會我好了！」李世煥道謝下車，天柱逕行開到軍部，岳軍長還在辦公室坐着等消息。

好一會，去搜查亂黨的人轉來了，僅帶回來一個老婆子，和一些不相干的書籍信札。岳軍長看見沒有結果，吐了一口气，駕車仍回西門路新公館去。

且說程建華自從看見三春之後，不免也神魂飄蕩，後來聽說岳軍長弄到了手，知道是絕望了，祇得隨時到岳公館來揩揩油，如打牌談天，已經有過好幾次。有時明知道軍長沒在家，故意來訪，三春照樣的慇懃招待。三春知道這程建華是第二軍的勁旅，全軍的機關鎗都歸他節制，是很有力量的部隊，又兼了瀋陽的衛戍司令。所以對他尤其表示好感，從這里下手去分化他們。

岳軍長本是講開通的，有晏會，他肯學西洋人跳舞來取樂。三春便藉跳舞來與建華接近，岳軍長也不管，他相信三春爲人忠實，必不會有不法行爲，藉此也好收緊建華的心。那一天，三春在跳得高興的時候，突然在建華的右頰上吻了一下，登時使建華萬分的興奮起來，三春趁勢問他有秘密的地方沒有？建華雲里霧里的如得了聖旨，頓聲應道：「明天午後二鐘，在清華飯店頂樓十一號家庭間，我先去等候。」三春點頭，晏會散了，各自回家。

第二天，三春一早說有事去同太太商量，比岳軍長先走，岳軍長本來就不喜歡太太

太，一直等到午後一點鐘，打電話問，三春答應要四點過吃了午飯，才得回來。岳軍長不好再催，祇得躲在家里睡覺。

三春一看到了兩點，便告辭出來，叫一部汽車直往清華飯店。走進頂樓房間，程建華早已等得不耐了，兩人一見，如久別重逢，擁抱着親熱了半天，建華道：「密斯周，我不知前世怎樣修節？得着美人垂青，雖死也值得了！」三春道：「瞎說，本來我就不喜歡那蠻子。橫暴得很，一點也不溫柔。」建華道：「像你這樣漂亮的人，真是給老岳糟踏了！」三春道：「你愛不愛我？」建華道：「你說看？」三春道：「我那里知道你們男人家的心腸？總怪我命不好。」建華道：「我如對你有半點虛偽，被亂炮打死！」三春這才轉喚爲喜，同建華綢繆了很久才去，從此不時幽會，建華便起了永久佔有的野心。

有一天，建華向三春道：「我正在運動新編第五軍軍長，將來成功後，我們便可設法同居了。」三春笑道：「你說得好容易，你是軍長，他也是軍長，同在一個統系之下，他豈肯把你放鬆？你要是真同我好，說句老實話，還是要把老岳擠了才得行。」建華道：「王代總司令是他的同學，恐怕不好擠，倒不如把他幹了簡捷些，總還現在銜血團天天在殺人！」三春道：「銜血團那些人倒不錯，有胆量，雖然天天被殺，越是要幹！」建華道：「可不是？未必我就沒有愛國心理，祇是環境逼着沒法子想，且看將來局勢如何轉變？」三春道：「你不怕銜血團嗎？」建華道：「他們敢打我！」三春道：「我就是銜血團！」說着舉手像放槍的姿勢。建華道：「你沒駭我，其實我也怕銜血團的，總是殺不完！」三

春道：「你看國勢到了這種地步！東洋人不過借刀殺人的。等事情平息了，你還想當軍長嗎？」建華道：「你說要怎樣？」三春道：「我替你想，要是真正愛我，不如藉個機會把這些混帳的人解決了，通電反正，殺進關去，投誠政府，至少也落得一個明白大義的軍人。要不然，你丟了官不幹，我跟你跑到內地去做個永遠的夫婦，總比這樣好得萬倍。」建華沉吟片刻道：「你這話很有道理，虧你提醒我，我當軍人，縱不能報效國家，豈可長作叛國的罪人！不過我這裏的部隊太少了！等我準備去。」不上三天，建華藉故回到新民縣特科司令部去了。

衛國軍那時正忙於整編，周天柱得到李世煥的報告，知道劉明友把隊伍拖到寧安，正與叛軍激戰。便照着當時作戰的情形，偽造幾封劉明友寄岳成勛勸其反正的信，以及岳成勛回答響應的信一件，由三春偷盜了岳軍長的私章，並把張孝篥程建華以及二十幾個旅團營長一併拉入。派一個黨人扮成岳家弁兵模樣，跑到代總司令公館去告密。

這王代總司令與岳軍長雖是同學，意見却很深，前方軍事失利的原由，都是岳成勛懷怨望所致。當下，震怒得了不得，便藉召開軍事會議，擺了一個鴻門宴。程建華剛回部兩天，便接到開會的電報，三春也打電話給他，叫他準備。建華暗暗調了一團人連夜開到瀋陽，瀋陽原住有兩團人担任衛戍的，也奉命戒備，恐怕發生變動。果然有人報知王桂露，證明了程建華他們這干人果懷異志。

程建華也只說是平常的會議，先行帶了護衛專車趕到瀋陽來準備出席。岳成勛張孝篥

等十餘人，按時到了總司令部，許多日顧問也來了，大家等候鐘點，閒談時事。建華剛剛走到總部去的門口，天柱早在外面等候，請他不要進去，最好轉回衛戍部準備，情形不好了。建華是認識天柱的，便轉身到衛戍部去傳號令。剛到部坐下來，天柱又打電話給程司令，請他派兵到總部來維持秩序。建華想起三春說的話，不如藉此把那些混蛋解決了，豈不稱心？好在他是衛戍司令，瀋陽城本沒有多少兵。便叫兩個團長集合隊伍到總部聽候檢閱，自己也武裝督隊前來。

王代總司令坐在會議席上，久等程司令不到，心中焦急，一再催人打電話，忽然衛兵長進來報告，衛戍部大隊武裝在營門兩頭安上警戒了。王桂露大叫一聲「拿了！」一潛伏的武裝兵奉令紛紛出動，捕拿在座反動的人，忽然地下轟的一聲，會議席上天翻地覆，瓦礫都震得擦擦存響。外面聽得地雷爆發，程司令趕到總部營門，指揮輕機關槍往里面衝，部里的守兵，高喊願繳槍，不要打，一時空令緊張，駭得滿街的人，拚命飛跑，跌死的，踩死的，不計其數。

原來周天柱在總部也介紹的有黨員去當公差，早就設法運了十幾顆大炸彈進去，刁開地板，暗藏在會議廳地下。那些炸彈也同地雷一樣可用引線引燃。在頭一晚上人靜的時候，那黨員便將引線暗暗埋下，牽引到自己睡房里，準備等人到齊，才點燃的。天柱打電話給程司令後，便躲在側邊觀動靜，一聽喊拿人的聲音，便指揮爆炸。趕來一看，血肉橫飛，王代總司令已炸成數段，一個日顧問的下半身不見了。當場身死的有七八個，岳成勳

等十餘人，都震暈了躺在地下。天柱拔出手槍，對準腦袋，每人給他一槍，跑了出來，正遇着程司令進部，便驚惶報告道：「不好了，岳軍長打死了，我報告太太去！」

建華見天柱駕車走後，便打電話給三春，叫她跟即到總部來會。三春問道：「事情怎麼了？」建華道：「已經完了，等一會告訴你。」三春攔下聽筒，欲往外走，天柱已將車子開回，進門高聲喊道：「太太快走，軍長要你去！」那些下人們看見太太要出門，都來伺候。三春不便把衣物搬去，僅將那支小手箱交給天柱，叫她上車預備好，她馬上就來。天柱等三春上了車，立即向新民馳去，那汽車是特五號到處都曉得是岳公館的，通行無阻。到了秦家屯，當即停車，天柱預放有一套西服和一套女皮衫在車墊下，便取出來和三春換了，把車輪的氣放了，牌號也取下來埋在土中，然後提着小箱到了車站。天柱早預備了一張軍事護照，空了月日，臨時才填上的。到了錦州，車站上也沒有十分留難。前一晚，三春預寫一封信給程司令，說她被日軍抓去了。交給一個黨員，等她們走了才送去。三春早將岳軍長交給她的存款摺，一併換了她的名字，除一部份接濟劉明友外，一部份由外國銀行匯到上海存儲，岳成勛從沒有清問過她款子的下落。因為三春以前曾經說過，存摺些已交在正金銀行保險櫃里存放着，岳軍長也不犯疑。

天柱見目的已達，心頭着實痛快，帶着三春，秘密進了關。

那程司令進得總部，一見暗殺事發，極力鎮壓兩軍的衝突，總部各處人員紛紛逃命。

建華喝住道：「我是來捉拿兇手的，你們誰跑誰就是兇手。」結果，搜查一陣，兇手一個

也沒有，祇把那些公差抓來關起交軍法處審訊。一面指揮辦理善後，一面電呈關東軍司令部請示，他以為這一下軍長當得成了！坐了一會，又打電話叫三春，那邊回答出門多久了！又遲很久，仍不見來，建華焦急了。忽然那兩個團長慌張進來報告，說剛接長春電話，關東軍部密派高等顧問佑籐就近查辦此案，總司令委張國鵬代理，衛戍司令交劉玉良接替。建華道：「這樣我還有嫌疑嗎？」那團長道：「可不是，那邊是一個朋友在機要廳聽得來的，他叫我們下。」建華道：「不是我也是我了！去她媽的，我們是中華民國的軍隊，我們反進山海關。」那兩個團長答應出去了。

建華立刻搖電話到新民特科司令部，叫他們全體動員來瀋陽接應。他一心戀着三春，等到晚上六點半鐘還沒有影響。那兩個團長又進來報告，說四面都被警戒包圍了，同時建華接到三春那封報凶的信。心火上沖，往後栽倒。

欲知程建華性命如何？且閣下回。

第十九回 情火難澆 一塲血戰 漢奸結果三粒彈丸

話說程建華司令在總部久待三春不來，心想未必又有變故？料想三春愛他真摯，必能患難相從的。他折信一看，確是三春的筆跡。又聽得四面受了包圍，急得往後栽倒。那兩個團長一時慌了，趕忙上前扶起，叫軍醫處派人弄藥水來灌下，許久，才醒過來。建華一看兩個團長在側招扶，登時跳起身來，叫道：「你們是我同患難的弟兄，走，走，我們去

按關東軍司令部。一兩個團長應聲出去集合隊伍，準備分頭廝殺。

剛出營門，張國鵬的部將李雲飛旅已率隊前來鎮壓變亂，前哨看看要接近了，程建華見來勢不佳，出其不意，仗着自己的武器犀利，用密集的輕機關槍衝鋒掃射，李旅的前哨士兵，被打得紛紛向後逃奔，不敢還手。李雲飛見兵士不戰而退，極力督率制止，那時槍聲砲聲喊聲哭聲，鬧成一片，軍隊在燈光下混亂進逐，看不清自己的番號，更弄不清誰是己軍誰是敵軍？各街都在衝殺，李旅長那裏鎮攝得住？反而被自己退後的散兵打死，踩得四分五裂，不成樣子。全旅士兵，見程軍兇勇，棄械狂奔，滿城秩序大亂。

建華見李部潰敗，益發抖擻精神，向關東軍總部前進，一心要救出三春，不顧性命指揮督戰。這時關東軍總部留守的僅有一個聯隊，聞得李旅潰敗，立刻派隊增援，並將附近所築工事揭開，一面調張師部的劉玉良旅來接應，一面電請前方速派大軍回瀋陽戡亂，並請速開鉄甲車一列，赴新民截擊程軍，免其到瀋增援，不易解決。

建華率隊打到日軍司令部附近，忽然開出戰車十餘輛，堵住去路。那戰車裝有很堅厚的甲板，往來衝突，程軍受了這種威脅，不能前進，這樣激戰了兩點多鐘，傷亡的兵士不少。那些奮勇的兵士，個個不顧性命拿血肉去拚，用手榴彈炸燬了戰車七八輛，車里的日軍，一個都沒有跑脫。那掩伏在壕內的日軍一見防禦綫要被突破了，正要準備退却，忽地劉玉良旅奉命從左側衝殺進來，喊聲震天，槍聲連珠般亂響。建華見敵人援兵已到，無心戀戰，便下令從右營子方面撤退，這兩團人一場大戰，跟住退却的，不足一半了。

這時候，衛戍部的一連守兵，沒有奉到命令，不敢擅自退却，被劉玉良大軍包圍着繳了械，解到日軍部去一概槍決。另一營在溝頭巷作戰的，與程司令失了聯絡，沒有得到退却的命令，兩百多人，也被日軍包圍繳械，一個個亂槍打死。日軍趁勢更亂殺了許多普通人民，稍有嫌疑的人，不客氣一槍完事，表示勝利還是他們的樣子。

且說鉄血團與鋤奸團在周天柱李世煥共通聲氣的領導之下，組織力量，更形堅固起來。天柱出走是有計劃的，一則要救護三春出險，一則是減少注意的目標，因為這個突擊計劃實現之後，不能再利用岳公館做護符了。天柱佈置妥當，把組織上的責任，一概交由李世煥兼辦。他暫時避入關內去活動，援助劉明友的軍費，因為崔軍抗戰的成績，以及各地義勇軍活躍的情形，早已得到國內人士的同情。他想以戰地經驗，到內地切實宣傳，使大家熱烈援助，繼續維持抗戰的力量。

李隊長也是個果敢有爲的青年，便一口承當着瀋陽特務工作的責任，把兩個團體合併組織，統一指揮。當那晚事變發生，滿街混戰的時候，他便指揮團員分頭刺殺負責政務的人員和日籍顧問。那許多漢奸的姓名住址和行動，是他們早都調查清楚的。在他們認爲瀋陽最主要的大漢奸，要算瀋陽市長許崇德了。

話又說回頭。許崇德自從秦麗文和他脫離之後，所有蓄積，一概化爲灰塵，僅剩光桿一個。如果稍微具有半點良心，也該回頭自省了！但崇德想到市長指望可以到手，上台後，不消說，更多的錢依然可以向他腰包裏滾，要娶漂亮的太太，還愁沒有人嫁給他麼？當

王福將麗文的回信交給他，看了一遍，不禁冷笑一聲，兩爪撕了，點火吃煙。果然，不上半個月，已經有兩個漂亮女人，擁在他的懷里了。

崇德又同一個日本女子名叫多美子的勾搭上，竟正式結婚，結婚不久，便發表了市長。這多美子原是個著名的女間諜，把崇德馴服着像一隻羊。攪着一切家政大權，不許那兩個太太過問，崇德亦唯多美子的命令是從，叫多美子多給他向關東軍要人們說點話，當然，崇德的一舉一動，得多美子的傳遞，日軍部都瞭如指掌。日方要利用這條忠實走狗，暫時使他揚眉吐氣，也好籠絡着各項漢奸工作，總還用中國人治中國人殺中國人是日本的一貫政策。這許崇德受恩深重，真是感激涕零，五體投地，生怕一着疏虞，失了日方的歡心。常叫多美子出入日軍閥之門，走內綫。果然效力很大，日方總是另眼相看。多美子便趁勢出了許多非法害人的主意，崇德都以為是日方的聖旨，很迅速的遵辦了。

一月以前，瀋陽暗殺及炸彈案層出不窮，偽總司令部辦得毫無頭緒，日顧問佐藤便主張授權與許市長，協同日軍特務工作人員合辦，處理瀋陽全市反動案件，專門同鉄血團鋤奸團作對，這頗使李世煥焦慮，便有除許崇德的動機了。

但許崇德住所的戒備森嚴，周圍的磚牆足足有兩丈多高，一時無法下手。崇德那個姓楊的三太太，平時間或也到岳軍長公館走動，同三春還說得攏。近因受日本太太的壓迫過甚，想藉岳軍長的勢力來挽回這厄運，三太太的心理以為崇德是受軍事力量的支配，像以前的軍閥時代一樣。一天，三太太碰見周天柱，知道他是岳公館的人，便問岳五太太喜

歡什麼，她打算送三春一串珍珠項鍊。天柱竭力贊成，三太太便託天柱介紹珠寶客。

天柱得到這消息，馬上跑出去告訴李隊長，圖謀許崇德走這條路是再好沒有了。三春有現成的珍珠登時揀了幾付，交給天柱拿去。選了兩個精幹的團員，扮着商人模樣，送到許公館，三太太親自出來問明價錢，揀了一付頂大的，議明價格，一千三百元，三太太認爲便宜，當即付了價。那一位扮夥計的，在外面同那些下人們交談，盡情的籠絡，隨身將散粹的珠寶分送那些人，說是老板送給各位玩的，以後請在三太太面前吹噓，多打些來往。那般下人，非常喜歡，等他們走後，紛紛說給三太太知道了。三太太也覺得這商人有見識，能夠巴給官府，將來倒要多照顧他們些。

隔了兩天，那扮夥計的陳順又到許公館，那些人很高興的把他接着，問長問短。陳順慘然道：「前天回去，張先生把珍珠項鍊弄掉一串，老板疑心我拿了，估着要我賠，倒值不到三幾百塊錢，我那里賠得出？把我打了一頓，我氣不過，才偷跑出來，特請三太太救我！」那些人道：「這先生很可惡！看他樣子倒滿慷慨的，你等着，我去告訴三太太去。」三太太聽見也爲陳順不平，便叫陳順暫時住下，等她派人去找老板來當面同他講。那些人不服氣的，幫着去找珠寶老板，到處找遍了，都沒找着。陳順住在許家，十分慇懃的討好做事。上上下下都喜歡他，他也不說走。

許公館範圍很大，從前是一個富商的別墅。多美子住的是後花園那一幢洋房，那兩位太太是在前面的大院，許崇德少有在大院住的。但他每天出入的情形，陳順却弄得很清楚。

，不時也借故到後花園去察看形勢，守衛的兵廝混熟了，也不來查問。

李隊長見事機成熟，暗囑陳順乘機下手。那天，周天柱決計發動誅殺叛軍首領計劃，便派人通知陳順，叫他趁混亂時行事逃走。陳順暗將手槍及手榴彈藏在身邊，午後三鐘，裝着頭痛，關上門去睡了。

許崇德正在市府辦公，忽聽得槍聲大起，不免吃驚。他是最怕打槍的，打電話去問，說是總司令部出了事。崇德一想，這與他沒有關係，不過是軍人衝突伙併而已。多美子打電話叫他趕快回去，他表面上裝着很鎮靜的樣子，叫秘書傳口諭，各處職員不准亂動，他要到總部去調停。立刻上汽車出去，一直開車回家。

崇德回家後，立刻叫人把大門關上，他家里也有機關槍，便派衛兵在各要隘架設起來，以防不測。多美子看見崇德回來，便問他什麼事？崇德答道：「想是老總把那些叛變的拿下了，不久就會平息的。」兩人進房閒話，但崇德有些不放心，時刻捏着電話筒向各處探聽。多美子道：「不如問一問山本郎，他該曉得？」崇德打電話到日軍部，說山本郎開會去了！崇德正在神魂不定，多美子叫用人去弄咖啡來喝。又叫人在火爐添一點炭，兩用人答應去了。

這陳順聽得槍聲不斷的響，知道時機到了，便由後面窗口跳出，從那里可以繞道到後花園來。恰巧洋廚房熬好了咖啡，等那個用人來拿。陳順被那廚司看見了，便叫道：「小陳，你看見老彭沒有？咖啡冷了還不來拿！」陳順道：「誰要的？」廚司道：「老爺要！」

「陳順道：『我帮他送。』說着端起就走。」

陳順把咖啡端進了崇德的房門，低着頭對直走進去。多美子一見這個不是常用的人，凝視着他。崇德毫不在意的樣子，端起咖啡便喝。多美子剛一背轉身，陳順立馬拔出手槍來，指着崇德的胸口，崇德着慌道：「你，你要做啥！你要錢？」陳順道：「我要殺漢奸！」說着呷的一槍，崇德倒地死了。多美子轉身往外跑，陳順趕上去，接連兩槍，多美子也跟着崇德去了。

當時全公館的守兵聽見洋樓上發出槍聲，一齊趕來。陳順單獨應戰，又打翻了好幾個，他兒子彈打完，正想從洋廚房方面逃走。那邊警戒更密，心想今天是逃不掉的，將手槍丟在地下，舉起手來，那些衛兵圍攏上前，正要捉他。他忽然想起懷中還有一顆手榴彈，便順手取出，迅速的抽去保險針，當衆說道：「我是鋤奸團！漢奸許崇德被我殺了！好，我們同歸於盡罷！」舉起手榴彈，往下擲去，轟的一聲，破片四飛，接近他的幾個兵士，登時炸死。陳順這樣壯烈的犧牲，那些人每逢提起他，沒有不打寒噤的。

却說天柱同三春剛剛由新民上車，車站上接到特科司令部的命令，扣車往濟陽運兵，但這一系列客車已經開出去了。那時錦州方面，也是叛軍駐守，與中國軍隊相持，沒有接觸，對於行旅入關，在中國警戒綫內，却清查很嚴。天柱早已把那護照撕毀了，所以沒有什麼問題，很平安的到了天津。

那時候，中國內地各省反日的情緒極爲緊張，報紙上天天用大字標題登載崔軍抗戰勝

利的消息，天柱看了十分興奮。瀋陽發生了事變的本末，連日很詳細的都在發表；如像陳順槍殺許崇德，程建華率部反正投降義勇軍，偽總司令部炸彈案內被獲的要角，李隊長等當場遇害，周天柱逃往黑龍江，岳軍長的五姨太太周三春跟着人私奔了。都與事實出入甚遠。天柱看了這些紀載失實，在本人固不要緊，三春爲國效力，反被埋沒了，落得一個不正經的罵名，實在有些對她不起。三春看了笑道：「我的行爲本是不正經，祇要自己於心無愧，爲叛將受現世報的誣蔑也不要緊，但一方面能成全程建華反正的偉大人格，我各方面都得安慰了。我也無顏偷生，祇是對不起我父母給予我清白的身體。」天柱道：「你真偉大，這回不藉重你的大力，那里會有這樣的收獲！我們要繼續奮鬥，把倭鬼打出我們的領土，才算得是有作爲的英雄，以後仰仗你的地方多得很！」三春道：「我的下落如此，誰人肯同情我呢？」天柱道：「我們明天到北平再說。」

天柱到了北平，詳細的寫了一篇自述，把三春寫得有聲有色，瞞着三春，把稿子送到北平日報去，并附了一封信去。報館得着這種珍貴的稿子，那些記者，立馬跑到公益旅館來訪問這兩位民族英雄。第二天，報上登出周天柱唐三春的肖像，把那自述用四號字整齊的排出來。一時，轟動了北平全城，各報記者各機關各學校各文化團體都紛紛到旅館來訪問慰勞，弄得三春應接不暇，忙不過來。天柱被各處約去演講的，茶話的，也每天幾起。三春因爲在路上受了感冒，竟大熱大燒的病了，報上也把她的起居注登了出來。

那天晚上，天柱正與三春商量接濟劉朋友的事，忽有一個年輕姑娘推門進來拜訪。

欲知來者是誰？且闕下回。

第二十回 重舉義旗人心嚮往 計誅奸細智勇昭然

話說周天柱正同三春商議接濟劉明友的事，不待茶房的領導，推門進來一位年輕姑娘。天柱覺得有點面善，總想不起來是在那里會見過的。那姑娘先開口道：「這位想是唐三春女士了？」天柱道：「是的，請問小姐貴姓？」姑娘取出一張名片，遞給天柱，天柱接來一看，是易家菊，婦女救國會常務委員。便哈哈大笑問道：「哦，我是好像會過的，易家珍就是小姐的令兄？」易家菊道：「家珍是舍弟！」天柱道：「怪不得像得很！」便給三春介紹道：「這位女士就是我常常對你說的那位青年英雄的令姐。真是難姊難弟，都在做救國工作！」易家菊趕忙追問道：「家珍現在那里？周先生會見嗎？」天柱道：「在普安場會着的，那人確是勇敢有見識！現在他仍在衛文華司令那里很有辦法。」家菊道：「請周先生詳細告訴我！」三春請家菊坐在床邊的小几上，天柱便把如何會着家珍，如何同行中途失散的情形說了一遍。家菊吐了一口氣道：「想不到我那兄弟還會活着，而且負着抗戰前線的重要任務，該不是在做夢呵！」天柱不免追問了以往的事，家菊也照實敘述一番。天柱着實佩服她們姊弟，便對三春道：「一般人總說某某沒有受過家庭教育，像密斯易她們，所受的家庭教育如彼，而她們的認識與意志又如此，可見各人有各人的造化，也可以說新中國是要這批新青年自己創造的。」三春道：「假設不是二哥到我們那里來，我又何

嘗會跑出來幹這些夢想也夢想不到的事，不過永遠當一個鄉下姑娘完了。環境是要人去創造，我們如果不死，那倒有不少的事等我們去做的。」天柱道：「不是嗎，假設我也隨着十七支隊的弟兄們犧牲了，那有瀋陽這段事？我真疑心這是夢境了！」

三人說着，不覺到了晚上十點鐘，家菊舉手一看，驚道：「怎麼一談就是三個鐘頭？我幾乎忘了，還要出席救亡演講會呢！」天柱道：「昨天承貴會焦主席熱忱的招待，答應募款接濟東北義勇軍，我真是萬分感激，請易女士代催各位一聲。因為我剛才接到瀋陽打來的密電，說東北義軍還未同崔部生起關係，請我趕速匯款去，並要設法打通他們軍事上的聯繫，聽說王化成葉元鼎兩部叛軍合力對付他，情勢十分嚴重的。」家菊道：「當然的，好在國內各地援助崔將軍的軍餉已經不少了，我同焦主席商量，以後我們專門接濟義勇軍！」說着起身告辭去了！

三春的病一天天地加重，旅館每天有不少的人拜訪，天柱恐社會人士不見諒，登了一段謝絕會客的啓事，專心一意調理三春的病。祇有家菊每天必來看他們一兩次，三春感激她的慇懃，如同親姊妹一般。

那時恰巧秦麗文回香港娘家轉來，一聽這位民族女英雄在旅館里生病，便邀同家菊到旅館來相看，立馬請求三春搬到她家里去，才好看護。三春知道是許崇德的前妻，佩服她能大義滅親，是一個携手同行的好伴侶，便答應搬到秦家養病。

天柱得秦易二位替他招呼三春，每天也多一點辦事時間，做他的工作。在他由官軍變

爲義勇軍的幾段過程中，經驗與事實告訴他，義勇軍本身是民衆的武力，到處都能得着民衆的愛戴和擁護，不比官軍那樣朝秦暮楚，如虎如狼的可怕，所以他相信民衆是有自己抗戰的力量，將來滿洲全部民衆能夠覺悟，不和叛軍合作，即使日軍佔據了城市鄉鎮，無非是等於零的。他覺得東北三省的人民自覺自決的能力還不夠，目前參加抗戰的義勇軍，總數不過十來萬人，就和叛軍的數目還差得遠。所以他竭力鼓吹國軍早日出關同日軍決一死戰收復失地外，仍是繼續招募義勇隊自由出關參加民衆抗戰的陣線。全國的輿論，一致贊成他這種主張，各地方當局也有很多同他函電往來。北平的軍事當局迭次召見他，叫他秘密進行，因爲政府目前有種種顧忌，不便對日本宣戰，在日本認爲瀋陽事件以及其它的軍事行動都是地方事件，我們也只好當成地方事件加重地方民衆的力量反抗牠，免得牽動國際交涉。

天柱在這原則的情形之下，便大大的活動起來。他計劃在三個月當中，訓練五百名基本軍事幹部，招募以前當軍人的，或者有志殺敵的青年，編成若干義勇隊。訓練完畢之後，陸續由熱河繞道遼黑邊境參加游擊戰，牽制敵軍，打通這條接濟的路綫，是會給崔軍以不少便利的。

不上一月，這五百名基本幹部，已分配在北平近郊鄉村分別幾處訓練，這義勇隊的大本營是在城內策動，各處在鄉軍人正在苦殺敵無機會的時候，那有不磨拳擦掌而來的。還有幾個內省的旅長團長辭了現職不幹，自動請求參加的，天柱非常歡迎，并推戴那位馮澤

華旅長擔任總隊長，以他名義來號召。大家更明白天柱不是爭名奪利的野心家，而是一位救國救民的實際工作者。把那一部分投機求僥進者的卑劣心理一掃而空。打成純青一色的愛國死士了。

三春的病，一經遷地調養，不消兩星期，便恢復了原狀。她要求天柱允許她上前線去拿槍口瞄準敵人打，她願意號召一些鐵血女青年加入幹部訓練。天柱見她志意堅決，只得允許她受軍事訓練，同時婦女救國會幫助徵求的女青年也有三四十人，她們便借西山的一位鄉紳家里操演。

北平市上有些多嘴的人，對女兵秘密訓練，漸漸的哄動起來，自然一般是好的批評，誰知這便引起漢奸們的注意，一方面施行暗殺的毒計，幾次都沒有把天柱刺中。天柱是何種機警的人，自來就很留心這件事，他都還是幹這工作的，出死入生，不知道冒過多少危險，難道還會遭別人暗算不成！後來，他便組織起便衣別動隊專門捕殺這種喪心病狂的奸細，却反使漢奸們歎跡，後來僅僅接到恐駭信了。

且說中華義勇隊成立之後，紛紛送到喜峯口古北口邊境秘密訓練，以掩衆人耳目。一般人知道在進行這件事，但不知道有多少人，報紙是不許登載這類消息的。馮澤華究竟是個富於經驗的軍事家，佈置得極有頭緒，槍械是由政府接洽，餉款則由各救國團體紛紛募集，不成問題。單是河北銀行截留下的捐款，已經有三百多萬，其它就可想而知了。

三春既受訓練，她的體格確是最優等，馮隊長便把那一分隊女兵派她指揮，她也赴喜

峯口去訓練隊伍。有一天，一個操廣東口音的女子，背負行囊，前來投軍，三春叫她進去一問，那女子自稱叫洪金玉，在南海鄉村師範讀書，聽說北平在招募女義勇軍，特背地私逃，前來參加抗戰，請隊長收錄。三春同她談了些國家民族的問題，那洪金玉表示得非常激烈，提起日本帝國主義大罵不已。三春心想洪同志萬里北來，愛國情深，當即表示歡迎，准她補上了名冊，加入訓練，呈報馮隊長備查。這一分隊女兵是在總隊部里，暫負着守衛總部的責任。

馮澤華周天柱在喜峯口的時候很少，每星期祇到總隊部兩三次，來去都很秘密。每次坐着不同樣的汽車，所以漢奸們少有知道，沒奈何他們。他們要向各隊說話，都是突然駕車馳來馳去，說完就走，連駕車的人都不知道目的地，臨時指定地點的。

這洪金玉到了不久，就不時有人來會她。會的次數多了，三春曾經叫她去問道，既說是偷跑出來，何以時常有人來會？她不說是親戚便是姊妹，後來却也漸漸的稀少了。

那天，正是要舉行下級幹部重要談話的時候，前一晚便下了命令，第二天午前九鐘在總部集合。馮周兩人本是住在部里的，忽然接到北平當局來電，要他們立即回去商議大事，當於次晨五時，通知各幹部提前於七時到部聽候訓話。訓話的大意是出發在即，大家要一致精神團結，才能打退敵人，匆匆於八點三刻散會了。馮周兩人因急於趕路，當即啓程。離部不遠，即望見一架飛機向西飛來，直向總部飛去，他們也不在意，忽聽轟然兩聲，他們不敢再走，知道有變，立即下車躲避。等那怪機飛遠了，才折轉來，一看總部大禮堂

被炸彈炸毀了！他們甚爲驚訝，這是什麼緣故？偏於這時飛來，萬一不提前兩點鐘，豈不是一網打盡了嗎？天柱便叫衆人莫動，他們幾個頭目，詳細的偵查，只發現房屋上有一匹白布，還剩了一大段，這當然是指示飛機的暗號了。立刻下令搜查，紛亂了兩點多鐘，還是沒有絲毫頭緒。三春心里靈活便默默地想她那分隊的女兵，各人的言語行動，想來想去，祇有洪金玉的情形稍可疑，把那會人簿登記的來賓姓名一查，昨天並沒有人來會，始終看不出她的破綻。天柱忙於起身，便叮囑三春注意，慢慢偵查去了。

三春從這日起便留心洪金玉的行動，並密令心腹的同志監視着她，過了三天，三春商量參謀長李元裕，忽然發出一個通報，說馮總隊長周隊定明日正午到隊部訓話，屆時全體到操場集合。假意把通報簿送給三春看，三春便叫傳令各女兵知道，叫那送通報的出去就攔一點鐘轉來，不要真是送去了，便暗暗偵查洪金玉的動作。那洪金玉一見通報之後，便上報告請病假去睡，三春准了，叫人在隔壁房里去觀察她。這洪金玉進房關門睡了，睡到傍晚起來側聽，沒有聲氣，便輕輕推門出來，假意到毛廁里去解便。那時，天色昏暗，不辨人影，這位釘梢的人，便遠遠打調線，見洪金玉不走毛廁改入那邊牆壁下的荒草林中，心下明白了，見她蹲下好久，才起來，釘梢的趕忙跑到毛廁里躲開，等洪金玉走後，她去看，才是一部小型無線電話，她立刻飛報三春，便將這洪金玉拿了，押起來百般拷問，才供出附近一個破廟的大佛像背後，就是她們的機關所在。三春派人去搜，果然搜出一雙狗男女，剛才把那消息傳播給日本飛機，到時前來轟炸。

三春心想明天日本飛機既要來炸，不免又有一場驚駭的。忽然心生一計，便向洪金玉道：「現在既是這樣，你們再打一個電去，說是指着有白布樣記的地方炸。到那時，我們把白布符號，弄在另外一個房屋上，這不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嗎？祇要我們沒有損失，便饒了你們！」那洪金玉起初不肯，後來便強迫她做了。

第二天，三春叫人把白布鋪在那廟頂上，把這幾個漢奸緝在大佛前，果然十一點鐘，怪機來了，指着這白布符號轟炸，把破廟炸成平地，三個漢奸也化成灰燼，三春覺得這件事幹得很痛快，天柱也贊她辦事機警，有胆量有見識，多有過人之處，從此便沒有漢奸的蹤影了。

那時日軍見中國人民反日情緒高漲，援助關外各軍抗戰的精神與物質日益增加，認為中國人民不知好歹，竟敢抗拒皇軍！羞惱成怒，一面請調兵增援滿洲，一面向上海的中國軍隊加以進擊了。上海戰事爆發，全國震動，民氣更為激昂，周天柱所組織的中華義勇隊已經訓練成功，便由周天柱唐三春率領二十二隊從熱河開到黑龍江，由馮澤華率領十五隊南下，到上海援助國軍，分頭抗戰去了。

民族的仇恨一日未消，抗戰的任務即一日不止。餘話後敘，本集暫在此處結束。

本社編印新書：

中國空軍光榮史

枚 誌 編
實價二角八分

抗戰文獻第一集

枚 誌 編
實價三角

柳絮飛

夏忠道 著
實價四角

重慶北新書局印行

民族仇恨上集

(全二冊) 實價三角五分

著作者 夏忠道

發行者 民族文化社

總經理處 北新書局

重慶舊珠市五十六號

電話：一三二一八

遼寧分局大北街

代售處 各大書局

民國廿七年一月五日付印

民國廿七年一月廿日初版

版權之證

716 52-
102453

82

102453